

---

# 西方哲学2500年 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

——三十位哲学家，同一台机器：

宣称发现磐石 · 被显形为发生 · 偷运新磐石

---

*Western Philosophy, 2500 Years:*

*The Negation Sequence of Genesis against Discovery*

王 德 生

德麦国际出版社 · DEMAI PRESS · 新加坡

# 版权页

|      |                                                                  |
|------|------------------------------------------------------------------|
| 书名   | 西方哲学2500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                                             |
| 副题   | 三十位哲学家，同一台机器                                                     |
| 著者   | 王德生                                                              |
| 出版   |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Press）<br>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 Singapore |
| ISBN | 978-1-970820-60-7                                                |
| 版次   | 第一版 2026 年                                                       |
| 字数   | 约 18.7 万字                                                        |
| 开本   | 170mm × 240mm                                                    |

## 在版编目数据

西方哲学2500年：发生对发现的否定序列／王德生 著．——第一版．——新加坡：德麦国际出版社，2026  
ISBN 978-1-970820-60-7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西方哲学—哲学史—研究 ②本体论—研究 IV. ①B5

**引文声明** 本书所引哲学原典，凡标注★者均经作者核对该著作的公有领域原版校勘本（详见附录二《版本·出处·译文说明》第四节“本次作业的核其实录”）；凡标注【待核】者为未取得原版、以转述出之、不加引号者，其清单一并列于该节。全书中译均为作者自译，原文并列，读者可校。

凡原文仍在版权保护期内的著作（环 21、23–30），引文严格限于单句以内并附精确出处，主体以作者自己的转述出之。

本书第十五章《三十场辩护》末尾，作者就环 22、26、30 三环公开认输，相关指控作废或降为存疑。



9781970820607

# 目 录

## 总 纲

### 一、一台运转了 2500 年的机器

先把"发现/发生"这对词讲给邻居听 · 读法指南：三种读者，三条路线

### 二、序列的四条运转规则

附：规则五——E 维度的反复塌缩

### 三、引文的规矩：怎样从原典里抓现行 〔新增〕

序曲：序列的出厂设置——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 · 三种引法 · 偷运的精确定义 · 接缝的五个语法指纹 · 引文伦理五条 · 这套引法自己的发生史

## 三十环 · 每环十式

磐石 · 原典·磐石那一句 · 显形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 众刃 · 偷运 · 接缝·显微 · 传动 · 日常 · 猜想 · 他的SDE

### 四、古典的奠基：磐石立在世界与灵魂之间

1 苏格拉底 2 柏拉图 3 亚里士多德 4 奥古斯丁 5 阿奎那 6 奥卡姆

### 五、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磐石搬进主体

7 笛卡尔 8 斯宾诺莎 9 洛克 10 贝克莱 11 休谟

### 六、德国观念论：把发生升为方法，再把它封顶

12 康德 13 费希特 14 黑格尔 15 叔本华 16 克尔凯郭尔

### 七、十九世纪的爆破手与新地基

17 马克思 18 尼采 19 弗雷格

### 八、二十世纪上半叶：磐石退入意识与语言

20 胡塞尔 21 罗素 22 维特根斯坦 23 海德格尔 24 萨特

### 九、二十世纪下半叶到今天：磐石退入建制、范式与文本

25 蒯因 26 库恩 27 福柯 28 德里达 29 罗蒂 30 梅亚苏

## 总表与专论

### 十、总表：三十环节对照

后退航线十二站 · 仍在岗的"发现" · 三十环速查 · 谁解构谁：互刃网络 · 显形刀  
法六式总谱

## 十一、偷运手法的海关名录：五种走私术

## 十二、序列之外？五个测试案例

皮浪 · 蒙田 · 后期维特根斯坦 · 科学 · 数学

## 十三、序列为什么必然运转：发生叙述的立足点问题

反身的发生，不可自我封顶 · 磐石再就业名录 · 序列的新厂房：人工智能时代

## 十四、刀锋转向自己：本文算不算第三十一环？

二十五问二十五答

## 十五、三十场辩护：如果他们能回嘴 〔新增〕

三十次一击一挡 · 我认输的三环：环 22 维特根斯坦 · 环 26 库恩 · 环 30 梅亚苏 · 三环  
认输之后，还剩什么

## 十六、证伪条件

### 附录

#### 附录一 三十条接缝原文汇编 〔新增〕

物证陈列室 · 六百二十年，五种语言，同一个副词 · 两次归类，相隔 2330 年 · 免  
检证二十六次转手 · 一份反证：环 19

#### 附录二 版本 · 出处 · 译文说明 〔新增〕

页边码规范 · 为什么全书自译 · 版权分级与引文长度纪律 · 本次作业的核实实录

#### 附录三 十词家用语汇表

#### 结语 致第三十一环的公开信

---

# 序曲与引文法

---

## 新增・序曲 + 第三章

---

# 序曲：序列的出厂设置

---

## ——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

收入第三章开篇。不编号，三十环品牌不动。

三十环从苏格拉底起手。但机器不是在他手里造出来的——他接手时，两条腿已经装好了，而且一条也不是他装的。

第一条腿，巴门尼德装的。

他写了一首诗。诗里一位女神告诉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它是，而它不可能不是”；另一条是“它不是，而它必然不是”。而第二条路根本走不通——因为你没法认识不存在的东西，也没法说出它；思与是，是同一回事。

这一步的后果，两千五百年没人卸得掉：如果“不是”说不出口，那么“变化”也说不出口。因为变化就是从“是这个”到“不是这个”。所以变化是意见之路，不是真理之路。真正在的那个东西：不生不灭、完整、不动、无始无终，像一个滚圆的球，处处均匀。

这是发现学的祖型，而且是最纯的一份：真理＝那个不变的、已经完成的、只等着被看见的东西。而它的对立面——生成、变化、发生——被一次性地判为不真。

用本书的话说：他把 S 冻结成了唯一的真。

第二条腿，赫拉克利特装的。

他也留下了残篇，而且比诗更难懂——他自己就说，逻各斯虽然永远如此，人们听了之前和听了之后都不懂。

他说的是反过来的事：万物流变。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而更狠的一句是：它散开又聚拢，它前进又后退——同一条河，你踏进去，又不是同一条。

战争是万物之父——对立是一切的来源，而不是要被消除的毛病。

用本书的话说：他把 D 放大成了唯一的真。

两千五百年的分岔，在这里出厂。

而分岔的真正后果，不是"两派吵了两千五百年"——是那个从来没被装上的第三条腿。

因为两个人共享一件事，而他们自己都没看见：他们都在问"什么是真正在的东西"。

巴门尼德答：那个不变的。赫拉克利特答：那个流变的。

没有一个人问：它是在什么条件下、经过什么路径，成为这个样子的？

E 没有装上。那个"在什么土壤里、有多厚的沉淀、跟什么纠缠着"的维度，从出厂就不在这台机器上。

而这就是本书那条元判断的出处，它现在有了一个日期，公元前五世纪初：

西方哲学把 S 的刀（定义、分析、逻辑形式）和 D 的刀（辩证法、谱系学、解构）锻到了极利。而每一环都在自己的 E 前收刀。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是因为这台机器出厂时就是两条腿。

三十环，全部在这两条腿之间换步：

- 柏拉图站在巴门尼德那条腿上（相不变），用赫拉克利特解释这个世界（可感物在流变）——他是第一个试图同时用两条腿走路的人，办法是把世界劈成两半。
- 亚里士多德试图把两条腿装回一个身体（潜能与现实），但他的四因说里，"目的因"这条腿最后又把一切拉回了不变者。
- 黑格尔是唯一一个真正试图让两条腿一起动的人（真理是全体，绝对是结果）——而他把这条路走到了尽头，然后在终点钉了一块牌子。
- 德里达把赫拉克利特那条腿放大了极限（延异，无穷的差异推进），然后发现自己站不住——因为一条腿站不住。

而"偷运"这个动作，用出厂设置来看，有了一个更精确的定义：

偷运 = E 的塌缩。

把自己的纠缠土壤——时代、建制、传记、语法、处境——抹平为零，好让那块磐石看起来是从虚空里被发现的。

苏格拉底不查神谕的产地。笛卡尔不查那杆秤的产地。康德不查那张表的产地。不是他们藏起来了——是那台机器上没有那个仪表。

他们没有 E 这条腿，所以他们只能在自己的 E 前收刀。

这就是这本书为什么必须存在，也是它凭什么算第三十一环：它不是又一个更聪明的人来指出前人的错误。它是把第三条腿装上去，然后回头看那条走了两千五百年的路——发现那不是一条歪路，那是一副两条腿的身体，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



# 第三章：引文的规矩

## ——怎样从原典里抓现行

### 一、断言不是证据

前一版这本书里，每一环的核心指控都是这样出场的：

笛卡尔偷运了"清楚明白即为真"这条标准。

这句话是我说的。

它可能对。它可能很锋利。但读者凭什么信？而且，它可以被一句话打掉，而且那一句话是对的：

你断章取义。

因为一个只有转述、没有原文的指控，在结构上是不可反驳的，而不可反驳恰恰是它的毛病——它跟"权力无所不在"、跟"一切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是同一类东西：一台照到哪儿哪儿就有的探照灯。而本书用二十九环的篇幅在拆这类东西。

用这类东西去拆这类东西，是这本书能犯的唯一一个致命错误。

所以这一版做了一件事，而且只做了一件事：把每一环的指控，落到哲学家自己写下的两段文字上。

不是我说他偷运。是他自己的第 18 页和第 35 页互相指认。同一支笔，对前人用发生学的语法，对自己用发现的语法，相隔十页。这不是我的判断。这是他的排版。

物证形态一变，这本书的性质就变了：从一篇有力的评论，变成一份可复核的卷宗。你可以拿着页码去查。查得到，指控成立；查不到，指控作废。

而"查不到就作废"这一条，是本书全部力量的来源——因为它是本书唯一一个前二十九环都没有的东西。

---

## 二、三种引法

每一环采三条原文，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采样标准。

### 甲·磐石句

采什么：哲学家亲手宣布磐石的那一句。

标准：1. 必须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别人对他的概括。（"我思故我在"这六个字在《沉思集》里其实找不到，那是《方法谈》的法文版；沉思集里的原文是 Ego sum, ego existo。这类事必须查。） 2. 必须是最强的版本。 引最容易打的那句，等于自己作弊。 3. 必须附原文与出处。

### 乙·挥刀句

采什么：同一位哲学家解构前人时的那一句。

这一式是全书的核心，因为它的力量不在内容，在并置。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 卷 983b：把泰勒斯到柏拉图的"原因"逐一追溯来源——西方第一部哲学史，第一次系统的发生学检查。同一部书 Γ 卷 1006a：有人要求证明矛盾律，那是 ἀπαιδευσία——缺乏教养。同一个人。同一部书。相隔两卷。

采样标准：必须证明他手里有那把刀。 不是"他也批评过前人"——每个人都批评过前人。是他用发生学的方式检查过前人：不问真假，问来源。

收口于一句对照句：同一支笔，第 X 页做发生学，第 Y 页做发现学。

三十环三十次同一个对照——这就是"机器"的实证形态。序列不是我的比喻，是三十份排版。

## 丙·接缝句

采什么：升格发生的那一句，精确到那个词。

而这一式需要一个定义，在下一节。

## 三、偷运的精确定义

偷运 = 把介生态的东西，宣布为秩序态，并封顶。

三个词各有所指：

- **介生态**：将显未显、正在自组织、可修可弃。工作假设、方法上的方便、术语约定、一条极好用的规约。它的标志是留了余地。
- **秩序态**：清晰、稳定、不再允许新变体。永恒真理、绝对第一原理、一切原则之原则。它的标志是没有余地。
- **封顶**：从此不接受追问。

而这个定义不是我发明的。它是柏拉图写的，用两个希腊词。

《斐多》100b: ὑποθέμενος εἶναί τι καλὸν αὐτὸ καθ' αὐτὸ ——我假定有某个美自身。《斐多》100c: τοῦτο δὲ ἀπλῶς καὶ ἀτέχνως καὶ ἴσως εὐήθως ἔχω παρ' ἑμαυτῷ [...] τοῦτο γάρ μοι δοκεῖ ἀσφαλέστατον εἶναι. ——这一点我是朴素地、笨拙地、也许还傻乎乎地在心里持守着……因为这在我看来是最安全的。

注意那个理由：安全。不是真。这是介生态的完整标本。

《理想国》511b: τὰς ὑποθέσεις ποιούμενος [...] οἷον ἐπιβάσεις τε καὶ ὀρμάς, ἵνα μέχρι τοῦ ἀνυποθέτου [...] ——把那些假设当作踏脚石与跳板，以便上升到无假设者。

ἐπιβάσεις——踏脚石。踩上去，脚下那块石头就不必再为自己辩护了。

ἀνυπόθετον——无假设者。前缀 ἀν- 一加，"假设"这个身份被从词里剪掉。

全书的核心定义，钉死在第2环的原文上。后面二十八环，全是这一个动作的变体。

## 四、接缝的五个语法指纹

第七式和第九式要查的，是同样的五样东西。它们不是修辞观察，它们是可以在任何一段哲学文本里机械执行的检查表。

### 指纹一：情态动词的消失

介生态说话带情态：也许、可以、似乎、假定。秩序态不带。

笛卡尔 AT VII 35: jam **videor** pro regulâ generali **posse statuere** ——我现在似乎可以设定为普遍规则 紧接着: illud **omne** esse verum ——凡是……皆为真 三重弱化（似乎/可以/设定），然后 omne 出场。介生态在一个词内结束。

尼采 JGB § 36 整段: wäre, hätte, gelänge, könnte, fände——五个第二虚拟式。"世界就是权力意志"这句话，原文是 sie wäre。它就会是。

### 指纹二：限定词被删掉

这是最容易查、也最有说服力的一种，因为它往往在一行之内发生。

洛克 II.i.25 标题: the Understanding is **for the most part** passive (大部分是被动的) 同段正文第一句: the understanding is **merely** passive (纯然是被动的) 相隔一行。没有一个是论证。而 merely 是整部经验论的免检章。

### 指纹三：范畴的重新归类

不说"它被证成了", 说"它不属于要被证的那一类"。

亚里士多德 Γ 1005b: 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 (这不是假设) 梅亚苏《有限性之后》: 这不是一个例外, 这是绝对 相隔 2330 年, 同一个动作。类别一换, 举证责任就消失了——证明只对假设有义务, 对非假设没有。

### 指纹四：副词的免检章

把"没有中间环节", 说成"没有发生过程"。

| 环      | 词                  | 语言 | 年份     |
|--------|--------------------|----|--------|
| 6 奥卡姆  | intuitiva          | 拉丁 | 约 1320 |
| 7 笛卡尔  | clare et distincte | 拉丁 | 1641   |
| 9 洛克   | merely passive     | 英  | 1689   |
| 20 胡塞尔 | originär gebende   | 德  | 1913   |
| 24 萨特  | préreflexif        | 法  | 1943   |

六百二十年, 五种语言, 一个动作。

### 指纹五：比较级封顶

用"比你能到的更过去一点"来定义——于是在结构上不可能被到达, 因而在结构上不可能被检查。

奥古斯丁《忏悔录》III.6.11: **interior intimo meo et superior summo meo**  
(比我最内里的还内里, 比我最高处的还高) 海德格尔: **ursprünglicher** (更原初的) 同一个语法, 相隔一千五百年。

## 五、引文伦理五条

一份卷宗的价值, 等于它的可复核性。所以规矩必须比指控更硬。

### 一·不编引文

每条引文核对原版。核不到 → 降级为转述、不加引号、标注【待核】。一条都不许编。

这是本书的命门。一本用原文抓现行的书, 只要有一条引文是编的, 全部三十环当场作废——而且是活该作废。

这一条在本次作业中真的生效了。环 13 (费希特)、环 16 (克尔凯郭尔)、环 17 (马克思)、环 15 (叔本华) 的原版, 本次没有取得 (源站 503 / 404 / 串号)。它们的第七、八式全部以转述出之, 不加引号, 顶部标注。它们因此明显弱于其他环。

这不是缺陷, 这是本书唯一的信用来源。 一本"凡是核不到的就承认核不到"的书, 它说"这一句我核到了"时, 才有人信。

### 二·全书自译

中译一律自译, 原文并列。

三个理由: 1. 现有中译本受版权保护。 2. 译本的用词已经携带了解释。 把 Unverborgenheit 译成"无蔽", 已经站队了——那正是环 23 要显形的那一步。 3. 论证要求逐词对应。merely 和 for the most part 的差别, 在中译里可能被抹平; 而那个差别是整栋楼的承重差别。

自译必附原文, 读者可校。

### 三·出处精确到行

用国际通行页边码，任何版本都能查：

Stephanus（柏拉图）· Bekker（亚里士多德）· AT（笛卡尔）· Gebhardt（斯宾诺莎）· A/B（康德）· KSA（尼采）· Hua（胡塞尔）· SZ/GA（海德格尔）

### 四·最强版本原则

只引他最强的表述。

而这一条在本书里有一个技术后果：每一环的第七式，第一层解读必须是“按他最好的辩护者的读法读一遍”。

读完之后再动刀。如果你不能把对手的立场说得比他自己还好，你就不该动他。

### 五·反例照录

找到反对我的原文，照登。

而本书最重的一条反例，是被告自己留下的：环 19，弗雷格。他标注了自己磐石的裂缝，说“如果要出事就出在这儿”，九年后事就出在那儿，他把过程印进了自己的书。这一环的第九式无货可查——没有升格，没有封顶。

它照样进了这本书，而且给了最长的篇幅。因为它证明的东西比抓住一次偷运重要得多：不封顶，楼照样得盖。

---

## 六、这套引法自己的发生史

不做这一节，本书就是第三十一环——而且是最不诚实的那一环。

因为这套引法本身，是一次发生。它有 E，有 D，有一次升格，还有一块封顶的候选。

它的 E：为什么我需要物证？

因为前一版被打过。因为"你断章取义"这句话我答不上来。 因为一本用二十九环拆"不可证伪的探照灯"的书，如果自己是一台探照灯，它就该被扔掉。所以物证不是一个学术美德，物证是一个防御工事——它是被指控逼出来的。

而这一点很重要：它意味着这套引法的严格程度，是由我的对手决定的，不是由真理决定的。

它的 D：从哪儿来的？

从阿奎那来的。环 5 那个 videtur quod / sed contra / respondeo / ad primum 的格式——先把最强的反方原原本本说一遍，才有资格说自己的。八百年前的段落模板，就是本章第四条伦理。

从弗雷格来的。环 19 那张贴在地基上的条子。

从阿里厄和索恩伯恩来的。环 6 那条"这句话不是奥卡姆写的"，是 1918 年一篇没人读的论文查出来的。

这套引法不是我发明的。它是三十环里几个人留下的手艺，被我拼在一起。

而它的封顶候选，就在这里，必须写出来：

"有原文"这三个字，正在成为这本书的免检品。

因为它太好用了。一旦一个指控后面跟着一行希腊文和一个页码，它看起来就无法反驳。而这恰恰是本书追踪了三十环的那个动作——把一件工具的可靠性，读成了结论的可靠性。

原文能证明的，只有一件事：他确实写了这句话。

原文不能证明：- 这句话在他的体系里承担的是我说的那个功能 - 这个词的语法效果是我所说的那个效果 - 这次并置说明的是我说的那件事

从"他写了 videtur"到"他知道自己设定"，中间有一步。从"他写了 merely"到"这是整部经验论的免检章"，中间有 five 步。

那几步是我走的，不是原文走的。而原文的重量，会让人看不见那几步。

所以本书的第十五章（三十场辩护）不是一个礼节，是这一节的兑现：如果"有原文"能免检，那么这本书和它拆的那三十本，就是一回事。

唯一的办法是：让每一环的最强辩护者说话，然后在三环上认输。

这三环在第十五章末尾。它们是本书唯一的、也是全部的信用。

---

## 卷一 · 三十环

---

# 第1批·环1-2

十式顺序：磐石 → 原典·磐石那一句 → 显形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 众刃 → 偷运 → 接缝·显微 → 传动 → 日常 → 猜想 本文件只含四个新式。旧六式原位不动。凡引原文，均已在本次作业中核对 Perseus 官方希腊文校勘本（tlg0059 / tlg0086）与 The Latin Library / Corpus Thomisticum 拉丁本。中译一律自译。

## 1·苏格拉底：被诘问的一切与免于诘问的诘问

### 【原典·磐石那一句】

ὁ δὲ ἀνεξέταστος βίος οὐ βιωτὸς ἀνθρώπῳ. ——《申辩》38a

自译：未经省察的生活，对人来说不值得过。

字面层。先按他最好的辩护者的读法读一遍。这不是一句格言，是一个存在论判决。

βιωτός 是动词形容词，"可过的、过得下去的"；ἀνεξέταστος 的词根 ἐξετάζω 不是"反思"这种书斋词，它是法庭和阅兵场的用语——盘查、验明、点校。所以这句直译过来是：未经点校的生命，对人不是可过的生命。省察不是生活的装饰，是生活取得"可过"这个资格的验讫章。没盖章的，不算数。这是一句极重的话，重到足以让人为它去死——而说这话的人三个星期后就死了。

语法层。查发现语法的指纹，这句一次交出五个。无条件的现在时判断，没有情态动词（不是"也许不值得"）。没有条件从句（不是"对某些人来说"）。βίος 与 ἀνθρώπῳ 都不带冠词——不是"这个人的这段生活"，是"人的生活"，一切人，一切时候。没有施动者（谁来省察？由谁验讫？句子不说）。没有来源（这条律令从哪儿来？句子不说）。

一句在雅典法庭上、由一个七十岁老人、在死刑判决之后、被迫提议自己刑罚时说出的话，被句法写成了一条无时间、无地点、无出处的律令。这就是发现语法：把"某人在某处因某事说出的一句话"的所有坐标抹平，剩下一块看起来一直就在那儿的石头。

位置层——这才是本环的要害。

这句话不在《申辩》的论证部分。它在 38a，第二次发言，判决已下。它前后各有一句，两千四百年来几乎无人引用：

ἐάντε γὰρ λέγω ὅτι τῷ θεῷ ἀπειθεῖν τοῦτ' ἐστὶν καὶ διὰ τοῦτ' ἀδύνατον  
ἡσυχίαν ἄγειν, οὐ πείσεσθέ μοι ὡς εἰρωνευομένῳ· ἐάντ' αὖ λέγω ὅτι [...] ὁ  
δὲ ἀνεξέταστος βίος οὐ βιωτὸς ἀνθρώπῳ, ταῦτα δ' ἔτι ἥττον πείσεσθέ μοι  
λέγοντι.

自译：如果我说这是不服从神、因此不可能安静下来，**你们不会信我**，会当我在装。如果我又说……未经省察的生活对人不值得过，**你们信我就更少了**。

紧接着，是全书最关键的六个字：

τὰ δὲ ἔχει μὲν οὕτως, **ὥς ἐγὼ φημι**, ὧ ἄνδρες, πείθειν δὲ οὐ ῥάδιον.

自译：事情就是这样，**如我所说**，诸位；但要说服人不容易。

三句连读，机器的第一环当场转完了一圈：

他把磐石亮出来（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他预先声明这块磐石说服不了在场任何人（你们信我就更少了）；然后他给出这块磐石的全部凭据——**ὥς ἐγὼ φημι**，如我所说。

一辈子盘问每一个雅典人“你凭什么这么说”的那个人，在他自己那一句上，交出的凭据是：**我说的**。

他不是隐瞒了这一点。他把它写在句子里，用一个插入语，轻轻放过。**这就是本书全部三十环的原型动作**：不是欺骗，是在自己的地基前，句法自动切换。**ὥς ἐγὼ φημι** 后面跟的不是论证，是“但要说服人不容易”——把一个论证义务，改写成了一个沟通困难。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同一部《申辩》，往前翻十七页。第一环的刀，比后来任何一环都利。

μέλλω γὰρ ὑμᾶς διδάξειν ὅθεν μοι ἡ διαβολὴ γέγονεν. — 《申辩》 21b

自译：我要告诉你们，**对我的诽谤是从哪儿发生的。**

ὅθεν … γέγονεν——从何处、如何发生。**西方哲学有记录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一次发生学追问。**苏格拉底面对指控，没有说"这是诬告，是假的"；他说：让我告诉你们它是**怎么来的**。他不辩护命题的真假，他显形命题的发生史。这一刀之利，两千四百年后福柯用整本书做的事，在这里是一个副词。

刀开了刃，接下来是三场解剖。

政治家 (21c-d)：

ἀλλ' οὗτος μὲν οἶεταί τι εἰδέναι οὐκ εἰδώς, ἐγὼ δέ, ὥσπερ οὖν οὐκ οἶδα, οὐδὲ οἶομαι. 自译：这人不知道却以为自己知道；我呢，既然不知道，也就不以为自己知道。

诗人 (22b-c)：

ἔγνωσαν οὖν αὖ καὶ περὶ τῶν ποιητῶν [...] ὅτι οὐ σοφία ποιοῖεν ἀ ποιοῖεν, ἀλλὰ φύσει τινὶ καὶ ἐνθουσιάζοντες ὥσπερ οἱ θεομάντεις καὶ οἱ χρησμοδοί· καὶ γὰρ οὗτοι λέγουσι μὲν πολλὰ καὶ καλὰ, ἴσασιν δὲ οὐδὲν ὧν λέγουσι. 自译：关于诗人我也看明白了：**他们不是靠智慧写出他们写的东西，而是靠某种天性、在灵感附体之中——跟那些神启者和降神歌手一样。这些人说出许多美的话，却对自己说的一无所知。**

这是教科书级的发生学动作。**他不评价诗好不好。他追问诗是怎么产出的——来自 φύσις (天性) 与 ἐνθουσιασμός (附体)，不来自 σοφία (智慧)。**追溯完产出的来源，据此判定作者不懂自己的产出。作品是真的，作者的权威是假的：因为作品的发生路径里，根本没有经过"懂"这一站。

工匠 (22d)：

διὰ τὸ τὴν τέχνην καλῶς ἐξεργάζεσθαι ἕκαστος ἡξίου καὶ τᾶλλα τὰ μέγιστα σοφώτατος εἶναι. 自译：因为把自己的手艺做好了，每个人就自以为在别的最大的事情上也最智慧。

一句话诊断出**溢出**：局部能力被主人溢出为普遍权威。这一刀今天原封不动地砍在每一个跨界发言的诺奖得主身上。

同一支笔。第 21 页问"这从哪儿发生的"，第 38 页说"如我所说"。

### 【接缝·显微】

升格发生在《申辩》21b，在他挥出第一刀的同一段里，相隔三行。

整部《申辩》的事业——盘问全雅典每一个自称有知的人——有一个起点：德尔斐神谕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这个起点的可靠性，他检验了吗？检验了，用一句话：

τί οὖν ποτε λέγει φάσκων ἐμὲ σοφώτατον εἶναι; οὐ γὰρ δήπου ψεύδεται γε· οὐ γὰρ θέμις αὐτῷ. ——《申辩》21b

自译：那他说我最智慧，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总不至于撒谎吧；那对他是不容许的（οὐ θέμις）。

升格词：θέμις。

θέμις 不是一个认识论词，是一个**礼法词**——神圣秩序所允许的。这句的推理形式是：神不撒谎，因为神不被允许撒谎。**用神的资格担保神的证词**。这是一个循环，只有一行长，而且是**整部书的第一个前提**。

看清楚这次升格的两态：

- **介生态**：一个来路可疑的神谕。它由凯瑞丰去问、由女祭司在昏迷状态下说出、由传述转达。它完全符合他三行之后用在诗人身上的那把刀——"在附体中说出许多话，却不知道自已说的是什么"。
- **秩序态**：不可撒谎的证词，因而是终身事业的授权状。

· 封顶：οὐ γὰρ δήπου (总不至于吧) ——一个语气词。全书三十环里最短的封顶，两个音节。

他有那把刀。他在同一页上用那把刀解剖了德尔斐神谕的同行——神启者和降神歌手，ἴσασιν δὲ οὐδὲν ὧν λέγουσι。他只需要把这句话往自己的授权状上再挪三行。

他没有挪。

这不是疏忽，这是结构位置。神谕不是他考察的对象，是他考察的光源。人用光看东西，不看光。

接缝坐标：《申辩》21b3 · οὐ γὰρ θέμις αὐτῷ · 神谕（介生态）→ 不可撒谎的授权（秩序态）

---

## 【传动】

上咬合：无。他是第一环——序列的点火装置。但出厂设置已经装好了：巴门尼德把 S 冻成唯一的真，赫拉克利特把 D 放大成唯一的真（见第三章序曲）。苏格拉底做的是把战场从自然搬进人：不再问"什么是本原"，改问"你凭什么这么说"。这一搬，把发生学的刀交到了哲学手里；也同时把"必须有一块不被追问的东西"这条隐性法则，一起交了下去。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有名字，叫空位。他把一切现成的知识（政治家的、诗人的、工匠的）都验成了假货，却没有拿出任何一件真货——ἄ μὴ οἶδα οὐδὲ οἶομαι εἰδέναι。一个被清空的雅典，加上一个空着的"真知"位置，加上一具刚死的老师的尸体。

这个空位是柏拉图一生的题目。下一环的刀，从"知"这个字插进去：如果这世上没有一件可知的东西，老师凭什么为它去死？除非可知的东西不在这世上。

---

## 2·柏拉图：理念的诞生地是一场死刑

### 【原典·磐石那一句】

οὐκ οὐσίας ὄντος τοῦ ἀγαθοῦ, ἀλλ' ἔτι ἐπέκεινα τῆς οὐσίας πρεσβεία καὶ δυνάμει ὑπερέχοντος. — 《理想国》509b

自译：善并不是存在，而是**还在存在的那一边**，在尊位与力量上超出存在之外。

字面层。这是西方哲学史上位置最高的一块磐石，没有之一。它高到不在存在之内——一切别的东西是"是什么"，善不是任何"是"；一切别的东西被它照亮而成为可知的，它自己不在被照亮之列。后来的每一次超越（普罗提诺的太一、伪狄奥尼修斯的否定神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列维纳斯的他者、德里达的延异），都是这五个字的翻版：ἐπέκεινα τῆς οὐσίας。这块石头被搬了两千五百年，从没落过地。

语法层。指纹在 ἐπέκεινα 这个词上。它是个方位副词——"在那边"。用一个空间介词去指认一个据说超出一切空间与存在的存在，句法上是自相矛盾的；但正因为它是副词，它不是命题，**不承担被证明的义务**。你没法反驳一个"那边"。

位置层——这里出了意外。这块最高的磐石，在原文里是被人笑着接住的：

καὶ ὁ Γλαῦκων μάλα γελοίως, Ἄπολλον, ἔφη, δαιμονίας ὑπερβολῆς.

自译：格劳孔极滑稽地叫起来：阿波罗啊！这可真是神乎其神的夸张。

苏格拉底的回答，是整部《理想国》最该被放大的一句：

σὺ γάρ, ἦν δ' ἐγώ, αἴτιος, ἀναγκάζων τὰ ἐμοὶ δοκοῦντα περὶ αὐτοῦ λέγειν.

自译：是你逼的——是你强要我把我自己觉得的那些说出来。

τὰ ἐμοὶ δοκοῦντα ——"我觉得的那些"。δοκοῦντα 与 δόξα（意见）同根，正是这部书从头到尾在贬斥的那个词。

西方哲学史上最高的那块磐石，作者给它的定性是"我觉得的"，说出它的理由是"你逼我说的"，说完当场被听众笑了。这一切都印在书里，两千五百年，没删。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斐多》96a-99d，苏格拉底在牢里，用最后几个钟头讲他年轻时怎样迷上自然哲学，又怎样对它失望。这是西方第一份关于"解释为什么会失效"的病历。

他读到阿那克萨戈拉说"心(νοῦς)安排一切"，大喜过望：终于有人要讲"为什么这样最好"了。读下去，发现阿那克萨戈拉一到具体解释就改口去讲气、以太、水。

于是苏格拉底给出了那个著名的诊断：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可以回答骨头、筋腱、关节的构造；但這些是我借以做这件事的东西，不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判定留下来受刑更好。把 τὰ αἷτια (原因) 和 ἐκεῖνο ἄνευ οὗ τὸ αἷτιον οὐκ ἂν ποτ' εἴη αἷτιον (没有它原因就不成其为原因的那个条件) 混为一谈，是全部自然哲学的病。

这一刀极利，而且是发生学的：他不问"骨头筋腱说对不对"，他问这套解释是怎么被造出来的、它把什么位置偷换掉了。他显形了整个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的路径病——把条件当成了原因。

引文纪律说明：《斐多》96a-99d 一段本次未逐词核对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不加引号。

### 【接缝·显微】

这是全书的定义锚。因为柏拉图不是偷偷升格的——他把升格写成了方法，并且用两个希腊词给两端各贴了标签。

升格前·介生态。《斐多》100b，他把理念请出场：

ὑποθέμενος εἶναι τι καλὸν αὐτὸ καθ' αὐτὸ καὶ ἀγαθὸν καὶ μέγα καὶ τᾶλλα πάντα. 自译：我假定有某个美自身、善自身、大自身，以及其余一切。

再往下二十行，100c-d，他对这个假定的自我评价，谦逊到令人不安：

τοῦτο δὲ ἀπλῶς καὶ ἀτέχνως καὶ ἴσως εὐήθως ἔχω παρ' ἑμαυτῷ [...] οὐ γὰρ ἔτι τοῦτο δυσχυρίζομαι [...] τοῦτο γὰρ μοι δοκεῖ ἀσφαλέστατον εἶναι.  
自译：这一点我是朴素地、笨拙地、也许还傻乎乎地在自己心里持守着……这一点我不再坚持……因为这在我看来是最安全的。

数一数这一段交出了什么：ὑποθέμενος（我假定）、ἴσως εὐήθως（也许傻）、οὐ δυσχυρίζομαι（我不坚持）、ἀσφαλέστατον（最安全的）。

注意最后一个词。他为理念说的辩护理由不是"真"，是"安全"。这是一个工作假设的全部自觉：可修、可弃、不敢担保、只求别摔。这是介生态的完美标本——将显未显，正在自组织，作者自己都还没信实。

升格后·秩序态。《理想国》511b，同一个人，同一个东西：

τὰς ὑποθέσεις ποιούμενος οὐκ ἀρχὰς ἀλλὰ τῷ ὄντι ὑποθέσεις, οἷον ἐπιβάσεις τε καὶ ὁρμάς, ἵνα μέχρι τοῦ ἀνυποθέτου ἐπὶ τὴν τοῦ παντός ἀρχὴν ἴων, ἀψάμενος αὐτῆς [...] οὕτως ἐπὶ τελευτὴν καταβαίνει. 自译：把那些假设当作真正的假设、而不是开端，当作踏脚石与跳板，以便一路上升到无假设者、上升到万有的开端，触到它……然后再这样下行到终点。

升格词：ἐπιβάσεις（踏脚石）。

看清这次升格的工艺：假设不被反驳，假设被踩。ἐπίβασις 是登阶的那一级——它的全部功能是承受一次脚力，然后被留在身后。踩上去之后，脚下那块石头不再需要为自己辩护，因为脚已经不在上面了。

于是：- 介生态：ὑπόθεσις——我假定，也许傻，不坚持，只求安全（《斐多》100b-c）- 踩踏：ἐπιβάσεις τε καὶ ὁρμάς——踏脚石与跳板（《理想国》511b）- 秩序态：ἀνυπόθετον——无假设者。前缀 ἀν- 一加，"假设"这个身份被从词里剪掉了。

（《理想国》511b）- **封顶**：抵达它之后是 καταβαίνη——下行。从此只有演绎，没有回问。

**"偷运"在本书里的精确定义，就是这一段希腊文：把介生态的东西宣布为秩序态，并封顶。**柏拉图给出了全套流程图，还给两端各起了名字。后面二十八环，全是这一个动作的变体——只不过再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把工序图印在书里。

**接缝坐标：**《斐多》100b (ὑποθέμενος) → 《理想国》511b (ἐπιβάσεις → ἀνυπόθετον) · 假设（介生态）→ 无假设的开端（秩序态）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苏格拉底留下的空位里出发。老师验光了一切现成的知，自己不拿出真货，然后为一句"如我所说"去死。柏拉图的整个体系是对这个空位的一次填充，而填充的形状由死刑决定：**如果这个世界里没有一样东西经得起盘问，而老师确实为某样东西死了，那么那样东西就不在这个世界里。**ἐπέκεινα τῆς οὐσίας 的坐标，是从苏格拉底的墓碑上量出来的。

**下留裂：**他给下一环留了两道裂缝，都在同一个地方。

第一道，是他自己剪出来的那个词——**ἀνυπόθετον**。这块"无假设"的牌照一旦被造出来，它就不再属于造它的人：它是一张空白抬头的免检证，谁抢到手，谁就能往上面填自己的东西。

第二道，是那句 τὰ ἐμοὶ δοκοῦντα。最高的磐石自认是"我觉得的"。这句话十七岁就进了学园的那个年轻人，读了二十年。

下一环的刀，就从 **ἀνυπόθετον** 这个词插进去——不是拔掉它，是把它抢过来，撕掉"善的相"，填上"矛盾律"。

# 第1批·环3-5

---

## 3·亚里士多德：更爱真理的人与他不爱追问的现实

【原典·磐石那一句】

βεβαιωτάτη δ' ἀρχὴ πασῶν περὶ ἣν διαψευσθῆναι ἀδύνατον· γνωριμωτάτην τε γὰρ ἀναγκαῖον εἶναι τὴν τοιαύτην [...] καὶ ἀνυπόθετον. ἦν γὰρ ἀναγκαῖον ἔχειν τὸν ὁτιοῦν ξυγιέντα τῶν ὄντων, 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  
——《形而上学》Γ 1005b

自译：一切原理中最确定的，是那个不可能对它出错的原理。这样的原理必然也是最可知的……并且是无假设的。因为凡是任何一个理解存在者的人都必然已经拥有的东西，这就不是假设。

字面层。这里说的是矛盾律。他的辩护是一记漂亮的釜底抽薪：你要求我证明它？可你一开口要求，就已经在用它了——你要求的"证明"和"不证明"必须是两回事，而这正是矛盾律。它不是我的前提，它是你说话的条件。

语法层。指纹全在最后八个字：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这不是假设。这是一个否定性的身份声明，不是一个论证结论。他没有说"这条假设已被证成"，他说的是"这个东西不属于假设这一类"。类别一换，举证责任就消失了：证明只对假设有义务，对非假设没有。磐石不是被证明的，是被重新归类的。

位置层。这段话出现在 Γ 卷开头，也就是整部《形而上学》讨论"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正式开工处。它不在论证的中间，它在论证开始之前——先把地基上的这块石头宣布为不可拆卸，然后开工。

而它的用词，是从隔壁工地借来的。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形而上学》A 卷，983b。他要动手了：

ὅμως δὲ παραλάβωμεν καὶ τοὺς πρότερον ἡμῶν εἰς ἐπίσκεψιν τῶν ὄντων ἐλθόντας καὶ φιλοσοφήσαντας περὶ τῆς ἀληθείας. δῆλον γὰρ ὅτι κἀκεῖνοι λέγουσιν ἀρχάς τινας καὶ αἰτίας· ἐπελθοῦσιν οὖν ἔσται τι προὔργου τῇ μεθόδῳ τῇ νῦν. 自译：不过，让我们把在我们之前来考察存在者、就真理做过哲学思考的那些人也一并请上来。显然他们也讲过某些本原和原因；把他们过一遍，对我们眼下的方法会有些用处。

这就是西方第一部哲学史的开工令，也是第一次系统的发生学检查。从这一句起，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毕达哥拉斯的数、恩培多克勒的四根、阿那克萨戈拉的心、柏拉图的相，全部被请上台，一个一个查来源：你这块本原是从哪儿来的？你为什么只想到这一种原因？这个动作，这本书之前没有人做过。哲学在这一页学会了回头看自己的家谱。

刀极利。但是——同一句里，就有裂。

ἐπελθοῦσιν οὖν ἔσται τι προὔργου τῇ μεθόδῳ τῇ νῦν· ἢ γὰρ ἕτερόν τι γένος εὐρήσομεν αἰτίας ἢ ταῖς νῦν λεγομέναις μᾶλλον πιστεύσομεν. 自译：把他们过一遍会对我们眼下的方法有些用处：因为我们要么会发现另一类原因，要么会对现在所说的这些更加确信。

读第二遍。检查还没开始，两个可能的结果已经列出来了：①发现四因之外的第五因 ②对四因更加确信。

这不是检查，这是听证会。传唤前人上庭，不是为了让他们作证，是为了让他们做陪衬——而 A 卷的实际结论，恰好就是第二项：所有前人都在四因里摸索，摸得都不全，我这里全了。

同一支笔。983b 传唤全部前人回答“你这块石头从哪儿来”，1005b 宣布自己那块 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相隔两卷。

## 【接缝·显微】

有人要求证明矛盾律，怎么办？Γ 1006a:

ὅσα δ' ἐγχειροῦσι τῶν λεγόντων τινὲς περὶ τῆς ἀληθείας ὃν τρόπον δεῖ ἀποδέχεσθαι, δι' ἀπαιδευσίαν τῶν ἀναλυτικῶν τοῦτο δρῶσιν· δεῖ γὰρ περὶ τούτων ἤκειν προεπισταμένους ἀλλὰ μὴ ἀκούοντας ζητεῖν. 自译：有些人试图讨论"应当以何种方式接受真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对分析学缺乏教养。人必须是事先已经懂了这些才来的，而不是来了才找。

升格词：ἀπαιδευσία（缺乏教养）。

看清这一手的精妙。他没有说"你的质疑是错的"——那还得论证。他说的是：你会提这个问题，说明你没受过教育。举证责任被换成了入学资格。质疑不被反驳，质疑被取消资格。

后半句更硬：δεῖ γὰρ περὶ τούτων ἤκειν προεπισταμένους ἀλλὰ μὴ ἀκούοντας ζητεῖν——必须事先已经懂了才来，不是来了才找。入场前必须已经信了。这是把免检口岸修成了校门：门里的人不问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人在门外。

三态清清楚楚：- 介生态：矛盾律是一条极其好用的推理规约——两千三百年过去，它依然极其好用。- 秩序态：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它不属于假设这一类。- 封顶：ἀπαιδευσία——追问它的人没有教养。封顶的材料不是论证，是羞耻。

这是全书最赤裸的一次封顶，因为它把封顶写成了制度：不是"这个问题我不回答"，是"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人不该在这屋里"。

接缝坐标：《形而上学》Γ 1006a · ἀπαιδευσία · 推理规约（介生态）→ 非假设（秩序态）→ 教养门槛（封顶）

## 【传动】

上咬合——这是全书最漂亮的一次咬合，一个词就能看完。

柏拉图《理想国》511b：踏脚石与跳板，一路上到 τὸ ἀνυπόθετον（无假设者）——那是善的相。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Γ 1005b：最确定的原理必须是 ἀνυπόθετον, 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

同一个词。学生从老师手里，把这块"无假设"的牌照原样接过来，撕掉抬头上的"善的相"，填上"矛盾律"。

这就是"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的技术实现。被爱的真理换了地址，装真理的那只箱子没换。亚里士多德对老师的每一条实质主张都动了刀——相分离、回忆说、善的超越——唯独没有动那张免检证的格式。他攻击的是柏拉图往 ἀνυπόθετον 里填的内容，不是"存在一个 ἀνυπόθετον"这件事本身。

上一环留下的裂缝是一张空白抬头的免检证。下一环没有撕毁它，下一环把自己的名字填了上去。序列由此获得了它的传动方式：磐石代代更换，磐石的位置从不空缺。

下留裂：他把哲学史发明出来了，也就把"检查前人来源"这个动作合法化了；同时他把"入场前必须已经懂"这道校门也建了起来。后来的一千五百年里，这两样东西同时生效——经院哲学既是最勤奋的注疏传统（人人都在查来源），又是最彻底的免检制度（有些东西问了就是没教养）。

下一环的刀，不从矛盾律插进去，从"内心"插进去：如果一切都要事先懂了才能来，那么最先懂的那个地方在哪儿？

## 4·奥古斯丁：内心的发明

### 【原典·磐石那一句】

tu autem eras interior intimo meo et superior summo meo. ——《忏悔录》III.6.11

自译：而你，比我最内里的还内里，比我最高处的还高。

字面层。这是西方"内心"这块地皮的地契。此前的哲学，磐石立在世界那一侧（水、数、相）或立在推理那一侧（矛盾律）；这一句把它立进了一个此前不存在的地方——

**内部**。而且立得极深：不是"上帝在我心里"，是**比我心里最深的地方还要深**。这块石头的位置，被定义为"永远比你能到的最深处再深一层"。

**语法层**。两个比较级：interior、superior。这是本书唯一一块用**比较级定义的磐石**——它不占任何一个具体位置，它占的是"比你能到的任何位置更过去一点"这个**函数**。

这个句法有一个后果，值得慢慢看：**比较级是不可穷尽的**。你往内走一层，它在再内一层；你再走一层，它还在再内一层。**这块磐石永远不会被你走到，因此永远不会被你检查**。一千五百年后，笛卡尔在同一个方向上挖，挖到了"我思"就停下了；奥古斯丁的句法保证了他自己永远不必停——因为按定义，还没到。

**位置层**——这才是这句话的锋利之处。它不在祈祷里，不在赞美诗里。它在**病历中间**。前一句是：

vae, vae! **quibus gradibus deductus in profunda inferi**, quippe laborans et aestuans inopia veri. 自译：唉，唉！我是循着怎样的阶梯，被一级一级带进地狱的深处——在真理的匮乏里挣扎、发烧。

**quibus gradibus**——循着怎样的阶梯。他正在做的，是给自己陷入摩尼教的过程做**逐级路径追溯**。就在这句 D 的正中间，他插进了那块用比较级定义的磐石。

**追溯路径的那支笔，和写下"比最内里还内里"的那支笔，在同一段里，隔着一个逗号。**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忏悔录》整部书，是**西方第一部发生学自传**。

这一点值得说清楚，因为它常被"宗教文学"这个标签遮住。奥古斯丁在这本书里做的事，方法上就是后来尼采做的事、福柯做的事：**不问"我当年信的东西是真是假"，而问"我当年是怎么变成会信它的那种人的"**。

他不驳斥摩尼教的教义。他做的是：追出自己为什么会被它抓住——他那时正为"恶从哪来"发烧，摩尼教递上了一个现成的答案（恶是一种实体，与善对打），这个答案的诱人之处**恰在于它免除了他的责任**；他追出自己当时的虚荣（十九岁读了西塞罗《荷尔顿西乌斯》，被点着了）、他的性欲、他的社交圈、他母亲的哭、他对修辞学教席的野

心。每一样都是 E：时代、建制、传记、身体。然后他追出 D：quibus gradibus——一级一级怎么下去的。

他甚至发明了这个体裁。在他之前，没有人写过这样一本书：把自己的信念当作一个有条件、有路径、有出生日期的产物来解剖。这一刀之利，直到十九世纪才有人接得住——而接住的人（尼采）恨他。

同一支笔。用 *quibus gradibus* 追出自己每一级台阶，然后把终点定义为"比你最内里还内里"。

---

### 【接缝·显微】

升格词：比较级（interior / superior）本身。

这是全书最精巧的一次封顶，因为它没有用任何一个论断，它用了语法。

- 介生态：一个刚从摩尼教里爬出来、正在发高烧、三十出头的人，在一个北非行省，用当时能拿到的新柏拉图主义读物，凑合出来的一个方向感——"往里找"。这是一个工作假设。它的 E 清清楚楚：地中海、拉丁修辞学、普罗提诺的拉丁转译、一个哭了三十年的母亲。
- 秩序态：interior intimo meo——比我最内里的还内里。
- 封顶：比较级封顶。一个用"永远比你不到的更过去一点"定义的东西，在结构上不可能被到达，因而在结构上不可能被检查。它不是躲过了追问，它是把自己定义在追问的射程加一的位置。

对照他自己那把刀，就看得很清楚了：他能追出自己每一级台阶（*quibus gradibus*），因为那些台阶都有位置——十九岁、迦太基、《荷尔顿西乌斯》、修辞学教席。有位置的东西可以被追溯。而 *interior intimo meo* 没有位置，它只有一个方向。

发生学的刀只能砍在有坐标的东西上。他把自己的磐石，安在了坐标系之外。

这不是欺骗。这是虔敬——而虔敬恰恰是最好的封顶材料，因为它让免检看起来像是谦卑：我不是不许你查，是你查不到那么深，我也查不到。"我也查不到"这五个字，是这一环最坚固的水泥。

接缝坐标：《忏悔录》III.6.11 · interior intimo meo · 方向感（介生态）→ 不可到达者（秩序态）→ 比较级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亚里士多德那道校门的裂缝里出来。经院式的入场规矩是"事先懂了才能来"——但最先的那个"懂"发生在哪儿？古典哲学没有回答，因为古典哲学没有"内部"这个地方。奥古斯丁挖出了这块地皮，并且立刻在上面盖了唯一的一栋房子。

同时他继承了柏拉图那张免检证的格式（经由普罗提诺转手）：ἐπέκεινα τῆς οὐσίας——在存在的那一边。他把这个"那一边"从宇宙论的高处，翻译成了心理学的深处。同一张空白抬头的证，第三次填写：善的相 → 矛盾律 → 比我最内里还内里的那一位。位置从没空过。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是这块新地皮本身。"内部"一旦被造出来，它就不再是他的了。

他把它造出来是为了让上帝住进去。但地皮就是地皮：能被定义为"最深处"的地方，也就能被别人搬进别的东西。一千二百年后，一个耶稣会学校毕业的法国人，在同一块地皮上，往那个"最深处"里，填了自己。

而且他还留下了一句话，几乎就是那个法国人的初稿。《上帝之城》XI.26: **si enim fallor, sum**——如果我受骗，那么我存在。

下一环的刀，不从这句插进去。下一环把这句捡起来，擦干净，署上自己的名字。

引文纪律说明：《上帝之城》XI.26 一句本次未核对原版，按纪律仅作提示，正式行文时须核。

## 5 · 托马斯·阿奎那：进口石材上的大教堂

### 【原典·磐石那一句】

这一环的磐石不是一句，是五句。而五句的秘密，只有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才看得见。

《神学大全》I q.2 a.3，五路证明上帝存在。每一路都是一条严整的物理学推理，每一路的最后一句都是一次跳跃。**五次跳跃，四个动词：**

① Ergo necesse est devenire ad aliquod primum movens, quod a nullo movetur, **et hoc omnes intelligunt Deum.** ② Ergo est necesse ponere aliquam causam efficientem primam, **quam omnes Deum nominant.** ③ Ergo necesse est ponere aliquid quod sit per se necessarium [...] **quod omnes dicunt Deum.** ④ Ergo est aliquid quod omnibus entibus est causa esse, et bonitatis, et cuiuslibet perfectionis, **et hoc dicimus Deum.** ⑤ Ergo est aliquid intelligens, a quo omnes res naturales ordinantur ad finem, **et hoc dicimus Deum.**

自译：

① 所以必须归到某个第一推动者，它不被任何东西推动，**而这个，众人都理解为上帝。** ② 所以必须设定某个第一动力因，**众人称它为上帝。** ③ 所以必须设定某个自身必然的东西……**众人说这就是上帝。** ④ 所以有某个东西，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之善、之一切完满的原因，**而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上帝。** ⑤ 所以有某个有理智者，一切自然物由它被安排向目的，**而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上帝。**

字面层。五条路各走各的：运动、动力因、必然性、完满等级、目的性。走得都很硬，每一步都有 Ergo（所以），每一步都可以查。

语法层——把五个收尾并排放，指纹自己跳出来：

**intelligunt（理解为）· nominant（称呼为）· dicunt（说是）· dicimus（我们叫做）· dicimus（我们叫做）**

**四个动词，全部是称呼动词。零个论证动词。**

五条路，五次严整的物理学推理，五次都在最后一句，从物理学一步跨进神学——而跨过去的那一步，用的不是 ergo，用的是“大家管这个叫”。

前面每一步都是“所以”。最后一步是“我们把它叫做”。

**位置层。**这五句话的位置，是整部《神学大全》的第二个问题——**全书还没真正开始。**上帝存在被安放在门口，之后的三千多页（三部、五百多问、两千多条）全部在这块石头上施工。**跳跃发生在第2问，大教堂盖了五百问。**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神学大全》的形式本身，是中世纪最诚实的一种发生学装置——**这一点必须先给足。**

每一条（articulus）的格式是死的：先列 videtur quod（看来是……）——把反对自己结论的意见一条条摆出来，摆得极其有力，常常比对手自己说得还好；然后 sed contra（然而相反）——引一条权威；然后 respondeo dicendum（我的回答是）；最后 ad primum（答第一条）——逐条回到开头那些反对意见，一条条处理。

**这是一台强制装置：你必须先把最强的反方原原本本地说一遍，才有资格说自己的。**全书数千条，无一例外。中世纪把“最强版本原则”做成了排版格式——本书第三章《引文的规矩》要求的那条纪律，八百年前就已经是这个人的段落模板。

刀不止在格式里。第一路开工的第一句，他就把自己的方法暴露了：

**Prima autem et manifestior via est, quae sumitur ex parte motus. Certum est enim, et sensu constat, aliqua moveri in hoc mundo.** 自译：第一条、也是**最明显**的一条路，是从运动那边取来的。因为**确定无疑、感官也证实**：这世上有些东西在动。

manifestior（更明显的）、certum est（确定无疑）、sensu constat（感官证实）——**发现语法的三连。**他的起点老老实实站在经验里。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五路没有一条从教义出发，五路全部从**这世上有东西在动**这类谁都能查的事实出发。

同一支笔。前半句 certum est, et sensu constat（可查、可验），后半句 hoc omnes dicunt Deum（大家管这叫上帝）。相隔十二行。

---

## 【接缝·显微】

升格词：dicunt / dicimus / nominant / intelligunt——四个称呼动词。

这是全书最短的接缝——第三路的那一句只有四个拉丁词：quod omnes dicunt Deum。

看清跳跃的两岸：

- 左岸（可查）：必须归到某个自身必然的东西，它的必然性不来自别处。这是一个物理学-形而上学命题。它可以被反驳（休谟就反驳了，康德也反驳了），它可以被检验，它有内容。
- 右岸（不可查）：上帝。全知、全善、位格性、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末日审判。
- 桥：dicunt。大家这么叫。

从"必有第一推动者"到"这就是上帝"，中间没有一个论证。中间是一次命名。

而且这次命名的凭据是omnes（众人）——那正是苏格拉底在《申辩》里一个一个盘问过、并且一个一个验成假货的那些人。在第1环里被剥夺资格的"众人的意见"，在第5环里成了跨越两个世界的那座桥的桥墩。

三态：- 介生态：五条极硬的宇宙论推理，结论是五个抽象的极限项——不动的推动者、第一因、必然者、最完满者、安排者。这五个东西，一个都不会祈祷，一个都不会道成肉身。- 秩序态：上帝——那个有名字、有教会、有圣事、有教产的位格神。- 封顶：omnes（众人）。不是我说的，是大家说的。把举证责任交给一个没有地址的集体。

有意思的是，阿奎那自己在别处比谁都清楚这道裂缝。他花了大量篇幅论证神圣之名如何只能以类比方式言说（analogia），论证我们对上帝是什么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不是什么。他知道右岸够不着。但五路的最后一句仍然写着 dicimus Deum——因为大教堂必须开工，而开工需要一块落在地上的石头。

接缝坐标：《神学大全》I q.2 a.3 · dicunt / dicimus / nominant / intelligunt · 宇宙论极限项（介生态）→ 位格神（秩序态）→ omnes（封顶）

## 【传动】

上咬合：他的石材是**进口的**（本环旧标题已给出这个判断，现在有了发票）。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不动的推动者、潜能与现实、质料与形式——这批石头在 1200 年前后经阿拉伯世界（阿维森纳、阿威罗伊）与拉丁译本大批到岸，撞进一个此前一直用奥古斯丁-新柏拉图主义盖房的世界。1210 年、1215 年、1231 年，巴黎接连禁过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1277 年的大谴责里还有他的条目。**这批石材是违禁品。**

阿奎那做的事，是**给违禁石材办进口许可**：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装进基督教的地基，让第一推动者与创世的上帝对上号。五路就是这道手续的正本——**它的每一路，都是把一块亚里士多德的石头，用一个称呼动词，过户给一位圣经里的神。**

于是那张空白抬头的免检证第四次转手，而且这次转手最有意思：**它是被两个人合签的。** 石头是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是 Γ 卷那同一台机器推出来的），抬头是奥古斯丁的（那位比最内里还内里的），而办手续的人两边都没有质疑——他质疑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世界永恒的结论，他质疑了奥古斯丁关于光照的说法，**他没有质疑"存在一块不需要论证的地基"这件事。**

**下留裂**：大教堂盖得越高，进口发票就越显眼。

只要有人回头问一句——**这批石材，凭什么归你？**——整栋楼都会晃。而问这句话的人，五十年后就到了，是个方济各会士，手里拿着一把只有一句话长的刀：**没有必要，不要增加东西。**

而他会发现：五路里那个 omnes，正是全楼最没有必要的那样东西。

## 第 2 批 · 环 6-7

---

### 6 · 奥卡姆：剃刀剃不到握刀的手

【原典 · 磐石那一句】——查无此句

这是全书三十环里唯一的一次：翻遍原著，磐石那一句不存在。

人人都会背的那一句是：

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 praeter necessitatem.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这句话不是奥卡姆写的。它不在他任何一部现存著作里。它第一次以这个形状出现，是 1639 年，在瓦丁版司各脱全集的一段评注中，作者是科克的爱尔兰方济各会士约翰·庞斯（John Punch / Johannes Poncius）——距奥卡姆死后二百九十年。庞斯自己的写法还略有不同（non sunt multiplicanda entia sine necessitate），而且他并没有把它归给任何人，他说的是“经院学者常用的那条通俗公理”。

奥卡姆真正写过的是这两句，都平淡得多：

Numquam ponenda est pluralitas sine necessitate. 自译：决不可无必要地设定多数。

Frustra fit per plura quod potest fieri per pauciora. 自译：用更多去做能用更少做成的事，是徒劳。

而这两句也不是他首创的。它们是经院逻辑里的常谈，司各脱用过，更早的人也用过。奥卡姆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发明了这条原则，而在于用它的狠劲——他拿它去砍司各脱那一堆繁殖过度的形而上学装置。

至于"奥卡姆剃刀"这个名字：现存最早把那句拉丁文与奥卡姆挂上钩的，是滕内曼 1812 年的《哲学史纲要》——距奥卡姆死后四百六十三年。整条线索由索恩伯恩 1918 年发表在 Mind 上的《奥卡姆剃刀的神话》一篇篇追出来，一百多年了，教科书照旧。

最后一层最狠。阿里厄在 1977 年的《奥卡姆用过他的剃刀吗？》里指出：那条以他命名的原则**根本不会吸引奥卡姆本人**——因为它剃的是 **entia**（实体），而奥卡姆剃的是 **hypotheses**（假设）。

数一数。"奥卡姆剃刀"这五个字，没有一个字是奥卡姆的：

|      | 招牌上写的     | 实情         |
|------|-----------|------------|
| 那句话  | 奥卡姆说的     | 1639 年庞斯写的 |
| 那个原则 | 奥卡姆发明的    | 经院常谈，司各脱也用 |
| 剃的东西 | 实体（entia） | 奥卡姆剃的是假设   |
| 那个名字 | 中世纪的      | 1812 年挂上去的 |

本书要显形的一切，在这一环里，磐石自己替我们演完了。

一件专门用来削掉多余实体的工具，它自己就是一个多余的实体——一个由三百年引用堆积而成、没有原文、署了错名、改了用途的实体。拿剃刀去剃"奥卡姆剃刀"，它会当场消失。

于是本环的第七式只能这样收口：磐石那一句的位置，是空的。空位上站着的，是四百年的转述。而它照样撑起了整个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自我形象。一块不存在的石头，托住了一座真实存在的大楼——序列的运转，连原文都不需要。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刀是真的。上面的一切都改不掉这一点。

奥卡姆手里那把刀，砍的是十四世纪最臃肿的一套形而上学装置。当时的图景大致是这样：要解释"苏格拉底是人"，你需要一个共相（人性）真实地存在于苏格拉底之中；要解释共相如何既是一又是多，你需要司各脱的"形式区分"（distinctio formalis）——

一种既不是实在区分、又不只是心灵区分的第三种区分；要解释感知，你需要"可感种相"（species sensibilis）——一层从对象飞到眼睛里的中介影像；要解释关系，你需要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偶性。

奥卡姆一件一件砍：

**共相**——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个别事物。"人"是一个记号（signum），在心里、在语言里，不在苏格拉底体内。凡说"人性真实地在苏格拉底之中"，就等于说苏格拉底体内有一样又是他又不是他的东西——这不是深刻，这是造词。

**形式区分**——不需要。司各脱造它，是为了让一堆互相冲突的要求同时成立；一个只为解决自己造出来的困难而造出来的东西，是纯亏损。

**可感种相**——不需要。心灵可以直接认识个别事物，中间不必飞过一层影像。

这一刀刀砍在同一个地方：**你这件东西，是被什么需要逼出来的？**不问它真不真，问它**为什么会被造出来**——为了补哪个洞、平哪个账。这是发生学的动作，而且用在了本体论上：一个概念的存在理由，是它被造出来的动机，不是它对应的实在。

十四世纪没有第二个人这么砍。

引文纪律说明：本式所据奥卡姆原著段落（《箴言书注》《逻辑大全》《任意问题集》）本次未逐词核对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不加引号。正式行文时须补核。

---

## 【接缝·显微】

刀砍掉了共相、形式区分、可感种相。有一样东西，从头到尾坐在刀刃够不到的地方：**notitia intuitiva（直觉认识）**——心灵对个别事物的直接把握。

整把剃刀的合法性，全靠它。因为剃刀的逻辑是：**中介都不必要，因为心灵能直接够到个别的东西。**可感种相之所以是多余实体，正因为直觉认识已经够用了。**剃刀能剃掉一切中介，恰恰因为有一个中介从未被称为中介。**

而这里有一处让人后背发凉的细节。奥卡姆自己承认——并且是在最正式的场合承认——上帝有能力使一个人对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产生直觉认识。因为按他的神学，凡上

帝能通过次因造成的，上帝都能直接造成；直觉认识是上帝通过对象造成的，所以上帝可以不要对象、直接造成它。

**这个承认，是恶魔假设的中世纪原版。** 它比笛卡尔的 deceptor 早三百年，而且不是假设，是他自己体系里推出来的定理。

那么，一个自己承认"我的地基可以在对象缺席时被伪造"的人，为什么还把它当地基？

**升格词：intuitiva。**

因为 intuitiva 这个词做了两件事，而只有一件被说出来：它说的是"直接的、无中介的"；它同时悄悄说了"因而无需为自己辩护"。**直接性从一个描述，变成了一张免检牌照。**

三态： - **介生态**：一个认识论上的工作假设——心灵能直接够到个别物。**而且是被作者自己标注了缺陷的假设**（上帝可以伪造它）。 - **秩序态**：剃刀的支点。一切中介都多余，因为这个不多余。 - **封顶**："直接"这个词本身。 你没法追问一个"直接"——追问的动作需要中间地带，而"直接"的定义就是没有中间地带。

**这是序列第一次把封顶做成一个副词。** 后面它会一次次回来：笛卡尔的 clare et distincte（清楚分明）、洛克的 merely passive（纯然被动）、胡塞尔的 originär gebende（原初给予的）、萨特的 préréflexif（前反思的）——**同一个动作，五种语言：把"没有中间环节"，说成"没有发生过程"。**

**接缝坐标**：notitia intuitiva · 直觉认识（介生态，作者自承可被上帝伪造）→ 剃刀的支点（秩序态）→ "直接"（封顶）

引文纪律说明：奥卡姆关于"上帝可使人对不存在之物有直觉认识"的原文（通说见《箴言书注》序论第一问与《任意问题集》）本次未核对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正式行文时须补核并给出精确出处。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阿奎那那张进口发票插进去。

上一环把亚里士多德的石头过户给了圣经里的神，靠的是四个称呼动词和一个 omnes。而奥卡姆的整个神学立场，是把上帝的**绝对权能**（*potentia absoluta*）推到底：上帝不受任何秩序约束，他能做的事只以不矛盾为限。这一推，五路全废——**如果上帝可以不通过第一推动者做任何事，那么从运动推到上帝的那条路就断了**。奥卡姆确实认为上帝存在不能被自然理性严格证明。

这一刀砍的不是五路的推理，是五路的整个可能性。而它砍下去的支点，恰恰是阿奎那自己也承认的那个东西：上帝的自由。大教堂的地基里埋着炸药，埋炸药的人和拆楼的人信同一个神。

下留裂：他留了两样东西给三百年后。

第一样是一片清空的世界。共相没了，关系没了，中介没了，自然神学没了。剩下：一堆个别的东西，和一个直接看着它们的心灵。这正是近代的施工现场。

第二样，是那句他随手写下的神学定理：上帝能使人对不存在之物有直觉认识。

三百年后，一个耶稣会学校毕业的法国人，把这条定理里的"上帝"划掉，填上"一个极其有力、极其狡猾的骗子"，然后让它在自己书里的第一页登场。

下一环的刀，就是奥卡姆留在桌上的这一把。他捡起来，砍向了奥卡姆的支点：如果直觉认识可以被伪造，那么"直接"就不再是免检牌照——除非有一样东西，连伪造它都必须先让它存在。

---

## 7·笛卡尔：剧场里的大火与不烧的观众席

【原典·磐石那一句】

Sed est deceptor nescio quis, summe potens, summe callidus, qui de industriâ me semper fallit. Haud dubie igitur ego etiam sum, si me fallit; & fallat quantum potest, nunquam tamen efficiet, ut nihil sim quamdiu me aliquid esse cogitabo. Adeo ut, omnibus satis superque pensitatis, denique statuendum sit hoc pronuntiatum, **Ego sum, ego existo**, quoties a me

profertur, vel mente concipitur, **necessario esse verum**. ——《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二沉思, AT VII 25

**自译**: 但有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骗子, 极有力、极狡猾, 一直存心骗我。那么毫无疑问: 如果他骗我, 我就存在; 让他尽力去骗吧, 只要我还想着我是某物, 他就永远做不到使我什么也不是。因此, 把一切都掂量够了之后, 最终**必须断定**: **我在, 我存在**——这个命题, 每当我说出它、或在心中构想它时, **必然为真**。

**字面层**。这是近代哲学的开工令。它的力量在一个不对称: **怀疑是一种思, 而思需要一个思者**。骗子越用力, 被骗的那个就越确定。骗术反过来证明了它的靶子。这一手漂亮到三百八十年后仍然没人真正拆掉它——尼采和海德格尔拆的都是它的**引申** (从"有思"到"有一个我"), 不是它的**核心** (有思)。

**语法层**。指纹全在两个词上, 而它们方向相反。

**necessario esse verum** (必然为真) ——最强的模态。这是磐石的宣言部分。

但前面那个词是 **statuendum sit**。

statuendum 是动形词 (gerundive), 构成的是**义务式**: 必须被断定。不是"我发现了" (invenio), 不是"这是明显的" (manifestum est), 不是"事情就是如此" (ita se habet)。是: **必须断定**。

**必须断定**, 是一个决定, 不是一个发现。而且是被动的——**谁**必须断定? 句子不说。义务从哪儿来? 句子不说。整句话的施动者被句法抹掉了, 剩下一条无主的命令。

这是本书最重要的一个语法观察, 因为它会在十行之后再出现一次。

**位置层**。这句在第二沉思的第三段, 也就是大火烧完之后的**第一句话**。前面是废墟: 感官、数学、世界、身体, 全烧了。这一句是废墟里剩下的第一块砖, 整座近代哲学的厂房从这块砖上砌起来。

它是全书唯一一块**从火里捡出来的磐石**。这也是它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别的磐石是搬来的, 这一块是烧剩的**。

问题是: 火为什么恰好烧到这里就停了? 以及——**点火的那个人, 用什么判断哪块该烧?**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同一本书，往前翻七页。第一沉思的火，是哲学史上烧得最狠的一场。

他不是逐条反驳经院哲学。他做的事比反驳彻底得多：**他不问那些意见对不对，他问它们是怎么进到我脑子里的。**

追出来的路径是：从小、从感官、从老师、从习惯。而这些渠道的可靠性，没有一条被验过——它们是在他还没有能力验的年纪，就已经把货卸完了。所以他要做的不是一条条查货，是**查渠道**：凡是从一条被证明会出错的渠道来的东西，整批扣下。

这是发生学的极致动作，而且是本书里最凶的一次：**他不显形某一个命题的发生史，他显形自己整个心灵的进货史，然后据此把全部库存清零。**

然后是恶魔。恶魔不是一个怀疑理由，恶魔是一台**发生学机器**：它假设了一个能制造任何显现的施动者。有了它，一切显现都不再能自证——因为显现的发生条件，可以完全独立于显现的内容。这台机器是**奥卡姆留在桌上的那台**（上帝能使人对不存在之物有直觉认识），笛卡尔只是把上帝换成了骗子，把神学定理改装成了方法工具。

同一支笔。第 18 页把自己整个心灵的进货史查了一遍，第 25 页说“必须断定”。相隔七页。

引文纪律说明：第一沉思（AT VII 17–23）各段本次未逐词核对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不加引号。第二沉思恶魔段与结论句（AT VII 25）已核。

## 【接缝·显微】

十行之后。第三沉思，AT VII 35:

Nunquid ergo etiam scio quid requiratur ut de aliquâ re sim certus? Nempe in hac primâ cognitione nihil aliud est, quàm clara quaedam & distincta perceptio ejus quòd affirmo; quae sane non sufficeret ad me certum de rei veritate reddendum, si posset unquam contingere, ut aliquid, quòd ita clare & distincte perciperem, falsum esset; ac proinde **jam videor pro**

**regulâ generali posse statuere**, illud **omne** esse verum, quòd valde clare & distincte percipio. ——第三沉思, AT VII 35

**自译**: 那么我是否也知道, 要确信某件事需要什么? 在这第一个认识里, 无非就是对我所肯定的东西有一种清楚而分明的知觉; 而如果曾经可能发生: 某个我如此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东西竟是假的, 那么这种知觉就不足以使我确信事物的真理。因此我现在似乎可以把它当作一条普遍规则来设定: 凡是我极清楚分明地知觉到的, 都是真的。

**升格词**: **generali**。

看清这一步的宽度。左边是 **hac primâ cognitione**——这一个认识, 就是"我在, 我存在"。右边是 **omne**——一切。

从一个案例, 到一切。中间的那座桥, 是 **pro regulâ generali**。

这是一次归纳, 而且是样本量为 1 的归纳。它甚至不是从"我思"的内容推出来的——它是从"我思为什么算通过"反推出来的: 我思凭什么算数? 因为它清楚分明。那么清楚分明就是算数的标准。这是把一个案例的成功原因, 追认成了普遍法则。

而这条法则有一个致命的时间问题: 它在第一沉思就已经在用了。

火凭什么烧感官? 因为感官给的不清楚不分明。火凭什么留下我思? 因为我思清楚分明。这杆秤在开火之前就揣在兜里了, 它从头到尾没进过火场。全屋消毒的人, 从不消毒消毒水。

现在把两句放在一起读——这是本环全部的力量所在:

AT VII 25: denique **statuendum sit** hoc pronuntiatum, Ego sum, ego existo [...] **necessario esse verum**. AT VII 35: jam **videor** pro regulâ generali **posse statuere**, illud omne esse verum [...]

同一个动词。statuere。两次。

它不是"发现" (invenire), 不是"看见" (videre), 不是"认出" (agnoscere)。  
**statuere** 是"设定、确立、立起来"——它是建筑动词, 是立法动词。罗马人用它来立柱子、立法令、立雕像。

笛卡尔的两块磐石，是他自己用 *statuere* 立起来的，而且他把这个词写下来了，两次，隔十页。

第二次那句还更弱：*jam videor ... posse statuere*——我现在似乎（*videor*）可以（*posse*）设定。三重弱化：似乎、可以、设定。这是介生态的完美语法：一个试探性的、可撤回的、自己都还没敢担保的工作规约。

然后 *omne* 出场，介生态结束。

三态，一句之内走完：- 介生态：*videor ... posse statuere*（我似乎可以设定）——一条试探性的规约 - 秩序态：*omne esse verum*（凡……皆为真）——普遍规则，真理的印章 - 封顶：*clare et distincte*（清楚而分明）。又是一个副词组。与奥卡姆的 *intuitiva* 是同一件东西：把“没有中间环节”，说成“没有发生过程”。而且这一件是从老家具上拆下来的——真理如光般自明，这个隐喻从奥古斯丁的光照论一路传下来，笛卡尔烧了整座祖宅，把这件家具搬进了新居。

序列在近代第一环就把手法升了级：不再走私一个对象（理念、上帝），而是走私一条标准。标准比对象更难被察觉，因为人用标准去看，不看标准。

接缝坐标：AT VII 35 · *generali*（及 *videor...posse statuere* → *omne*）· 试探性规约（介生态）→ 普遍规则（秩序态）→ *clare et distincte*（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捡起了奥卡姆留在桌上的那把刀，砍向了奥卡姆的支点。

上一环的免检品是 *notitia intuitiva*——直觉认识，无中介，因而免检。而奥卡姆自己留了一句话：上帝能使人对不存在之物有直觉认识。这句话是一颗定时炸弹，作者亲手上的弦，然后放在抽屉里三百年。

笛卡尔把它拿出来，划掉“上帝”，写上“骗子”。炸弹响了：直觉认识作废，“直接”不再是免检牌照。

然后——这是全书最讲究的一次手艺——他在废墟里找了一样奥卡姆的炸弹炸不到的东西：连伪造它，都必须先让它存在。骗术需要靶子。这一手极漂亮，因为它不是躲开了那颗炸弹，它是站在炸弹上。

但他没有把奥卡姆的手法一起废掉。他废掉了 intuitiva，转身立了 clare et distincte——**同一个位置，同一个词性，换了一个副词。** 那张空白抬头的免检证第五次转手：善的相 → 矛盾律 → 比最内里还内里的那一位 → 直觉认识 → 清楚分明。

**位置从没空过。**

**下留裂：**他留了两道裂缝，一百五十年里全欧洲都在往里钻。

**第一道在秤上。** 清楚分明是一条标准，而标准从不自证。同代人马上就指出了那个循环：用清楚分明证明上帝，再用不骗人的上帝担保清楚分明。这个循环在他眼里看不见，因为**印章在他那里不是命题，是光线。**

**第二道在分家协议上。** 物质=广延，交给数学；心灵=思，留给自由与上帝。两个世界互不侵犯，物理学和神学从此可以同桌吃饭。这纸协议救了新科学，但它立刻欠下一笔债：**这两样东西怎么在我身上碰头的？** 我的手为什么听我的？

这笔债，下一环的人用整整一部《伦理学》来还——他的还法是把两个世界宣布为同一个东西的两副面孔，然后从八个"我理解为"开始，重造宇宙。

## 第2批·环8-10

### 8·斯宾诺莎：被逐出者的不逐人宇宙

#### 【原典·磐石那一句】

《伦理学》，第一部分《论神》。翻开第一页，没有序言，没有铺垫，第一行就是：

I. **Per causam sui intelligo** id cujus essentia involvit existentiam sive id cujus natura non potest concipi nisi existens. III. **Per substantiam intelligo** id quod in se est et per se concipitur, hoc est id cujus conceptus non indiget conceptu alterius rei a quo formari debeat. IV. **Per attributum intelligo** id quod intellectus de substantia percipit tanquam ejusdem essentiam constituens. V. **Per modum intelligo** substantiae affectiones [...] ——《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 I、III、IV、V

自译：

I.我把自因理解为：其本质包含存在者；或者说，其本性非存在着就不能被构想者。 III.我把实体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被构想者；也就是说，其概念不需要借助另一物的概念来形成者。 IV.我把属性理解为：理智从实体那里知觉到的、构成实体本质的东西。 V.我把样态理解为：实体的分殊……

字面层。这是西方哲学盖过的最紧的一栋楼。八个定义，七条公理，然后是命题、证明、绎理、附释，一路推到“人的自由”。中间不许插一句闲话，每一步都标着 Q.E.D.（quod erat demonstrandum）。它的封面上就写着：**ordine geometrico demonstrata**——按几何次序证明。欧几里得写点、线、面，斯宾诺莎写神、人、自由，格式一模一样。

语法层。指纹不在定义的内容里，在每一条定义的头两个词里。

Per … intelligo。我理解为。

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这部号称"按几何次序证明"的书，它的全部地基，是八个"我理解为"。

看清这一手的分量。欧几里得的定义是 σημείον ἐστὶν οὗ μέρος οὐθέν——"点是没有部分的那个"。是(ἐστὶν)。第三人称。没有作者。而斯宾诺莎写的是 **intelligo**——我理解为。作者在场，而且在第一个词里。

于是一个问题立刻站起来：这八个 intelligo，是约定还是发现？

如果是约定（我打算这样用这些词），那么后面所有的 Q.E.D. 都只在这套约定内部有效——整部《伦理学》是一场极其精美的、关于八个词的推演，它证明的是"如果你同意这样用词，那么会得出这些"，而不是"神是这样的"。

如果是发现（这些词本来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举证责任在他这边，而八个定义没有一条附着论证。

书里从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 intelligo 这个词的妙处正在于它两边都不站：它听起来像谦逊（这只是我的用法），用起来像立法（后面五百个命题从它掉出来）。

位置层。定义 I 是全书第一句话。跳跃发生在第一个词之前——书还没开始。而命题 11（神必然存在）的证明，只有几行：因为按定义 1，自因的本质包含存在；按定义 6，神是绝对无限的实体；所以神必然存在。

结论是从定义里掉出来的，因为它一开始就被装进去了。这不是欺骗——这是几何格式的本性：几何证明不能生产比公理更多的东西。欧几里得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只用它来对付三角形。斯宾诺莎用它来对付神。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现在把书换一本。《神学政治论》，1670 年匿名出版，出版地伪造为汉堡，实际印于阿姆斯特丹。

这本书里的斯宾诺莎，是十七世纪最凶的发生学家，而且领先所有人两百年。

他对《圣经》做的事，就是本书对三十位哲学家做的事，一字不差：**他不问经文说的是真是假，他问经文是怎么来的。**

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吗？他查文本内部的证据：叙述里有摩西自己的死和葬礼，有"直到今日"这类只有后人才写得出的话，有对同一件事的重复而矛盾的记载。他得出的结论——**这些书是被后世的编者从若干更早的材料拼起来的**——比十九世纪德国高等批判的底本假说早了两百年。

预言呢？他不问预言准不准。他问**先知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想象力极强，思辨能力平平；他们的启示以各自的性情、想象与既有观念为形状——愉快的先知看见和平的异象，忧郁的先知看见战争与饥荒。**启示的内容，被启示者的心理条件塑形。这是 E。**

奇迹呢？他不问奇迹有没有发生。他问**"奇迹"这个词是怎么被用出来的**：人们把自己不懂的事叫做奇迹，越无知的时代奇迹越多。

而律法——这是最狠的一刀——**希伯来律法的全部功能是政治性的**：它是一个特定时期、一个特定民族维持国家的装置。它随那个国家一起过期。

**这是彻底的、不留情面的、逐层的发生学解剖：编辑史、心理条件、认知盲区、政治功能。**他把一部被欧洲当作永恒真理的书，还原成了一份有作者、有年代、有政治用途的人间文献。

代价是真的。这本书 1674 年被荷兰政府查禁；他 1656 年已经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群用最重的措辞逐出；《伦理学》他生前不敢出，死后才由朋友们匿名刊行。

**同一支笔。对《圣经》问了四层"你是怎么来的"，对自己那八个 *intelligo*，一层都没问。**

引文纪律说明：《神学政治论》各章本次未逐词核对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不加引号。《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已核（The Latin Library 拉丁本）。

---

## 【接缝·显微】

升格词：*intelligo*。

这是全书最短的接缝之一，两个音节，而且它出现在整部书的第一行。

三态：

- **介生态**：八个术语约定。这本来完全站得住——任何人都可以说"我打算这样用'实体'这个词"。这是介生态最健康的形态：一个可修、可弃、只在自己体系内负责的工作定义。斯宾诺莎自己在别处也确实这么说过：定义只需要在自己那里说得通就行，不必对应现成的东西。
- **秩序态**：**神的本性**。命题 11 之后，那个从定义 1 里掉出来的东西，不再是"按我的用词，X 必然存在"，而是"**神必然存在**"——而且这个神接着就长出了无限属性、必然性、自由，然后开始规定人的奴役与自由，规定什么是幸福。一个用词习惯，走到第五部分，变成了救贖论。
- **封顶**：几何格式本身。

最后这一点是本环的全部要害，值得说透。

**Q.E.D. 是一个封顶装置**。它宣布的是：这一步到此为止，不必再问。而在几何里这是合法的——因为几何的公理是**公开约定**的，谁都可以换一套公理去造非欧几何，而且十九世纪真有人这么做了。

但斯宾诺莎的八个定义不是公开约定，是 **intelligo**——我理解为。换句话说：**这套公理的选择权，从头到尾在作者手里，而作者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这样选。**

于是几何格式在这里发生了一次角色反转：在欧几里得那里它是**诚实的**（我的前提全在这儿，随便查）；在斯宾诺莎这里它成了**封顶的**（前提是"我理解为"，而 Q.E.D. 让你不好意思往回问）。

**格式的威严，替代了前提的论证**。你面对一部满是"证毕"的书，很难开口说"等一下，你的第一个词凭什么"——那显得没读懂。这就是 ἀπαιδευσία 的十七世纪版本：**不是不许你问，是问了显得你不懂几何。**

而对照他自己那把刀，就更清楚了。他能查出摩西五经的编辑史，因为那些经文有**来源**——有年代、有作者、有政治处境。有来源的东西可以被追溯。而 **intelligo** 没有来源，它只有一个作者，而作者正在写这句话。

**接缝坐标**：《伦理学》I def.1 · intelligo · 术语约定（介生态）→ 神的本性（秩序态）  
→ 几何格式（封顶）

## 【传动】

上咬合：他从笛卡尔留下的分家协议那道裂缝钻进去。

上一环把世界劈成两半：广延和思，互不侵犯。这纸协议救了物理学，但欠了一笔债——这两样东西怎么在我身上碰头？笛卡尔晚年被伊丽莎白公主逼问这个问题，最后给出的答案是松果腺，那是他一生里最不像他的一段文字。

斯宾诺莎的还法是釜底抽薪：它们从来没有碰头，因为它们从来不是两样东西。广延和思是同一个实体的两副面孔——*ordo et connexio idearum idem est ac ordo et connexio rerum*（观念的次序与联系，和事物的次序与联系，是同一个）。债一笔勾销。

而他继承的，是笛卡尔那个动作本身。上一环的关键词是 *statuere*——设定、立起来。笛卡尔用它立了两块磐石，而且把这个词写下来了两次。

斯宾诺莎把 *statuere* 换成了 *intelligo*，然后从两次，加到了八次。

那张免检证第六次转手：善的相 → 矛盾律 → 比最内里还内里 → 直觉认识 → 清楚分明 → 我理解为。

而这一次的转手有一个新特点，值得记下来：前五次，免检品都是一个东西（一块石头、一条标准）。这一次，免检品是一套格式。斯宾诺莎发现了一件后人反复重新发现的事——让一样东西免检的最好办法，不是宣布它免检，是把它做成表格的表头。没有人会去审表头。

下留裂：他把楼盖得太紧了，紧到只有一个进攻点，但那个点是致命的。

如果那八个 *intelligo* 只是用词约定，那么整部《伦理学》证明的就只是“斯宾诺莎的用词是自洽的”。一部从八个约定推出神、自由与幸福的书，它的全部效力取决于第一行那两个字是不是真的够到了什么。

而海峡对面，正有一个人在写另一本书。那个人的第一卷，专门用来拆一样东西：那些自称“天生就在心里”的原则。他的拆法极简单，一句话：你说它是天生的，可我看见它是被教进去的。

下一环的刀，从“你怎么知道你脑子里那个东西不是被人放进去的”插进去。而这一刀，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割出全书最漂亮的一道口子。

## 9·洛克：白板上的水印

### 【原典·磐石那一句】

25. In the Reception of simple Ideas, the Understanding is for the most part passive. In this part the understanding is merely passive; and whether or no it will have these beginnings, and as it were materials of knowledge, is not in its own power. For the objects of our senses do, many of them, obtrude their particular ideas upon our minds whether we will or not [...] ——《人类理解论》II.i.25

自译：

25. 在接收简单观念时，理解力大部分是被动的。在这一部分，理解力纯然是被动的；它要不要这些开端、这些可谓知识的材料，不在它自己的权力之内。因为我们感官的对象，其中许多把它们各自的观念强加到我们心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字面层。这是整部经验论的地基。全书的架构是这样的：一切知识由观念构成；观念分简单与复杂；复杂观念由心灵用简单观念加工而成（组合、比较、抽象）；而简单观念，心灵一个也造不出来——它只能接收。于是简单观念成了整个体系的最小单元和最终裁判：任何一个复杂观念，只要拆不回简单观念，就是空的。这一手极其有力，它是后来两百年间一切“意义的经验判据”的祖型——从休谟的印象，到实证主义的可证实原则，到卡尔纳普的构造系统。

语法层。这一段最不寻常的地方是：指纹不在句子里，在句子和标题之间。

标题：for the most part passive——大部分是被动的。正文第一句：merely passive——纯然是被动的。

同一段。相隔一行。限定词消失了。

for the most part 是一个诚实的经验观察：接收这件事，大体上你做不了主。这是可以查的，也是对的。merely 不是观察，是一个**范畴判决**：这个环节里没有任何主动成分。零。

从"大部分"到"纯然"，中间没有一个字的论证。只有一次换行。

而这个差别，是整栋楼的承重差别。如果是"大部分被动"，那么简单观念里有心灵的份，它就得和别的东西一样接受审查——你得说清楚心灵在里面干了什么、加了什么。如果是"纯然被动"，那么简单观念就完全免造；而免造的东西，无从追问它是怎么被造出来的。

merely 这个副词，是整部经验论的免检章。

位置层。第一卷用来拆天赋观念，第二卷第一章开始盖自己的楼。这一段在 II.i.25——第二卷刚开工的第二十五节。刀刚放下，砖就砌上去了。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这是全书最漂亮的一件物证。

第一卷，洛克在拆"天赋原则"。他的拆法不是逻辑的，是发生学的——他不证明那些原则是假的（有些他自己也信），他证明**那些原则是被放进去的**。

他的证据链走得很硬：如果那些原则天生就印在每个人心上，那么孩子和白痴心上也该有；可孩子和白痴对"凡存在者存在"和"同一物不能同时存在又不存在"一无所知。那么天赋论者说：他们有，只是还没意识到。洛克说：一个人心上印着一样东西而他自己从不知道，这话没有意义。

然后他动了真格的：他开始追问**天赋论这套说法本身是怎么来的、谁在用它、用来干什么**。他追出来的答案是：**这套说法的功能是让人不必再问理由——一旦某条原则被定为天生，它就免于检查，而"谁掌握了定义天生的权力，谁就掌握了免检权"**。这在他笔下是一个关于权威的诊断，不是一个关于认识论的诊断。

而就在这条追问里，为了说明**教条是怎么被灌进去的**，他伸手拿了一个比喻：

For such, who are careful (as they call it) to principle children well [...] instil into the unwary, and as yet unprejudiced, understanding, (**for white paper receives any characters**;) those doctrines they would have them retain and profess. These being taught them as soon as they have any apprehension; and still as they grow up confirmed to them [...] ——《人类理解论》I.iii

自译：那些人，小心翼翼地（用他们的话说）**给孩子立好原则**……把他们想要孩子日后保留并宣认的那些教条，灌进那尚无戒备、尚未有成见的理解力里（**因为白纸什么字迹都收**）。这些东西在孩子刚有点理解力时就教给他们，而且随着他们长大不断被加固……

看清这一手。

"白纸"这个比喻，出厂时是一把刀。

它第一次出现，不是用来描述心灵的高贵起点，是用来描述**灌输的物理条件**：白纸什么字迹都收——**所以你在上面看见的字，是有人写上去的，不是纸上长出来的**。这个比喻的全部力量在于它的被动性是**罪证**：正因为纸不挑字，所以纸上有什么，就说明谁进过这屋。

然后，第二卷，同一张白纸，成了他自己的地基。

同一个比喻。第一卷里它证明"你心里那些看起来天生的东西是被写上去的"；第二卷里它保证"我心里这些简单观念是纯净地被给予的"。

同一支笔。第一卷用白纸抓出了写字的人；第二卷用白纸，保证纸上什么都没写过。

---

### 【接缝·显微】

升格词：merely。

三态，一行之内走完：

- **介生态**：for the most part passive——大部分是被动的。这是一句诚实、可查、大体正确的经验观察。它承认里面还有别的成分，它没有封死。**这是介生态的标准形态：有边界、留余地、可以修。**
- **秩序态**：merely passive——纯然被动。范畴判决。这个环节里没有心灵的份，一分都没有。
- **封顶**："被动"这个词。它和奥卡姆的 intuitiva、笛卡尔的 clare et distincte 是同一件东西的第三副面孔——把"我没做什么"，说成"这里没有发生什么"。

而这次封顶格外好用，因为它给出的不是一个断言，是一个**不在场证明**：我在这个环节里没有动作，所以这个环节里没有我的痕迹，所以它不必被查。

**问题在于："我没觉得自己在动"和"我没动"，不是一回事。**

这道口子后来被撬得很开。康德会说：接收本身有形式，而形式是接收者带来的（B 版演绎的整个工作）。而更近的一层，洛克自己就该看见："简单"和"复杂"的分界线，是谁画的？他说简单观念不可再分——可"白""甜""圆"之所以算一个单元而不是若干，凭什么？**分界线不可能来自被分的东西，只能来自分它的人。**那么心灵在"接收简单观念"这一步里，至少已经做了一件事：**它决定了什么算一个。**

这一步是主动的，而且是全书的第一步。merely 这个词把它抹掉了。

对照他自己那把刀，一切都清楚了：他在第一卷里问的是"你怎么知道你脑子里那东西不是被人放进去的"；他在第二卷里说的是"我脑子里这些东西是自己进来的"。

同一个问题，问别人，不问自己。相隔一卷。

**接缝坐标**：《人类理解论》II.i.25 · merely（标题 for the most part → 正文 merely）· 经验观察（介生态）→ 范畴判决（秩序态）→ "被动"（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斯宾诺莎-笛卡尔留下的那道裂缝钻进去，而且钻的是最深的一层。

大陆那边的地基是"天赋观念": 笛卡尔的清楚分明、斯宾诺莎的八个 *intelligo*, 都预设了心灵里有一些不从外面来的东西。洛克的第一卷, 就是冲着这个预设去的。

他的攻法不是说那些观念错, 而是**换问题**: 不问"这条原则真不真", 问"这条原则是怎么进到这个人脑子里的"。这是苏格拉底 *ὁθεν γέγονεν* 的第七次现身, 而且是最有社会学味道的一次——他追的不只是个人的路径, 是**教养、权威、建制**: 谁在教, 教给谁, 什么时候教(趁孩子还没戒备), 教了有什么好处。

这一刀砍下去, "天生"这块牌子碎了。免检不能再靠"它一直就在那儿"。

下留裂: 于是免检必须换个靠法, 而他给出的新靠法就是那道裂缝——**靠"我没参与"**。

天赋观念的免检理由是"它天生就在", 洛克证伪了。简单观念的免检理由是"我没造它, 是它闯进来的"——**这个理由更强, 因为它把免检的根据从"来源"换成了"无辜"**。

那张免检证第七次转手, 而且换了一种材质: 善的相 → 矛盾律 → 比最内里还内里 → 直觉认识 → 清楚分明 → 我理解为 → **纯然被动**。

下留裂的第二处, 是一件他自己没想到会被这么用的东西。他为了给"被动"撑腰, 说了一句: **观念是被动而惰性的**。

三十年后, 一个都柏林的年轻主教会翻到这一句, 在自己的书里给它加一个交叉引用(vide sect. 25), 然后用它论证: 既然一切观念都是被动的, 观念就无法表象主动的东西; 而精神是主动的; 所以精神没有观念。

所以"凡存在即被知觉"这条铁律, 管不到精神。

下一环不会拔掉洛克这块磐石。下一环会踩着它——*ἐπιβάσεις*——给自己发一张免检证。

---

## 10 · 贝克莱: 在悬崖前勒马的骑手

【原典·磐石那一句】

For as to what is said of the absolute existence of unthinking things without any relation to their being perceived, **that seems perfectly**

**unintelligible. Their ESSE is PERCIPI**, nor is it possible they should have any existence out of the minds or thinking things which perceive them.  
——《人类知识原理》§3

**自译：**至于所谓无思之物在与"被知觉"毫无关系的情况下的绝对存在，**那似乎完全不可理解。它们的"在"就是"被知觉"**，它们也不可能在知觉它们的心灵或能思之物之外有任何存在。

**字面层。**这是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三个词，也是最被误读的三个词。它不是说"东西是想出来的"——贝克莱一生都在抗议这个误读。他说的是：**当你说"这张桌子存在"，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说的无非是：我看见它、我摸到它；或者我不在书房时，若我在，我会知觉到它；或者别的心灵正在知觉它。**除此之外，"存在"这个词在无思之物身上，没有剩下任何可说的内容。**这不是取消桌子，这是**取消"存在"这个词的一个用法**——那个把"在"和"被知觉"完全脱钩的用法。这一手是彻底的语义清理，而且他真心认为自己在保卫常识：桌子还在那儿，被拆掉的只是桌子背后那个谁也没见过的"物质基质"。

**语法层。**指纹在两个词之间，而它们只隔一个句号。

**seems**（似乎）。然后：**is**（就是）。

- **that seems perfectly unintelligible**——**那似乎完全不可理解。**这是一个报告：我理解不了。它是关于**我的理解力**的陈述，谦逊、可查、留了余地。
- **Their ESSE is PERCIPI**——它们的**在就是被知觉**。直陈式，系词，无情态，原文还用了大写。这是关于**它们的存在**的陈述，无余地。

一个关于"我读不懂"的报告，一句之内，变成了一条关于"它不存在"的存在论法则。

这一步是全书出现频率最高的偷运手法，值得给它一个名字：**从"我理解不了 X"到"X不可能"**。中间省掉的那一句是："而我的理解力是存在的尺度。"这一句从不写出来，因为一旦写出来，就得为它辩护。

**位置层。**§3。全书第三节。前面两节是铺垫（观念的种类、心灵是知觉者）。整栋楼从第三节起地基完工，之后一百五十六节全部在上面施工。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原理》有一篇导论，比正文更凶。它拆的是**抽象观念**——洛克那栋楼的承重墙。

洛克说：心灵能从许多个别的三角形里抽出"三角形一般"的观念，这个抽象观念不偏不倚，既不是等边也不是不等边，是一切三角形的共相。贝克莱说：**你试试**。

这是一记极狠的方法——**他不反驳，他叫你当场做一遍**。请你现在想一个三角形，它不等边、不等腰、不不等边，三条边不长不短，三个角不大不小。想得出来吗？想不出来。**你想到的每一个三角形，都是某一个具体的三角形**。

于是他给出诊断：所谓抽象观念，是**语言诱骗出来的幻觉**。因为有"三角形"这个名词，人就以为必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观念；名词是一个，观念就该是一个。**从"有一个词"推出"有一个东西"**——这是语法在冒充本体论。

这是发生学的教科书动作，而且是语言学转向的两百年前预演：他不问抽象观念存在不存在，他问**"抽象观念"这个信念是怎么被造出来的**——被名词造出来的。同样的动作，尼采采用在"我"上（因为有"我思"这个句子，就以为有一个"我"），维特根斯坦会用在半部哲学史上。

而洛克那堵墙一倒，物质就跟着倒了。因为"物质"正是最大的抽象观念：**一个既不热也不冷、既不红也不绿、既不方也不圆的"支撑者"**。贝克莱只需要问一句：你说物质"支撑"偶性——**"支撑"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像柱子撑房顶那样吗？那"支撑"就是个空间关系，而空间关系本身就是偶性——**你用偶性来解释偶性的支撑者**。

同一支笔。用**"你试试想一个抽象观念"**拆掉了洛克的承重墙，然后在第三节写下 **Their ESSE is PERCIPI**。

引文纪律说明：《原理》导论 § 7-16 各段本次未逐词核对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 3 与 § 27 已核（Gutenberg 本）。

## 【接缝·显微】

esse is percipi 是一条铁律。铁律有一个例外，而这个例外，正是立法者本人。

27. NO IDEA OF SPIRIT. — A spirit is one simple, undivided, active being [...] Hence **there can be no idea formed of a soul or spirit**; for all ideas whatever, **being passive and inert** (vide sect. 25), they cannot represent unto us, by way of image or LIKENESS, that which acts. — 《人类知识原理》§ 27

自译：27. 没有关于精神的观念。——精神是一个单纯的、不可分的、主动的存在……因此不可能形成关于灵魂或精神的观念；因为一切观念，都是被动而惰性的（参看第25节），它们不能以形象或相似的方式，向我们表象那行动着的东西。

升格词：passive。而且它不是贝克莱的词——它是洛克的词。

看清这台机器怎么转的，每一步都在原文里：

1. esse is percipi 只管 ideas (§ 3)。
2. 一切 ideas 都是 **passive and inert** (§ 25——而贝克莱自己在 § 27 里加了交叉引用 vide sect. 25, 把这一步的坐标亲手标了出来)。
3. 被动的东西无法表象主动的东西。
4. spirit 是主动的。
5. 所以 spirit 不是 idea。
6. 所以 esse is percipi 管不到 spirit。

于是：凡存在即被知觉——除了那个知觉者。

而第 2 步那块砖，是从隔壁工地搬来的。"观念是被动而惰性的"，正是洛克 II.i.25 那个 merely passive。

上一环把"被动"立为自己的磐石（简单观念免造，因而免检）。这一环没有拔掉它——这一环踩着它。ἐπιβάσεις。踏脚石。踩上去，跳到自己的免检区。

这是全书跨环传动最干净的一次，因为它由作者亲手加了脚注。vide sect. 25。

三态： - 介生态：一个诚实的困难。我们确实对"我"没有一个像"红"那样的观念——你没法把自己端详一遍。贝克莱看见了一个真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两百年后仍然是真问题（休谟找不到自我、康德说自我不是现象、维特根斯坦说眼睛不在视野里）。 - 秩序

态: **notion**。 他给这个免检区发了一张牌照, 而且发明了一个词: 我们对精神没有 idea, 但有 notion (概念/知会)。 - 封顶: **notion** 这个词本身。 它做了一件极精巧的事——它承认了 **idea** 的缺席, 然后填上一个不受 **idea** 那套规矩管的替代品。 你没法用 *esse is percipi* 去查一个 notion, 因为 notion 按定义就不是被知觉的东西。

这就是"在悬崖前勒马"的技术细节。 那匹马跑得非常好: 它踏平了物质、踏平了抽象观念、踏平了"存在"的一个古老用法。到悬崖边只剩最后一步——把同一把刀转向那个正在挥刀的人: 你说的"精神", 除了"它在知觉", 还剩下什么可说的? 如果一样东西的全部内容就是它的活动, 你凭什么说它是一个"单纯的、不可分的、主动的存在"?

他不是没看见那一步。他给那一步起了个名字, 叫 **notion**, 然后勒马。

三十年后, 一个爱丁堡的年轻人会替他跑完这一步——他往自己心里找那个"我", 只找到一堆你追我赶的知觉, 没找到主人。

接缝坐标: 《原理》§ 27 · passive (vide sect. 25) / notion · 一个真困难 (介生态)  
→ 免检的精神实体 (秩序态) → notion (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 这是全书咬得最紧的一次, 紧到作者自己给出了螺栓编号。

vide sect. 25。

洛克在 II.i.25 用 *merely passive* 给简单观念发了免检证。贝克莱在《原理》§ 25 重申观念的被动性, 在 § 27 用它给自己的精神发了免检证, 并且注明了出处。

上一环的磐石, 成了这一环的踏脚石。

而更深的一层是: 贝克莱是在完成洛克, 不是在反对他。洛克的体系里有一个尴尬的剩余物——物质实体。洛克自己知道它可疑, 他说我们对它只有一个含混的观念, "某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something-I-know-not-what*)。他看见了那个洞, 他没跳, 他把它记在那儿。

贝克莱做的事是: 把洛克自己标注的那个洞, 用洛克自己的原则填掉——你说观念只从感觉和反省来; 那么"物质"这个观念从哪个感觉来? 没有。所以它是空的。

这就是本序列最典型的一次运转：不是反驳，是把前人的原则贯彻到前人不敢贯彻的地方，然后在自己的地方停下。

那张免检证第八次转手，材质又变了一次：这一次不是石头，不是标准，不是格式，不是不在场证明，是一个新造的词。你可以拆一块石头，可以查一条标准，可以审一套格式，但你很难对付一个专门为免检而造出来的名词——因为它没有原产地，它只有一个功能。

下留裂：马勒住了，但马蹄印还在悬崖边。

那个 notion 是全书最显眼的补丁。它写在书里，编号 27，谁都看得见。任何一个读到 § 27 的人都会想到同一个问题：凭什么？

而且贝克莱把刀留在了桌上，而且磨得比洛克那把更利——"你试试想一个抽象观念"这一招，是可以对任何东西用的。包括对"精神"用。包括对"因果"用。包括对"自我"用。

下一环的人二十几岁，读了这本书，把这一招原封不动地拿起来，然后做了一件贝克莱不敢做的事：他对着自己的心里试了一次。

他没找到那个主人。

## 第3批·环 11-12

### 11·休谟：把刀挥到底的人停在了门口

【原典·磐石那一句】

[...] it still remains true, that all our simple ideas proceed either mediately or immediately, from their correspondent impressions. This then is the first principle I establish in the science of human nature; nor ought we to despise it because of the simplicity of its appearance. —《人性论》I.i.1

自译：……仍然为真的是：我们的一切简单观念，或间接或直接，都来自它们相应的印象。这就是我在人性科学中确立的第一原则；我们不应因它外表简单就轻视它。

字面层。这是全部经验论的最终形态，也是最锋利的形态。洛克说观念来自感觉与反省，那还是一个来源清单；休谟把它锻成了一件**武器**：给我一个观念，我问你它对应哪个印象；**指不出来的，就是空的**。上帝、实体、自我、必然联系——全部要过这一关。这一条规矩，一百八十年后被维也纳学派原样捡起来，改名叫可证实原则，用来清洗整个形而上学。哲学史上很少有哪一句话，杀伤力这么大而句式这么平。

语法层。指纹在一个动词上，而这个动词我们已经见过两次了。

**I establish. 我确立。**

不是"我发现" (I discover)，不是"事实是" (it is the case that)，不是"显然" (it is evident that)。是 **establish——确立、立起来**。这是笛卡尔那个 *statuere* 的英文版，是斯宾诺莎那个 *intelligo* 的第三副面孔。

序列里每一个真正的大匠，在立自己那块磐石时，用的都是建筑动词。他们知道自己在盖。他们把这个词写下来。然后下一句就开始拿它当地面走路。

而且注意第一人称：I establish。这条支配全书的铜律，作者署了名。

**位置层。**《人性论》第一卷第一部分第一节。 全书的第一个原则，出现在全书的第一页。之后三卷、七百页，全部在这块砖上砌。

而那个反例，就在同一节里。**相隔不到两页。**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人性论》I.iii.14, "论必然联系的观念"。这是休谟的顶峰，也是整个序列里最漂亮的一次显形——**因为他把刀转向了因果，而因果是当时科学的全部支柱。**

他的走法极简单，就是他自己那条铜律："必然联系"是个观念；那么它对应哪个印象？找。

看一个台球撞另一个：印象有——第一个球的运动、接触、第二个球的运动。"必然"呢？没有。你看到的是"跟着发生"，不是"必须发生"。看一百次呢？每一次的印象都和第一次一样，一百个"跟着发生"加起来，也不会长出一个"必须"。

那这个观念哪来的？他找到了，而且找到的地方让全欧洲不舒服：

It is a common observation, that **the mind has a great propensity to spread itself on external objects**, and to conjoin with them any internal impressions, which they occasion, and which always make their appearance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se objects discover themselves to the senses. ——《人性论》I.iii.14

自译：有一个常见的观察：**心灵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自己铺展到外部对象上去**，把由那些对象引起的、并且总是与那些对象向感官显现同时出现的内部印象，和它们连在一起。

**必然联系的印象是有的——它不在球上，它在你身上。**看了一百次之后，心灵形成了一个习惯：看见第一个球，就期待第二个。**这个期待本身，是一个内部印象。**然后心灵做了它一贯做的那件事：**把自己身上的东西，铺展（spread）到对象上去**，于是"我不得不期待"被读成了"它必须发生"。

这是发生学的完美动作，而且是最难做的那一种：他不是显形别人的观念，他显形了一个全人类共有的、每分钟都在用的观念。而显形的结论是：必然性不是被发现的，是被投射的。它有 E（重复的经验、心灵的构造），有 D（观察→习惯→期待→投射→读回对象）。它是一场发生。

这一刀砍下去，牛顿的宇宙就不再站在必然性上了，它站在一个习惯上。康德说这一刀把他从教条的睡梦里惊醒，那不是客气话。

同一支笔。第 I.iii.14 页证明了"必须"是心灵铺展到外面去的东西；第 I.i.1 页写下"我确立的第一原则"。

---

### 【接缝·显微】

这是全书唯一一次全程直播的放行，而且直播的人是被告本人。

铜律立在 I.i.1。反例也在 I.i.1。相隔不到两页。

There is however one contradictory phaenomenon, which may prove, that it is not absolutely impossible for ideas to go before their correspondent impressions. 自译：然而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它可能证明：观念先于其相应印象，并非绝对不可能。

他自己给它起名叫"矛盾的现象"。然后他把它描述得极其仔细——仔细到你会以为他要改主意：

Suppose therefore a person to have enjoyed his sight for thirty years, and to have become perfectly well acquainted with colours of all kinds, **excepting one particular shade of blue**, for instance, which it never has been his fortune to meet with. Let all the different shades of that colour, except that single one, be placed before him, descending gradually from the deepest to the lightest; **it is plain, that he will perceive a blank, where that shade is wanting** [...] Now I ask, whether it is possible for him, from his own imagination, to supply this deficiency, and raise up to himself the idea of that particular shade, **though it had never been conveyed to him by his**

senses? 自译：设想一个人有三十年的视力，对各种颜色都极熟悉，**唯独有一种蓝色的色调**，他从来没机会碰见过。把那个颜色的各种深浅——除了那单一种——按由深到浅摆在他面前；很明显，在那个色调缺席的地方，**他会看见一个空档**……那么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凭自己的想象，把这个缺口补上，在心里唤起那个特定色调的观念——**尽管它从未由他的感官传给他？**

然后，判决：

I believe there are few but will be of opinion that **he can**; and this may serve as **a proof, that the simple ideas are not always derived from the correspondent impressions**; though the instance is so particular and singular, that **it is scarce worth our observing, and does not merit that for it alone we should alter our general maxim**. 自译：我相信没几个人会不认为**他能**；这可以作为一个证明：简单观念并不总是从相应的印象而来；不过这个例子如此特殊而独一，以致于它几乎不值得我们注意，也不值得我们单为它一个，就去改动我们的普遍准则。

一句话里，五个动作，全做完了：

1. 目击——Now I ask, whether it is possible…
2. 承认——I believe there are few but will be of opinion that **he can**
3. 写下证伪——this may serve as **a proof, that the simple ideas are not always derived from the correspondent impressions**
4. 贬低——so particular and singular, **scarce worth our observing**
5. 放行——**does not merit that for it alone we should alter our general maxim**

升格词：merit（值得）。

这是本书唯一一次，升格词不是一个认识论词、不是一个语法范畴，而是一个**估价词**。

看清这一手的分量。前四步全部是模范的科学诚实——比序列里任何一环都诚实。他没有藏那个反例（他大可以不写）。他没有把它说小（他把它描述得极完整）。他甚至替

反对者把话说完了：**this may serve as a proof**——这可以作为一个证明。主语是"这"，宾语是"我的原则不成立"。他亲手把证伪自己的那句话写进了自己的书。

然后第五步：**不值得**。

不是"这不算数"。不是"这是个假反例"。不是"我有个解释"。是——**不值得为它一个而改动我的准则**。

从"一个反例"到"不值得改动准则"，中间没有一个字的论证。中间是一次估价。而估价的人，正是准则的所有者。

三态，两页之内走完：

- **介生态**：一条极好用的经验规约。它对绝大多数情况成立，它是一件伟大的工具。而作者亲手在它旁边标注了一个已知的失效点。这本来是介生态的最高形态——一个知道自己边界在哪儿的假设。
- **秩序态**：**the first principle I establish**——人性科学的第一原则。之后七百页据此判定上帝、实体、自我、必然联系全部为空。
- **封顶**：**scarce worth our observing**。"不值得注意"——把一个逻辑问题，转成了一个注意力分配问题。你没法反驳"不值得"。它不是一个可以被证伪的命题，它是一次预算决定。

这是序列的手法在十八世纪的新高度。前十环的封顶用的都是硬材料：θέμις（神圣不许）、ἀπαιδευσία（没教养）、几何格式、"直接"、"被动"。休谟用的是最软的材料——一个耸肩。而它比前面十种都结实，因为它甚至没有摆出防御的姿势。

而这个例子究竟证明了什么，值得再想一层。那个人为什么能补出那个色调？因为他看见了那个空档——**he will perceive a blank**。而"看见一个空档"意味着：他的心灵不是在被动接收一格一格的色块，它在**处理一个序列**，并且能算出序列里缺的那一项。这不是"想象力偶尔能造个观念"这种小事。这是说：在最简单的感觉层面上，心灵已经在**做结构性的工作了**。

这一整块，正是康德后来七百页要说的东西。休谟看见了它，写下了它，然后说：不值得。

接缝坐标：《人性论》I.i.1 · merit (scarce worth our observing / does not merit... alter our general maxim) · 有已知边界的经验规约（介生态）→ 人性科学第一原则（秩序态）→ 估价（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捡起贝克莱留在桌上的那把刀，做了贝克莱不敢做的那件事。

贝克莱的招式是“你试试”——你试试想一个抽象的三角形。想不出来，所以抽象观念是语法造的幻觉。这一招极狠，而且可以对任何东西用。

贝克莱没有对自己的精神用。他在 § 27 给它发了一张 notion，勒住了马。

休谟对着自己心里试了一次。他没找到那个主人。他往里看，只找到一束你追我赶的知觉，永远逮不到一个在知觉之外的“我”。那匹马冲下了悬崖，而且冲得很快活。

然后他把同一招用在了因果上——你试试指出“必然”的印象。指不出来。所以必然性是被铺展上去的。

这一环是全书刀法的巅峰。他手里的技艺，直到十九世纪都没人超过。

下留裂：而正因为他把刀挥到了底，那个例外就格外刺眼。

印象的被给予，是这栋楼里唯一没被问过一句的东西。

他问了因果：“必然”的印象在哪儿？他问了自我：“我”的印象在哪儿？他问了实体：那个“支撑者”的印象在哪儿？他没问印象：印象是怎么来的？

而且他不需要问——因为他的整个方法就是“往印象那儿去查”。印象是法庭，不是被告。苏格拉底不查神谕，因为神谕是光源；休谟不查印象，因为印象是标尺。

免检证第九次转手：善的相 → 矛盾律 → 比最内里还内里 → 直觉认识 → 清楚分明 → 我理解为 → 纯然被动 → notion → 印象的被给予。

下留裂的第二处，就是那个蓝色的空档。

那一页在书里放了四十三年。1781 年，一个从没离开过柯尼斯堡的人写了一部七百页的书，全书要问的就是那个空档的问题：心灵在最初的接收里，究竟做了什么？

下一环的人自己说，是休谟把他从教条的睡梦里叫醒的。但把他叫醒的那一声，休谟自己批注为"不值得注意"。

## 12 · 康德：哥白尼的代价

### 【原典·磐石那一句】

§ 16 Von der ursprünglich-synthetischen Einheit der Apperzeption  
Das: Ich denke, muß alle meine Vorstellungen begleiten können; denn sonst würde etwas in mir vorgestellt werden, was garnicht gedacht werden könnte, welches ebensoviel heißt, als die Vorstellung würde entweder unmöglich, oder wenigstens für mich nichts sein. — 《纯粹理性批判》B131–132

自译：§ 16 论统觉的原初综合统一 "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否则就会有某种东西在我之中被表象，而它根本不能被思——这就等于说，那个表象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至少对我来说什么也不是。

字面层。这是先验演绎的心脏，也是整部书最强的一句。它和笛卡尔的我思只差一个字，而那个字改变了一切：**muß ... können——必须能够**。不是"我思一直在场"（那是笛卡尔），是"我思**必须能够**伴随"。这是一个**条件**，不是一个**事实**。任何一个表象，若它连"这是我的"这一层都挂不上，它就压根进不了我的经验——它不是一个错误的经验，它根本不是经验。**这一手把笛卡尔那个作为实体的"我"，改造成了一个作为条件的"我"**。它不是一样东西，它是一切东西得以是"我的"的那个形式。

语法层。**muß ... können**（必须能够）——这是全书语法上最诚实的一句。它没有断言任何东西存在。它说的是：如果经验要成为经验，那么必须满足这个条件。这是"quid juris"的语法：不问事实上有什么，问权利上必须预设什么。

而这正是康德的全部辩护所在，也是他最好的辩护者会说的话：**你们问范畴表从哪来，是把 quid juris 混成了 quid facti——那恰恰是我这本书第一节就区分掉的错误。**

这句辩护极强。本环的第十式之前，先把它摆在这儿。

位置层。B131 在先验演绎的正中央。而磐石不在这儿。

这一句是**结论**，是从一个更早的东西推出来的。真正撑住整栋楼的，是那张**十二个格子的表**——量、质、关系、模态，各三格。它出现在 A70/B95，比这句早三十页；而先验演绎的全部工作，是证明这十二个格子对经验对象有效。

楼盖在表上。而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问过表是从哪儿来的。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先验辩证论。这是全书第二部分，四百页，专门用来干一件事：**解剖形而上学**。

而他的解剖法，是整个序列里最先进的一次——**先进到我们今天用的每一把发生学的刀，都是它的后代**。

传统的做法是驳斥：灵魂不朽的证明有个逻辑错误、上帝存在的证明有个偷换概念。康德做了别的事。他问：**为什么全人类都会去证明这三样东西（灵魂、宇宙、上帝）？为什么这些错误一犯就是两千年，而且是最聪明的人在犯？**

他的答案，是本书全部三十环里最深的一个洞见：**因为这些幻相是理性自己的构造逼出来的**。

理性有一个天生的动作：给任何一个有条件的东西，去找它的条件；找到了，再找条件的条件。这个动作本身完全正当——**它是全部科学的引擎**。但它有一个内置的终点冲动：**要求一个"无条件者"来结束这条链**。而无条件者，按定义，永远不在经验里（经验里的每一样都有条件）。

于是：**理性必然要求一样它必然得不到的东西**。而它得不到时，会做一件事——把这个"要求"，读成一个"对象"。灵魂、宇宙、上帝，就是这样被造出来的：**它们不是被发现的对象，它们是理性的一个必然动作的凝固物**。

关键在于他给这个东西起的名字：**transzendentaler Schein——先验幻相**。

而他明确说了：**这种幻相不会因为你识破它而消失**。就像地平线上的月亮，你知道它没变大，它照样看起来更大。这是一个有机制、有条件、有必然性的发生——它有 E（理性的构造），有 D（找条件→要求无条件→把要求读成对象）。

这是本书要做的事的全套技术，1781 年就完工了。后来尼采的谱系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论、弗洛伊德的症状分析、福柯的知识型——都是这一招的变体：不问它真不真，问它为什么必然被造出来。

同一支笔。用四百页证明了"理性会必然地把自己的动作读成对象"，然后在三十页前，把十二个格子从一本逻辑教科书里搬进了自己的地基。

引文纪律说明：先验辩证论各段（A293/B349 以下）本次未逐词核对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不加引号。B131-132、A79/B105、B viii 已核（Gutenberg 德文本）。

### 【接缝·显微】

接缝有两段，隔着五百页，而且两段他都写下来了。

第一段：搬运。A79/B105：

**Dieselbe Funktion**, welche den verschiedenen Vorstellungen **in einem Urteile** Einheit gibt, die gibt auch der bloßen Synthesis verschiedene Vorstellungen **in einer Anschauung** Einheit, welche, allgemein ausgedrückt, **der reine Verstandesbegriff** heißt. — 《纯粹理性批判》A79/B105

自译：同一个机能，它给一个判断中的各个表象以统一，也给一个直观中各表象的单纯综合以统一——这个统一，一般地表达出来，就叫做**纯粹知性概念**。

升格词：**Dieselbe**（同一个）。

这就是范畴表的全部推导。一句话，一个形容词。

左边是判断表：十二种判断形式（全称/特称/单称、肯定/否定/无限、定言/假言/选言、或然/实然/必然）。右边是范畴表：十二个纯粹知性概念（单一/多数/全体、实在/否定/限制、实体/因果/协同、可能/存在/必然）。

桥是"同一个机能"。判断里干这活的那个机能，直观里干的也是它。所以判断有几种形式，范畴就有几个。十二对十二，一一对应。

这一步是全书的承重步。而它的全部重量，压在左边那张表上——**判断表必须是完整的、必然的、封闭的**，否则右边的十二个范畴就只是一份随手开的清单。

那么，判断表从哪儿来？

第二段：免检。B viii，第二版序言：

[...] daß sie **seit dem Aristoteles keinen Schritt rückwärts** hat tun dürfen  
[...] Merkwürdig ist noch an ihr, daß sie auch bis jetzt **keinen Schritt  
vorwärts** hat tun können, und also allem Ansehen nach **geschlossen und  
vollendet zu sein scheint**. — 《纯粹理性批判》B viii

自译：……〔逻辑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未能后退一步……值得注意的还有：它至今也未能前进一步，因此看来它是封闭而完成了的。

这就是答案，而且是他自己给的。

判断表从哪儿来？从逻辑学来。逻辑学凭什么免检？因为它已经完成了。

升格词：vollendet（完成了的）。

看清这次封顶的材质。它不是"我证明了逻辑学是必然的"，它是——它两千年没变过。

一个人写了七百页，问的全部是"你凭什么"：

他问了空间——它不是被发现的容器，是你带来的形式。他问了时间——同上。他问了因果——它不是世界的性质，是你的知性加上去的。他问了灵魂、宇宙、上帝——它们是理性自己的动作凝固成的幻相。他没问那张表。因为那张表"完成了"。

而事实是：康德手里那张判断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十八世纪德国学院逻辑教材里的那一套——经由沃尔夫、迈耶尔一路整理传下来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康德教了四十年这本教材。那十二格里有些格子（比如"无限判断"、"单称判断"）本身就是学院传统为了凑对称而设的。

这不是我的判断，这是后来一整条战线的判断：黑格尔说这十二个范畴是"从主观逻辑学里捡来的、经验地凑起来的"；叔本华说得更狠——他说这是**建筑术的对称癖**，为了让表格好看，十二个格子里有九个是硬填的；施特劳森在二十世纪重做先验演绎时，第一件事就是把判断表整个扔掉，因为它撑不住。

三态：- 介生态：一份教学用的判断分类表。它是一件工具，学院用了几百年，好用，也确实整齐。作为工具，它完全站得住。- 秩序态：范畴表——一切可能经验的形式条件，十二个，不多不少，穷尽无遗。- 封顶：geschlossen und vollendet（封闭而完成了的）。理由：它两千年没变。

而这个理由，恰恰是这本书自己教会我们不要接受的那一种。"它一直就是这样"——这正是全书第一部分用来打倒独断论的那句口头禅。

最深的一层反讽在这里：康德证明了先验幻相不因识破而消失。而他自己那块磐石，是全书三十环里被识破得最早、最彻底、最众口一词的一块——黑格尔、叔本华、施特劳森、几乎每一个认真读过他的人都指出来了。指出来两百年了。而先验演绎照样是哲学系的必修课。

磐石被识破，大厦不动。这不是哲学的耻辱，这是先验幻相的定义。他自己写的。

接缝坐标：《纯粹理性批判》A79/B105 (Dieselbe Funktion) + B viii (geschlossen und vollendet) · 教学用分类表（介生态）→ 一切经验的形式条件（秩序态）→ "两千年没变"（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这是全书唯一一次，下一环的人自己指认了上一环。

"我坦率地承认：正是休谟的提醒，多年前第一次打断了我教条的睡梦。"（《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序言，转述）

而更精确的咬合，在那个蓝色的空档上。

休谟在 I.i.1 记下：那个人看见了一个 **blank**，并且能把它补上。然后批注：不值得注意。

康德的整部书，就是"值得注意"这四个字。

因为"看见一个空档"这件事，恰恰不可能由纯然被动的接收产生。要看见缺的那一格，你必须已经在处理一个序列——你得知道这些色块排成一条，知道相邻两格该隔多远，知道这一处隔得比别处宽。这些工作不在色块里，色块里只有色块。它们是接收者带来的。

休谟的空档，就是康德的先天形式。同一个东西，一个说"不值得注意"，一个用七百页写它。

而他继承的，是休谟没敢问的那件事的反面。休谟不问印象，因为印象是法庭。康德把印象送上了法庭——他问：接收本身有没有形式？答案是有。这一问是哲学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然后他在法庭旁边，盖了一间自己不查的档案室。

免检证第十次转手，而且这次的材质是全新的：善的相 → 矛盾律 → 比最内里还内里 → 直觉认识 → 清楚分明 → 我理解为 → 纯然被动 → notion → 印象的被给予 → 一张表格。

这是序列第一次把免检品做成表格。而这是一次真正的技术升级——因为没有人会去审表头。你会争论表格里填的对不对，你不会问这张表凭什么是十二行。斯宾诺莎已经摸到了这个门道（几何格式），康德把它做成了完整的建筑。

下留裂：他把磐石从世界搬进了主体，这一搬是不可逆的——后面十八环，没有一环能搬回去。

但他在主体里留了两样东西没交代，而它们立刻就成了下一环的入口：

第一样是物自体。它不可知，但它存在，而且它刺激我们的感官。一个不可知的东西怎么会有"存在"和"刺激"这两个范畴？范畴不是只对现象有效吗？雅可比一句话就点破了：没有物自体你进不了这个体系，有了物自体你待不下去。

第二样是那张表本身。康德说它是"从人类知性的本性里"来的。那么人类知性的本性是从哪儿来的？

下一环的人二十九岁，读到雅可比的诘难，决定把物自体整个删掉。删掉之后，那张表就没有别的来源了——它只能从"我"里长出来。而"我"从哪儿长出来？

他给出的答案是：我把我自己设定出来。而这件事的证据，只有他一个人看见过。

## 第3批·环13-15

本批引文分级说明：环14（黑格尔）的磐石句已核对 Gutenberg 德文本《精神现象学》。环13（费希特）与环15（叔本华）本次未取得原版德文，全式以转述出之、不加引号，凡关键处标注【待核】。正式行文前须补核 SUNY/Fichte-Gesamtausgabe 与 Schopenhauer 德文全集，补足原文与页码。宁可这两环暂时弱，不可让一句伪引进书。

### 13·费希特：观众只有自己的目击证词

【原典·磐石那一句】 【待核】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年，第一部分第一条原理。

他要找的是“一切人类知识的绝对第一的、无条件的原理”。而这条原理，他说，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定义——它只能被指出来。

指法如下。他不给你一个命题，他给你一道练习题：

思考你自己。然后注意你在做这件事时做了什么。

于是：你去思考“我”这个对象。而你立刻发现一件怪事——那个被你思考的“我”，和正在思考的那个“我”，是同一个。别的任何对象都不是这样：你思考桌子，桌子在那边，你在这边。只有在“我”这里，动作和产物是同一个东西。

他给这个东西起了个名字，而这个词是德语里造出来的一个矛盾：Tathandlung。

Tat 是“事实、业绩”（已完成的），Handlung 是“行动”（正在进行的）。Tatsache（事实）是一切哲学的起点——费希特说不，起点是 Tathandlung：一个既是行动又是行动之产物的东西。自我不是先存在、然后行动；自我的存在就是它设定自身这个行动。

这是德国观念论的点火装置。之后谢林、黑格尔的全部工程，都从这一点上引燃。

语法层【待核】。指纹在动词的语气上：他用的是祈使式——"思考你自己"。

整个序列里，这是唯一一块用命令句安放的磐石。

别的磐石都是陈述句：水是本原、我思故我在、凡我清楚分明知觉到的皆为真。**陈述句可以被否认。祈使句不能——你只能照做或不照做。**

而这一手的后果极大：**这块磐石的全部证据，是你做那道练习时看见的东西。**它不在书里，它在你的内省里。书只能把你带到练习的门口。

位置层。第一部分第一条。全书的第一句实质内容。之后的整个知识学——第二原理（自我设定非我）、第三原理（可分割的自我与可分割的非我相互限制）、以及从中演绎出的全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全部从这一个练习的结果上长出来。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待核】

他对独断论（他心里想的是斯宾诺莎）动的刀，是整个序列里**最奇特**的一把：**他不驳斥对手的命题，他诊断对手这个人。**

《知识学第一导论》里，他把哲学分成两条路：从物出发（独断论）和从我出发（观念论）。**这两条路都自治，都无法在理论上驳倒对方——因为争论的是起点，而起点之前没有共同的地面。**

那么怎么选？他的回答，是全书最惊人的一句话：

一个人选择哪一种哲学，取决于他是哪一种人。

因为哲学不是一件死家具，可以随便拿起放下；**它由拥有它的那个灵魂赋予生命。**一个天生软弱、或被精神的奴役所扭曲的性格，永远升不到观念论——因为观念论的起点是"我是自由的"，而这句话，只有已经体验过自由的人才够得着。

**这一刀之利，在于它是纯粹的发生学。**他不问斯宾诺莎的八个 *intelligo* 对不对——他问：一个什么样的人，会从"物"开始？ 答案是：一个还没有把自己提升到自由意识的人。

这是尼采的谱系学提前八十年出场，而且更狠——尼采还只是说道德判断背后有生命类型，费希特直接说：哲学立场的选择，由性格决定。

同一支笔。写下"选择哪种哲学取决于你是哪种人"，然后请你去做那道内省练习，并且相信你看见的和他看见的是同一个东西。

---

### 【接缝·显微】 【待核】

升格词：这一环没有升格词。这一环的接缝，是一句自白。

全书三十环里，只有这一环，作者自己把自己的 E 说出来了——说得比任何一个解构他的人都准。

一个人选择哪一种哲学，取决于他是哪一种人。

把这句话转过来对准说它的人，全书最尖锐的一秒钟就出现了：

那么，费希特选择知识学，取决于费希特是哪种人。

他说了。然后他当没说过。

这不是遗漏——遗漏是没看见。他看见了，写下来了，印出来了，然后走开了。

三态：- 介生态：一次私人的内省经验。一个二十九岁的人，读了雅可比对物自体的诘难，在自己心里做了一道练习，看见了一样东西。这是介生态最典型的样子：一次单人的、无法复现给他人看的、正在发生中的目击。- 秩序态：Tathandlung——一切人类知识的绝对第一的、无条件的原理。- 封顶："你自己去做那道练习"。

看清最后这一步的精妙。这是全书唯一一次，封顶的方式是把举证责任交给读者。

- 你说你没看见？那是你没做对练习。
- 你说你做了但看见的不一样？那说明你还没提升到自由意识——参见"选择哪种哲学取决于你是哪种人"。

这个装置是密封的。反对它的每一种方式，都被预先诊断成了反对者的人格缺陷。这是 ἀπαίδευσις 的德国观念论版本，而且升了级——亚里士多德说你没教养，费希特说你还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而最诚实的一点是：他说的可能是对的。那道练习也许真的能做出来。他也许真的看见了。

问题不在他看见没看见。问题在于：一个观众只有一个人的剧场，凭什么给全人类的知识发执照？

接缝坐标【待核】：《知识学基础》§1 · Tathandlung · 单人内省（介生态）→ 绝对第一原理（秩序态）→ "你自己去做那道练习"（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康德留下的**第一道裂缝**——物自体——钻进去，而且钻法是把它整个删掉。

雅可比那句诘难是致命的：没有物自体你进不了康德的体系（谁来刺激感官？），有了物自体你待不下去（不可知的东西怎么会"存在"、怎么会"刺激"？"存在"和"因果"不是只对现象有效的范畴吗？）。

费希特的解法极干脆：**删掉**。世界不是被一个不可知的 X 刺激出来的，世界是自我设定出来的——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物自体作废，体系自治。

这一刀砍得漂亮，代价是：那张十二格的表，现在无处可挂了。

康德还能说，表是"从人类知性的本性里"来的——那个"本性"是个既成事实，可以不问。费希特把既成事实全部删光了，所有东西都得从"我"里长出来。那么"我"从哪儿长出来？

这个问题没有外部答案。于是只剩一个办法：请每个人自己往里看。

免检证第十一次转手，材质又变了一次：善的相 → 矛盾律 → 比最内里还内里 → 直觉认识 → 清楚分明 → 我理解为 → 纯然被动 → notion → 印象的被给予 → 一张表格 → 一次目击。

这是免检品第一次退到"只有一个人能查看"的地方。前面十次，免检品至少是公开的——你可以去读那张表，可以去查那个定义，可以去试那个内省（休谟就试了）。

Tathandlung 不行：它的全部证据在做练习的那一刻，而那一刻只有你一个人在场。

下留裂：一个只有一个观众的剧场，撑不住一个体系。

而下一环的人和他共事过（在耶拿），读过他，然后做了一件极聪明的事：他不去质疑那道练习。他把那道练习拉长——拉成整部人类精神史。

你说自我设定自我？好。那我来写它是怎么一步一步设定的：从"这里、现在有这个东西"开始，一路走到绝对知识。走完了，你就不是一个人在看了——两千年的人类都在看。

下一环的刀，是把独角戏改成史诗。

---

## 14 · 黑格尔：把发生升为方法的人给历史印好了尾页

### 【原典·磐石那一句】

Das Wahre ist das Ganze. Das Ganze aber ist nur das durch seine Entwicklung sich vollendende Wesen. Es ist von dem Absoluten zu sagen, daß es wesentlich **Resultat**, daß es **erst am Ende** das ist, was es in Wahrheit ist; und hierin eben besteht seine Natur, Wirkliches, Subjekt, oder Sich-selbst-werden, zu sein. ——《精神现象学》序言

自译：真理是全体。而全体只是那个通过自身发展而完成自身的本质。关于绝对必须这样说：它本质上是**结果**，它**只有在终点**才是它真正之所是；而它的本性恰恰就在于此——是现实的、是主体、是自己成为自己。

字面层。这是全书思想最深的一块磐石，深到它把本书的方法整个装了进去。

他说的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在它的发生史之外被理解。你不能指着一颗橡实说"这就是橡树的真理"，也不能指着橡树说"橡实是假的"——真理是从橡实到橡树的整条路，包

括每一次它不得不否定自己的地方。绝对不是一个搁在起点的东西（那是谢林那个“一切牛都是黑的黑夜”），也不是一个搁在终点的东西——它就是那个走的过程本身。

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发现”的死刑。没有什么东西是现成地在那里等着被看见的；一切都是发生出来的，而它的真理就是它的发生。

这是本书的全部立场，1807 年就写完了。后面十六环全都是他的学生——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福柯，每一个都在用他的这句话打他。

语法层。指纹在两个词上，而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Resultat（结果）与 erst am Ende（只有在终点）。

看清楚：这不是发现语法。这是发生语法。他没有说“绝对就在那里”；他说的是“绝对是结果”。这是全书唯一一块用发生语法安放的磐石——而这正是它最难对付的地方。

因为你没法用“你这是一场发生”去打他。他会说：对，我说的就是这个。

位置层。这句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里。而序言，是全书最后写的——他 1806 年 10 月在耶拿写完正文（拿破仑的炮声就在城外），序言是之后补的。

换句话说：这句话是走完全程的人，回过头，写在门口的。

而这就是接缝的位置。erst am Ende——只有在终点。那么：

谁在终点？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精神现象学》全书，就是他挥刀那一句。这是全部三十环里，第八式最长的一环——因为那把刀有七百页。

这本书干的事，前无古人：他让每一种意识形态自己走上台，自己说出自己的主张，然后自己垮掉。

从最低的一格开始：感性确定性。它说：最真的东西就是“这个、这里、现在”——一切概念都是抽象，只有当下的这一个是在的。这是一切经验主义的初心，也是全书最谦逊的一格。

黑格尔不反驳它。他请它说话：好，请你说出你的"这个"。

于是它说：现在是夜晚。黑格尔说：把这句话写下来，收好，明天中午再看。

那张纸上写着"现在是夜晚"，而现在是中午。那个"现在"没有消失，它保存下来了——但它保存下来时，已经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现在了。它变成了"现在一般"——一个共相。感性确定性想说出的那个最具体的东西，一开口就变成了最抽象的东西。

它不是被驳倒的。它是自己走到自己的反面去的。

这个动作在书里重复了七百页：知觉、知性、自我意识、主奴、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苦恼意识、理性、观察的理性、精神、教化、启蒙、绝对自由与恐怖、道德、良心、宗教……每一格都被显形为一次有条件的发生：它从上一格的失败里出生，它有一个内在的矛盾，这个矛盾把它推向下一格。

这就是本书那台机器的完整图纸，而且是黑格尔画的。他甚至给"每一格都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件事起了个名字——规定的否定（bestimmte Negation）：否定不是空空地把东西划掉，否定总是有内容的，它把被否定者的尸体带进下一格。

他不是发生学的一个使用者。他是发生学的立法者。而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环最难写——本书三十环用的每一把刀，都是从这七百页里拿的。

同一支笔。用七百页证明了每一个自称抵达真理的形态都会自己垮掉，然后在最后一章，让那个走完全程的人抵达了绝对知识。

引文纪律说明：感性确定性一章（"现在是夜晚"的字条）及后续各章本次未逐词核对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序言"Das Wahre ist das Ganze"段已核。

---

### 【接缝·显微】

升格词：Ende（终点）。

这是全书最难抓的一个接缝，因为它不在一句话里，它在一本书的目录里。

《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标题是：绝对知识（Das absolute Wissen）。

看清这个结构：

- 全书证明：每一个自称抵达真理的意识形态，都会因为自己内部的矛盾而垮掉。这是全书唯一的、重复了七百页的定律。
- 全书的最后一章：一个抵达了的意识形态。

**那么它凭什么不垮？**

标准的回答是：因为它不再是一个片面的形态，它是全体；它不主张任何一个特殊的立场，它是全部立场的运动本身。这个回答很强，本环的辩护里会给足。

但接缝不在这里。接缝在**时间**上。

**erst am Ende**——只有在终点。而这本书是 1806 年在耶拿写完的。

于是**"终点"**这个词有了一个日期。

这不是一个不友善的推论——是他自己的体系逼出来的。如果真理只在终点，而且这本书讲完了到终点的全程，那么写这本书的人就站在**终点上**。他不能说"我只是走到了半路"，因为半路上的每一格都会垮，包括他这一格。**这本书的有效性，要求它的作者站在历史的最后一页。**

而他自己知道这一点。他在另一本书的序言里，把这件事写成了哲学史上最美的一句话：

**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才起飞。**

哲学总是来得太晚。它不能教世界该是什么样子，它只能在一个生活形态已经衰老之后，把它画成灰色的灰色。**这是全书最深的自我认识：哲学永远是事后的。**

**但接缝就在这里，而且是全书最锋利的一处：**

**他的书不是灰色的。他的书是尾页。**

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这句话承认了哲学是有条件的、事后的、被时代限定的。**这是一句完美的发生学自诊。**而一个承认自己永远事后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一次的黄昏是最后一个黄昏？**

**除非他已经先假定了：黄昏之后不再有白天。**

三态： - 介生态：一个极其强大的历史叙述装置。它能把任何一段思想史整理成一条有内在必然性的路——而且它整理出来的东西，往往真的是对的。这是介生态的最高形态：一件正在工作的、能不断长出新东西的工具。 - 秩序态：绝对知识。一个不再垮的形态。历史的最后一页。 - 封顶：erst am Ende。而封顶的材料，是全书最高级的一种——不是宣布自己免检，是宣布自己是终点。

看清这次封顶的技术含量。前面十三环，免检品都是空间性的：一个位置（ἐπέκεινα）、一个方向（interior）、一个层面（notion）、一张表格。黑格尔的免检品是时间性的：一个日期。

而时间性的免检，比空间性的结实得多。因为你可以走到一个位置旁边去查它；你没法走到终点之后去查终点。

接缝坐标：《精神现象学》序言（erst am Ende）+末章标题（绝对知识）·历史叙述装置（介生态）→历史的最后一页（秩序态）→"终点"（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把费希特那道只有一个观众的练习，改成了一部有两千年观众的史诗。

费希特的困难是：Tathandlung 的证据只在你自己的内省里，别人看不见。这撑不住一个体系，因为一个只有一个证人的法庭不是法庭。

黑格尔的解法是天才的：他把"我"拉长了。

自我设定自我——好。但这件事不是一个人在一个下午在书房里做的，这件事是人类花了两千五百年做的。感性确定性是它的第一步，绝对知识是它的最后一步。你不必去做那道练习了——那道练习就是历史，你正生活在它的第 N 步里。

这一手把证据从内省搬到了公共领域。从此，"我"的设定不再需要目击者，它有一份两千五百年的档案。

而他继承的，恰恰是费希特那个动作的结构：从一个东西的自我否定里，长出下一个东西。费希特的自我设定非我、黑格尔的规定的否定，是同一台引擎，一个装在书房里，一个装在历史上。

免检证第十二次转手：善的相 → 矛盾律 → 比最内里还内里 → 直觉认识 → 清楚分明 → 我理解为 → 纯然被动 → notion → 印象的被给予 → 一张表格 → 一次目击 → 一个日期。

下留裂：他给后面十六环留下了全书最大的一份遗产，而且这份遗产是一把刀。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它的发生史之外被理解"——这句话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去了。从此，一切磐石在被立起来的同一秒，就已经被判了刑。序列的后半段之所以越跑越快、磐石之所以一路后退到语言、建制、文本，全是因为这句话。

而他自己那块磐石，是这把刀的第一个靶子。

因为如果真理只在终点，而这个终点被一个人在 1806 年宣布了——那么下一批人只需要问一句：1806 年之后发生的事，算什么？

这个问题在他死后十年就来了，而且是从他自己的学生里来的。一个二十几岁的博士说：你把全部现实都吸收进了概念的自身运动，可是概念不吃饭。

下一环的刀，从"吃饭"插进去。

---

## 15 · 叔本华：怨恨者踏进了禁区

### 【原典 · 磐石那一句】 【待核】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篇开头。

第一篇讲完了：世界是我的表象。一切客体都在主体面前，被时间、空间、因果这些形式加工过——这一篇他老老实实承认是康德的，一个字不改。

然后他问了一个康德不许问的问题：那我呢？

我也是一个表象——我的身体在空间里、在时间里、被因果链推着。如果一切都只是表象，那么这一整台戏就是一场没有观众的皮影，一个"没有内容的梦"。

而他说：有一样东西，只有一样，我不是从外面看它的。

我的身体。

我举起手臂。作为表象，我看见一个动作，我看见肌肉收缩，我可以研究它的神经通路——这是从外面看。但同时，从里面，我知道那是我要举它。而**"我要举它"和"手臂举起来"不是两件事——不是先有意志、再有动作，那是因果关系。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两副面孔：一副从外面看，叫身体动作；一副从里面看，叫意志。**

这是全书唯一一次，有人报告说自己找到了一条从表象通往内部的通道。康德说物自体不可知，这里有一扇门，而且每个人身上都长着一扇。

而这就是全书最大的一次外推：**如果我的身体从里面看是意志——那么整个世界从里面看，也是意志。**石头落地、磁针指北、植物向光、动物觅食、人的欲求——同一件东西的不同级别的客体化。

语法层【待核】。指纹在这一步跳跃他自己给的定性上。

他自己说了：这是类比推理。

这是全书三十环里，作者对自己那一步跳跃**最诚实的一次定性**——比笛卡尔的 videor 还诚实，因为 videor 只是弱化语气，**"类比"是直接说出了推理的种类。**

然后他用这个类比当地基，盖了四卷书。

位置层【待核】。第二篇的开头。第一篇是康德的世界（表象），第二篇是他自己的世界（意志），第三篇（艺术）与第四篇（否定意志）全部立在第二篇上。**跳跃发生在全书的四分之一处，剩下的四分之三全是它的展开。**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待核】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附录：《康德哲学批判》。一百多页，专门用来拆康德。

而他拆到的地方，正是本书环 12 的接缝——他比黑格尔更早、更准地打到了那张表上。

他的诊断，是全书最好的一个诊断，而且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建筑术的对称癖。**

他说：康德手里真正有的只有一个范畴——因果性。剩下十一个，全是为了让那张表好看而填进去的。因为康德先定了**"必须是十二个，分四组，每组三个"**这个形状，然后开

始往格子里塞东西；塞不满的地方，就造一个（"无限判断"这种东西，学院逻辑里本来就是个凑数的）。

这一刀的技术含量，值得说清楚：他没有说那十二个范畴是错的。他说的是——它们是被那张表的形状逼出来的。

这是发生学的动作，而且用在了最难的地方：他显形了一个"先天形式表"的发生条件，而那个发生条件是审美的——对称好看。

同一支笔。用一百页证明了康德的十二格是被"对称好看"这个癖好逼出来的，然后把自己的整栋楼，架在一个自己承认是类比的推理上。

---

### 【接缝·显微】 【待核】

升格词：Analogie（类比）——而它是作者自己写的。

三态：- 介生态：一次类比推理。而且是作者亲手标注为类比的。这是介生态最好的形态之一——比休谟的蓝色阴影还好，因为休谟标注的是一个反例（例外），叔本华标注的是方法本身种类。他等于在自己的地基上贴了一张条子：此处为类比。- 秩序态：意志——世界的物自体。全部无机自然、有机自然、艺术、伦理、解脱，全从这里推。- 封顶："每个人身上都长着这扇门"。

看清这次封顶。它不像前面十四次那样把免检品挪到不可查的地方——恰恰相反，它把免检品放在了每个人身上。

- 你不信"世界是意志"？你自己举一下手臂。
- 你说这只是类比？你自己举一下手臂，然后告诉我，你是从外面观察到手臂在动的吗？

这是全书最民主的一次封顶。而它之所以是封顶，正因为它太好用了：它把举证责任交给了一个每个人都做得到、而且做完都会点头的动作。

问题在于那一步外推。从"我的身体从里面看是意志"到"世界从里面看是意志"——这一步没有第二次目击。我举我的手臂，我从里面知道；我举不起那块石头，我进不去它的里面。

而这正是费希特那个"观众只有一个人"的问题，换了个位置又回来了：费希特的剧场只有一个观众，观众看的是自己的思；叔本华的剧场也只有一个观众，观众看的是自己的身体。

唯一的区别是：叔本华在票根上写了"此为类比"，然后照样开演。

这是全书最像"诚实的偷运"的一环——如果这四个字讲得通的话。因为他没有藏。他把方法的种类写在了地基上。然后他证明了：写下来，不等于不用。

这才是规则一的真正力量：序列里没有骗子。骗子会藏。叔本华、休谟、笛卡尔、柏拉图——他们全都把那张条子贴在了地基上，然后照样在上面盖楼。因为楼必须盖。

接缝坐标【待核】：《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I §19 · Analogie · 作者自承的类比（介生态）→ 世界的物自体（秩序态）→ "你自己举一下手臂"（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康德留下的第一道裂缝——物自体——钻进去，而且钻法和费希特正好相反。

费希特的解法：删掉物自体。叔本华的解法：钻进去。

雅可比说，没有物自体进不去、有了物自体待不下去。叔本华说：你们两个都错了。物自体不是要从外面推出来的东西——它不用推，你身上就有一块。

这一手极漂亮，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不删康德、也不违反康德的解法。康德说：一切外部认识都经过表象的形式，所以够不着物自体。叔本华说：对。所以我不从外部认识它——我从内部是它。

而他继承的，是德国观念论那个共同的动作：往里找。费希特往里找到了Tathandlung，叔本华往里找到了意志。两条路都从奥古斯丁那块地皮上走——interior intimo meo，往里，再往里。只不过奥古斯丁在最里面找到了上帝，费希特找到了自由，叔本华找到了一头永不知足的野兽。

免检证第十三次转手：……一张表格 → 一次目击 → 一个日期 → 一次类比。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八十年后成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入口。

因为"世界的内核不是理性"这件事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去了。从此，"我为什么这样想"这个问题，可以到理性之外去找答案——找到冲动、找到身体、找到本能。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尼采的权力意志、二十世纪一切"理性只是表层"的学说，全部从这一环的裂缝里长出来。

而他自己那块磐石的裂缝，同样刺眼：如果理性只是意志的工具、是那头野兽用来找食的一盏灯——那么"世界是意志"这个判断，是哪盏灯照出来的？

一个证明了"一切认识都为意志服务"的人，他的这个认识为谁服务？

下一环的人二十几岁，在莱比锡的一家旧书店里翻到这本书，读得几天没睡。十几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而且是对着自己问的——他是三十环里唯一一个提前把自己的接缝指出来的人。

然后他也没停下。

## 第4批·环16-17

**本批引文分级说明：**环16（克尔凯郭尔）与环17（马克思）本次未取得原版丹麦文／德文，全式以转述出之、不加引号，关键处标注【待核】。正式行文前须补核 SKS（Sø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与 MEW／MEGA，补足原文与页码。环18-20已核。

### 16·克尔凯郭尔：戴一打面具的人宣布真理是主体性

【原典·磐石那一句】 【待核】

《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年。哥本哈根。

磐石是四个字：**主体性即真理**。

先按最强的读法读一遍，因为这句话被误读得比“存在即被知觉”还厉害。它**不是说**“你觉得是真的它就是真的”——那是相对主义，而克尔凯郭尔一生在反对的正是这种廉价货。

他说的是别的事，而且是一件极硬的事：**有一类真理，它的真假不在命题里，在持有它的方式里**。

他给出的定义是全书最精确的句子之一【待核】：**客观的不确定性，被最内在的激情的占有牢牢持守——这就是真理，是一个存在着的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真理**。

拆开看。**客观的不确定性**——这一项不能少。如果你能证明上帝存在，信仰就作废了，因为那时你不是在信，你是在承认一个事实，就像承认二加二等于四。**信仰的对象必须是客观上不确定的，否则那个动作就不叫信**。

于是他推出了那个让人无法安心的结论：**信仰不是“尽管不确定我还是信”，信仰是“正因为不确定，我才可能信”**。客观的不确定性不是信仰要克服的障碍——它是信仰的存在条件。

这是对黑格尔的正面攻击，而且打在最疼的地方。黑格尔把一切都吸收进了概念的运动，包括基督教（它在体系里是"绝对宗教"，是绝对精神的表象阶段）。克尔凯郭尔说：在你的体系里，没有一个位置留给"我"——留给那个明天早上必须决定信不信、必须为此赌上一生的这一个人。

语法层【待核】。指纹在系词上。"主体性是真理"——他用了最硬的判断句形式，来说一件关于"不可能有硬判断"的事。

这是全书最尖的一个语法反讽：一个用整本书论证"客观的东西够不着最重要的真理"的人，把这个论证的结论，写成了一个客观命题。

位置层——而这才是本环的要害。

这本书署名 Johannes Climacus。

不是克尔凯郭尔。Johannes Climacus——一个虚构的人，一个自称不是基督徒、只是对基督教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幽默作家。"主体性即真理"这五个字，不是克尔凯郭尔说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人说的。

而克尔凯郭尔在同一本书的末尾，附了一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声明》【待核】：他在其中承认，那一批假名著作（《非此即彼》《恐惧与颤栗》《哲学片断》《焦虑的概念》等等）的作者是它；然后他要求读者，不要把那些书里的任何一句话，算在他头上。

磐石立在一份声明上，而声明的全部内容是：立磐石的人不是我。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待核】

他对黑格尔体系的解剖，是十九世纪最狠的一次，而且他用的不是论证，是一个画面。

那个体系哲学家，盖了一座宏伟的宫殿——概念的宫殿，从存在到绝对精神，房间齐全，走廊相通。然后他自己住在旁边的一间狗窝里。他从狗窝里走出来，指着宫殿说：这是我的家。

这一刀砍的是什么？砍的是"体系的作者不在体系里"。

黑格尔的体系要说明一切——自然、历史、艺术、宗教、哲学。但它说明不了一件事：这个体系是一个叫黑格尔的人，在耶拿、在纽伦堡、在柏林，用了二十年写出来的；这个人吃饭、睡觉、怕死、有一个私生子。体系里有"绝对精神"的位置，没有"黑格尔"的位置。

而这就是发生学的动作，只不过克尔凯郭尔用它去打一个发生学家。他不问体系对不对——他问：写体系的那个人，在哪儿？

他还有一刀，更冷【待核】：体系是完成了的——但它有一个小缺陷：它还没有完成，因为它的作者还活着。一个还在存在着的人，不可能写完一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体系；他要写完，就得先死。

这一刀直接砍在本书环 14 的接缝上——erst am Ende（只有在终点）。克尔凯郭尔的回答是：终点这个词，对一个还活着的人没有意义。

同一支笔。问了"写体系的那个人在哪儿"，然后自己戴着一打面具写了十年。

---

### 【接缝·显微】 【待核】

升格词：假名。

这是全书最奇特的一次封顶，因为它是唯一一次，封顶装置是一个人。

三态：- 介生态：一次沟通策略，而且是极高明的一次。他的理由完全站得住，而且他写出来了：关于"如何存在"的真理，不能像讲课那样直接讲——因为你一旦直接讲，听的人就把它当成一条知识收下了，而收下一条知识，恰恰是不去做那件事的最好方式。所以必须间接沟通：造一个人物，让他活给你看，把你逼到自己去决定。这是介生态最漂亮的形态之一：一件为了解决一个真困难而造出来的、还在试用中的工具。- 秩序态："主体性即真理"——一个存在着的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真理。- 封顶："那不是我说的。"

看清这个装置的密封性。

- 你要反驳"主体性即真理"？Climacus 会告诉你他不是基督徒，他只是个幽默作家，他的话不必当真。

- 你要问克尔凯郭尔本人怎么想？他有一份声明：请不要把假名书里的话算在我头上。
- 你要说这是个逃避？他会说：这正是间接沟通的要义——你必须自己决定，我不能替你决定，所以我必须退场。

每一条追问的路上，都站着一个不是他的人。

而这就是那个不安的地方：间接沟通的理由是真的。 他说得对——关于"如何活"的东西，直接讲出来就死了。这是全书最难反驳的一个封顶，因为它的理由不是护身符，是洞见。

但洞见不构成豁免。问题始终是那一个：一套让作者永远不在场的装置，凭什么给"最高真理"发执照？

他自己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写在那句话里了，只是他没有把它读回来：客观的不确定性。而假名制度，正是一台制造客观不确定性的机器——它让"这句话是谁说的"这件事，永久地保持不确定。

于是磐石获得了它自己所要求的那个条件——靠一个制度。

接缝坐标【待核】：《最后附言》· 假名 (Johannes Climacus) +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声明》· 间接沟通策略（介生态）→ 最高真理（秩序态）→ "那不是我说的"（封顶）

## 【传动】

上咬合：他从黑格尔那个日期上插进去。

上一环的封顶是时间性的：erst am Ende——只有在终点，而终点被一个人在 1806 年宣布了。克尔凯郭尔的一刀，是把"终点"这个词还给死亡：只要你还活着，你就在半路上；一个还在存在的人谈"终点"，是在谈一件他没资格谈的事。你没法走到终点之后去查终点——除非你死了；而死了的人不写书。

这一刀是全书对黑格尔最有效的一击，因为它不反驳体系的任何内容，它只问作者的呼吸。

免检证第十四次转手：……一张表格 → 一次目击 → 一个日期 → 一次类比 → 一个假名。

这是免检品第一次不是一样东西、不是一个位置、不是一个时刻，而是一个虚构的人格。

下留裂：他把"存在着的个人"从体系里救了出来，这一救是不可逆的——二十世纪整个存在主义都是这一环的后代。

但他留下的裂缝极大：如果最高真理必须以客观不确定为条件，那么任何两个人的最高真理都无法互相检验。亚伯拉罕举刀的那一刻，从外面看和一个杀人犯没有区别——克尔凯郭尔自己在《恐惧与颤栗》里把这一点说得比谁都清楚，而且他没有解决它，他把它称为"信仰的悖论"。

"从外面无法分辨"这道裂缝，八十年后有人从里面推开，走了进去，而且是在一座被占领的城市里。（见环 24）

---

## 17 · 马克思：给一切发证的人自留免检

【原典·磐石那一句】 【待核】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 年。

那一段是十九世纪被引用最多的一段德文，而它的结论只有一句：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字面层。先给足它。这不是"经济决定一切"这种教科书口号。他的完整装置是这样的：人在生产自己的生活时，进入一些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竖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

而最狠的一句在后面：当人们在评判一个变革的时代时，不能以那个时代关于自己的意识为根据——正如你不能根据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来判断这个人。

这是发生学的宪法：一个时代关于自己说的话，是这个时代的症状，不是它的证词。

语法层【待核】。指纹在动词 **bestimmt**（决定）上。这是全书最硬的一个动词——比"影响"硬，比"制约"硬。它是单向的，它不留余地。

而这个动词后来把它的作者也吃掉了。

位置层。这段话在一篇序言里，而且是一篇自传性的序言——他在里面讲自己怎么从莱茵报的编辑工作、怎么从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一步步走到这个结论。

换句话说：这段宣布"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文字，被镶嵌在一段"我的意识是怎么形成的"的自述里。

他在同一页上，既立了法，又交代的自己的路径。而他并没有把那条法用在这段路径上。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待核】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这是全书最漂亮的一次显形，没有之一。因为他显形的不是一个哲学家的观念，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一个动作。

一张桌子。作为木头，它没什么神秘。可一旦它作为商品出场，它就变成了一个可感而又超感的东西——它用头站立，从木头脑袋里生出一些比自己跳舞还奇怪的怪念头。

秘密在哪儿？在这里：人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了劳动产品自身的物的性质。

看清这个动作。你和我交换东西。这是一个社会关系——两个人的劳动在互相比较、互相换算。但这个关系不以"你和我"的形式出现，它以"这件东西值二十块"的形式出现。于是"值多少"看起来像是那件东西自己的属性，像它的重量、它的颜色一样。

社会关系，穿上了物的外衣。而穿衣服的过程，穿的人看不见。

这是发生学的极致：他显形了一个必然的、每天都在发生的、所有人共同参与而没有任何人察觉的发生过程。而且他给出了它的 E（商品生产的社会形式）和 D（私人劳动 → 交换 → 比较 → 换算 → 关系凝固为物的属性 → 读回对象）。

而且他明确说了：这不是错觉，不是无知。就算你读了《资本论》，明白了价值是社会关系——你到商店里，价签照样看起来像是那件商品的属性。因为那件衣服不是穿在你脑子里的，是穿在社会形式上的。

这句话，和康德说“先验幻相不因识破而消失”是同一句话。隔了八十年，同一个洞见的两个版本。

同一支笔。证明了“人们关于自己的意识不能作为判断的根据”，然后在同一篇序言里，用自己关于自己的意识，讲了自己的思想史。

---

### 【接缝·显微】【待核】

升格词：bestimmt（决定）。

三态：- 介生态：一条极其有力的解释假设。它对绝大多数意识形态成立，而且它开出了一整门学问（知识社会学、意识形态批判、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化研究）。作为工具，它可能是十九世纪最有生产力的一件。- 秩序态：一条无例外的定律。一切意识，无一幸免。- 封顶：无例外性本身。

而这就是接缝：一条声称无例外的定律，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它自己算不算例外？

两条路，都是死路：

路一：它不是例外。那么“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命题，本身也由社会存在决定——它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特定阶级处境的产物。那它凭什么是真的？它只是又一个症状。

路二：它是例外。那么就有一种意识不由社会存在决定——而这恰恰是这条定律否认的东西。定律用一个反例给自己开了张证。

这不是一个刻薄的挑刺，这是这条定律逼出来的。而后来一整代人为它挣扎了几十年。

最诚实的一次挣扎来自曼海姆。他在 1929 年正面接住了这个问题——他把它叫做知识社会学的自反悖论——然后给出了一个答案：存在一个阶层，它相对地不被阶级利益绑定，因为它从各个阶级招募人、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他管这叫"自由飘浮的知识分子"。

这是免检证的经典颁发，而且是全书最露骨的一次：为了让一条"人人都戴着眼镜"的定律成立，必须存在一群不戴眼镜的人；而颁发这张证的人，正好属于那群人。

而《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那个著名的比喻，把整个困难压成了一个画面【待核】：在一切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都像在照相机的暗箱里一样是倒立的。

那么，暗箱里的相机，怎么知道自己是正的？

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而这个问题，正是他自己那把刀的最锋利处指向他自己时的样子。

接缝坐标【待核】：《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bestimmt · 解释假设（介生态）→ 无例外定律（秩序态）→ 无例外性（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黑格尔的尾页上插进去，而且插法是把整栋楼倒过来。

上一环（14）的裂缝是：概念的自身运动吸收了全部现实，而它在 1806 年抵达了终点。马克思的一刀极短——概念不吃饭。

他自己说过这个动作【待核】：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翻过来，才能在神秘的外壳中发现合理的内核。

注意这个动作的形状：不是拆掉，是翻转。他保留了黑格尔的全部引擎——矛盾、否定、历史的必然性、每一个形态从上一个的失败里出生——他只是把发动机从"精神"换成了"生产方式"。

这就是序列最典型的一次运转：不是反驳，是把前人的机器接过来，换一个燃料箱。

免检证第十五次转手：……一次目击 → 一个日期 → 一次类比 → 一个假名 → 一条无例外的定律。

这是免检品第一次以"普遍性"本身为材质。前面十四次，免检品都还是某个具体的东西（一块石头、一条标准、一张表、一个人格）。这一次的免检品是一条定律的"无例外"——而无例外的东西没有外部，没有外部就没有可以站着查它的地方。

下留裂：他给二十世纪留下了一把最好用的刀，和一个最难的问题。

刀是：一切意识形式都可以被追溯到它的社会条件。这把刀之后被所有人拿去用——用在艺术上、法律上、科学上、性别上、种族上。

问题是：拿刀的手，谁来查？

而下一环的人，会给出全书唯一一个诚实的答案。他会说：这也只是解释——那好，那更好。

然后他也没停下。

## 第4批·环18–20

### 18·尼采：锤子被称作最科学的假设

#### 【原典·磐石那一句】

这是全书最出人意料的一段原文。因为人人都会引它的结论，而几乎没有人读它的动词。

[...] genug, man muss **die Hypothese wagen**, ob nicht überall, wo "Wirkungen" anerkannt werden, Wille auf Wille wirkt [...] — **Gesetzt endlich, dass es gelänge**, unser gesamtes Triebleben als die Ausgestaltung und Verzweigung Einer Grundform des Willens zu erklären — nämlich des Willens zur Macht [...]; **gesetzt, dass** man alle organischen Funktionen auf diesen Willen zur Macht zurückführen **könnte** und in ihm auch die Lösung des Problems der Zeugung und Ernährung — es ist Ein Problem — **fände, so hätte man** damit sich das Recht verschafft, alle wirkende Kraft eindeutig zu bestimmen als: Wille zur Macht. Die Welt von innen gesehen, die Welt auf ihren "intelligiblen Charakter" hin bestimmt und bezeichnet — **sie wäre** eben "Wille zur Macht" und nichts ausserdem.  
——《善恶的彼岸》§ 36

自译：……总之，**必须冒险提出这个假设**：是不是凡承认有"作用"的地方，都是意志在对意志起作用……——**最后，假定能够成功地**把我们的全部冲动生活解释为意志的一个基本形式的展开与分支——即权力意志……；**假定人们能够**把一切有机功能都还原到这个权力意志上，并且在它里面**找到**生殖与营养问题的解答——这是同一个问题——，**那么人们就会**由此为自己取得了权利，把一切起作用的力明确地规定为：权力意志。从内部看的世界、按其"理知性格"被规定和标示的世界——**它就会是**"权力意志"，此外无他。

语法层——这一次先讲语法，因为语法就是全部。

数一数这一整段的动词：

die Hypothese wagen（冒险提出假设）· Gesetzt, dass（假定）· gesetzt, dass（假定）· gelänge · könnte · fände · hätte · wäre

后五个全部是第二虚拟式（Konjunktiv II）——德语里表示反事实、假设、未实现的那个语气。

换句话说：整个 § 36，从头到尾，是一个巨大的条件句。

哲学史上被引用得最凶的那句话——"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此外无他"——它的原文是 sie wäre。虚拟式。"它就会是"。

这块磐石在原文里根本不是一块磐石。它是一个假设的结论，而且作者把假设的每一环都标了出来：先说"必须冒险提出这个假设"，然后连下两个"假定"，然后用五个虚拟式把结论挂起来。

这是全书三十环里，磐石宣言写得最谦逊的一次——比笛卡尔的 videor 更谦逊，因为 videor 只是弱化了语气，尼采是把整个推理的假设性写进了每一个动词的词尾。

位置层。§ 36 在《善恶的彼岸》第二章"自由的精神"里。它不是全书的地基，它是一段思想实验。

而正因如此，这一环的接缝不在这里。这一环的接缝，在两页之前，和一行之后。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论道德的谱系》，1887 年。这是发生学作为一门技艺的成年礼。

他给这个动作起了名字：Genealogie——谱系学。而他在序言里说得极清楚：我们要问的不是"善的价值是什么"，而是"善这个价值判断，在什么条件下被发明出来？"不是真假，是出身。

而第一论文里那一刀，是全书刀法的顶点【待核】：

没有闪电背后的"闪光者"。"闪电闪了一下"——这句话把同一个事件说了两遍：先造出一个闪电，再让它闪。语法逼着你在每个动作背后放一个动作者，于是从"有强力发

生"你造出了"有一个强者", 接着——**这是最狠的一步**——你就可以要求那个强者"本可以不强", 于是他有罪, 于是弱者的隐忍变成了美德。

整套道德的诞生, 被追溯到一条语法规则。

这一刀和他打笛卡尔用的是同一把("我思"是主谓结构的迷信), 而它比笛卡尔那一刀更狠, 因为它显形的不是一个哲学家的一个命题, 是**全欧洲两千年的道德感**: 奴隶道德的 E (无力者的处境、僧侣阶层的建制利益、怨恨的心理经济)、它的 D (无力 → 怨恨 → 想象的复仇 → 价值的重估 → 把无力包装成选择 → 把选择包装成美德 → 遗忘这条路径)。

本书三十环用的每一个动作——查条件、挖路径、显形语法、追溯建制利益——在这本书里全部到齐。他是这门技艺的立法者之一。

同一支笔。用整本《谱系》证明了一切价值判断都有出身, 然后在《善恶的彼岸》

§ 23, 宣布自己是第一个。

引文纪律说明: 《论道德的谱系》第一论文 § 13 及序言各段本次未核对德文原版(本次仅取得英译本), 按纪律以转述出之, 不加引号。《善恶的彼岸》§ 22、§ 23、§ 36 已核(Gutenberg 德文本)。

## 【接缝·显微】

这是全书最精彩的一处接缝, 而且它只有一行之隔。

先看 § 22 的结尾。这一节他在拆"自然规律"——他说物理学家们说的"自然的合规律性"不是文本, 是解释, 是你们把民主本能读进了自然。然后, 全书三十环里唯一的一句话出现了:

Gesetzt, dass auch dies nur Interpretation ist — und ihr werdet eifrig genug sein, dies einzuwenden? — **nun, um so besser.** — 《善恶的彼岸》§ 22

自译: 假定这也只是解释——而你们会足够热心地这样反驳吧? ——**那好, 那更好。**

读三遍。

这是三十环里唯一一个提前指出自己接缝的人。他不但指出来了，他还替反对者把话说完了（“你们会足够热心地这样反驳吧”），然后他说：**那更好**。

前十七环没有一个人做到这一点。柏拉图给了工序图但没指认；笛卡尔写下了 *statuere* 但没读回来；休谟目击了反例然后说不值得；费希特说出了自己的 E 然后当没说。尼采是唯一一个，把刀转过来，对准自己，然后点头的人。

如果序列有出口，出口应该在这里。

没有。而证据在下一行。

翻过 § 22, § 23 的第一句：

Die gesamte Psychologie ist bisher an moralischen Vorurtheilen und Befürchtungen hängen geblieben: sie hat sich nicht in die Tiefe gewagt. Dieselbe als Morphologie und Entwicklungslehre des Willens zur Macht zufassen, **wie ich sie fasse — daran hat noch Niemand in seinen Gedanken selbst gestreift** [...] ——《善恶的彼岸》§ 23

自译：全部心理学至今都挂在道德偏见与恐惧上：它不敢深入。把它把握为权力意志的形态学与发展学说——**像我所把握的那样**——还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思想里，哪怕擦过一下。

一节之隔。

§ 22 末：假定这也只是解释——那更好。 § 23 首：还没有一个人，哪怕在思想里擦过一下我所把握的这个东西。

升格词：**um so besser**（那更好）。

看清这一手，它是全书最精巧的：

**"那更好"**是一个价值判断。

他用它来处置"这也只是解释"这个认识论难题。而那个判断的意思是：**如果一切都是解释，那么我的解释就不必和别人的解释比谁更真——它只需要比谁更强、更深、更有生命力。**尺子从"真"换成了"好"。

而"更好"这把尺，是谁的？

这就是这一环的全部：**尼采没有偷运权力意志——他把权力意志标了虚拟式，标了"假设"，标了"只是解释"。**他偷运的是那把尺。

《谱系》里那把尺有名字：**上升的生命 / 衰退的生命。强健 / 病弱。丰盈 / 贫乏。**他用它评判了两千年的道德，评判了苏格拉底（丑陋、平民、辩证法是弱者的报复）、评判了基督教、评判了康德、评判了瓦格纳。

这把尺从未被谱系过。那个对每一条价值判断都问"你从哪儿来"的人，从没对"生命的上升与衰退"这条判断问过一次。

三态：- 介生态：一个被作者亲手标注为"解释"的解释。这是全书三十环里介生态标注得最完整的一次——虚拟式、两个"假定"、"必须冒险提出假设"、"假定这也只是解释"。没有一环比它更诚实。- 秩序态：一个立场。不是"权力意志为真"（他没这么说），而是——**我的解释比你们的更好，而且还没有人哪怕擦过一次。**- 封顶：um so besser。一个价值判断，用来关掉一个认识论问题。

这是序列在十九世纪末的最高技术：当你的磐石守不住"真"这个位置时，把它挪到"好"这个位置上去——因为"好"不需要证据，"好"只需要一把尺，而只是你自己带的。

而最后一层，是本环最沉的一层：**他说的可能全对。**也许真的一切都是解释；也许他的解释真的更深。但"更深"这个词，正是他一生要求别人交出出身证明的那一类词。

接缝坐标：《善恶的彼岸》§ 22 末（um so besser）→ § 23 首（noch Niemand）· 自承的解释（介生态）→ 一个立场（秩序态）→ 价值判断（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马克思那道**自反悖论**旁边走过，而且他看见了它。

上一环的困难是：一条声称"一切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定律，自己算不算例外？马克思没答，曼海姆用"自由飘浮的知识分子"发了张免检证。

尼采的答法完全不同，而且高明得多：他不发证。他说"对，我也是一个解释"。

这一手让他跳出了马克思的死路——他不需要一个不戴眼镜的人来担保，因为他根本不主张自己摘掉了眼镜。

代价是：他必须换一把尺。一旦放弃了"真"，就必须有别的东西来分高下——否则一切解释平等，而一切解释平等就等于他自己的解释也不值一提，而这他绝不接受的（§ 23 那一句就是证据）。

于是他从叔本华那里拿了那把尺。上一环的意志是一头永不知足、必须被否定的野兽（叔本华的结论是禁欲、是解脱）；尼采把同一头野兽的价值符号反了过来——不是要否定它，是要肯定它；不是意志越弱越好，是生命越上升越好。

这就是序列最典型的一次运转：机器全盘接收，价值符号取反。马克思对黑格尔做过一次（精神换成生产方式），尼采对叔本华做了一次（否定换成肯定）。

免检证第十六次转手：……一个日期 → 一次类比 → 一个假名 → 一条无例外的定律 → 一把尺。

这是免检品第一次从"是什么"跑到了"好不好"。而这一跑是不可逆的：从此，磐石可以不再声称自己为真——它只需要声称自己更强、更深、更健康、更解放。二十世纪的一大半哲学都住在这一步之后。

下留裂：他把这一环的裂缝写在了《谱系》第三论文的末尾，而且写得比任何解构他的人都好【待核】：连我们这些求知者，我们这些今天的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我们的火也还是从那把千年古老的火种上点着的——那把柏拉图的信仰之火，那个相信上帝就是真理、真理是神圣的信仰。

他知道自己是从哪个火种上点着的。他写下来了。

然后下一环的人，会在一个完全无关的领域，把这句话变成一场直播。

## 19 · 弗雷格：磐石当场开裂的实录

本环是全书唯一的物证，因此给以最长的原典解读。前十八环，“磐石有裂缝”这句话都是我说的——我从原文里找出接缝，指给读者看。这一环不是。这一环里，指出裂缝的是作者本人，时间是磐石开裂之前九年；而裂缝裂开的那一刻，也是作者本人印在自己书里的。这是哲学史上唯一一次，一块磐石的整个生命周期——安放、标注、开裂、作者的反应——全部有第一手书面记录。

### 【原典·磐石那一句】

磐石那一句，是作者用手指着自己地基上那块石头说的。

《算术基本规律》第一卷，1893 年，序言第 VII 页：

Ein Streit kann hierbei, soviel ich sehe, nur um mein Grundgesetz der Werthverläufe (V) entbrennen, das von den Logikern vielleicht noch nicht eigens ausgesprochen ist, obwohl man danach denkt, z. B. wenn man von Begriffsumfängen redet. Ich halte es für rein logisch. Jedenfalls ist hiermit die Stelle bezeichnet, wo die Entscheidung fallen muss. — 《算术基本规律》第一卷序言，S. VII

自译：据我所见，这里可能引发争论的，只有我的值域基本定律（V）——这条定律，逻辑学家们也许还没有专门把它说出来，尽管人们是这样思考的，例如当人们谈论概念外延的时候。我认为它是纯逻辑的。无论如何，这里就标出了那个必须做出决断的地方。

字面层。先说清这块石头是什么。弗雷格要干的事，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雄心的工程之一：把全部算术，从纯逻辑推出来。数不是心理表象，不是从数石子来的经验概括——数是逻辑对象。而要把数造成对象，他需要一座桥：从概念（“是地球的卫星”）过到对象（那个概念的外延，即那些东西的集合）。基本定律 V 就是那座桥：两个概念的值域相等，当且仅当这两个概念对每个自变元取相同的值。

没有这座桥，数就不是对象，整个工程当场停工。

语法层——而这才是这一环独一无二的地方。

Ich halte es für rein logisch. 我认为它是纯逻辑的。

halte ... für——我认为。不是"它是" (es ist) , 不是"显然" (offenbar) , 不是"必然" (notwendig) 。是"我认为"。

这是三十环里最诚实的一句磐石宣言，没有之一。

而下一句更惊人：

Jedenfalls ist hiermit die Stelle bezeichnet, wo die Entscheidung fallen muss. 无论如何，这里就标出了那个必须做出决断的地方。

bezeichnet——被标出。die Stelle——那个地点。die Entscheidung fallen muss——决断必须落下。

他在自己的地基上，用手指着一块石头，说：如果这栋楼要出事，就出在这儿。

位置层。这句话在序言第 VII 页——全书的门口。之后是两卷、几百页的概念文字推演，一步一步，全部立在这块石头上。

磐石被安放的同一页，它的裂缝被标注了。同一页。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算术基础》，1884 年。这本书是心理主义的死刑判决书。

当时的通说是：数是心理的东西——是我们心里的表象，是把一堆东西并在一起时心里产生的那个东西。密尔说数是经验概括，胡塞尔的第一本书也还在这条路上。

弗雷格问了一个把整栋楼推倒的问题：如果数 2 是我心里的表象，那么就有你的 2 和我的 2，有无数个 2。那"二加二等于四"是关于谁的心里的？北冰洋里有多少个数 2？

而他给出了那条铁律【待核】：必须始终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严格分开。

这是发生学的动作，而且是反着用的——这是本书最值得慢看的一点。

前十八环的显形都是这个形状："你以为你发现了它，其实是你造了它"。弗雷格做的是相反的动作："你以为它是你心里造的，其实不是"。

但这两个动作是同一个动作：都是问"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都是拒绝接受现成的说法。弗雷格追问"数是从哪来的"，追得比谁都紧——紧到他不肯接受"从心里来"这个廉价答案，也不肯接受"从数石子来"这个廉价答案。他的严格，正是发生学的严格。

而他追出来的答案是：数是从逻辑来的。于是他必须造一座桥。于是有了基本定律 V。于是他在序言第 VII 页，把手指放在了那座桥上。

同一支笔。把心理主义显形为一个混淆，然后在自己的地基上标出唯一那块他"认为"是纯逻辑的石头。

引文纪律说明：《算术基础》导论三原则本次未核对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  
《算术基本规律》第一卷序言 S. VII 与第二卷后记 S. 253 已核。

### 【接缝·显微】

1902 年 6 月 16 日。一封信从英国寄到耶拿。写信的人三十岁，用德文写，因为收信人是德国人。

信里先是恭维，说自己在一切主要问题上都完全同意，特别是在把一切心理学要素逐出逻辑这一点上。然后：

**Nur in einem Punkt ist mir eine Schwierigkeit begegnet.**（只有在一点上，我遇到了一个困难。）

那个困难是：考虑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概念的集合。这个集合属于自己吗？如果属于，那它不属于；如果不属于，那它属于。

从基本定律 V 里，可以推出矛盾。

当时，《算术基本规律》第二卷正在付印。

弗雷格来不及改书了。他做了一件事：在书的末尾加了一个后记。

Einem wissenschaftlichen Schriftsteller kann kaum etwas Unerwünschteres begegnen, als dass ihm nach Vollendung einer Arbeit eine der Grundlagen seines Baues erschüttert wird. In diese Lage wurde ich durch einen Brief des Herrn Bertrand Russell versetzt, als der Druck dieses Bandes sich seinem Ende näherte. Es handelt sich um mein Grundgesetz (V). Ich habe mir nie verhehlt, dass es nicht so einleuchtend ist, wie die andern, und wie es eigentlich von einem logischen Gesetze verlangt werden muss. Und so habe ich denn auch im Vorworte zum ersten Bande S. VII auf diese Schwäche hingewiesen. Ich hätte gerne auf diese Grundlage verzichtet, wenn ich irgendeinen Ersatz dafür gekannt hätte. Und noch jetzt sehe ich nicht ein, wie die Arithmetik wissenschaftlich begründet werden könne, wie die Zahlen als logische Gegenstände gefasst und in die Betrachtung eingeführt werden können, wenn es nicht — bedingungsweise wenigstens — erlaubt ist, von einem Begriffe zu seinem Umfange überzugehn. — 《算术基本规律》第二卷后记, S. 253

自译：对一个科学著作者来说，几乎没有比这更不受欢迎的事了：在一部作品完成之后，他大厦的一块基石被动摇。我被罗素先生的一封信置于这种境地，而当时这一卷的付印已近尾声。事情关系到我的基本定律（V）。我从未对自己隐瞒过：它不像其他几条那样自明，也不像一条逻辑定律本该被要求的那样自明。因此我在第一卷序言第 VII 页上，也曾指出过这个弱点。如果我知道有任何替代品，我很乐意放弃这条基础。而且直到现在，我也看不出算术如何能被科学地奠基，看不出数如何能被把握为逻辑对象、被引入考察——如果不允许——至少有条件地允许——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它的外延的话。

这段话必须逐句读，因为它是本书的道德中心。

第一句：Einem wissenschaftlichen Schriftsteller kann kaum etwas Unerwünschteres begegnen——“几乎没有比这更不受欢迎的事”。Unerwünschteres。不受欢迎。一个人的毕生工程在付印前一刻塌了，他用的词是“不受欢迎”。这是十九世纪德国教授的克制，也是全书最重的一次轻描淡写。

第二句：他把肇事者的名字写出来了。Herrn Bertrand Russell。加了敬称。

第三句——这是全书唯一的一句，值得刻在这本书的扉页上：

Ich habe mir nie verhehlt, dass es nicht so einleuchtend ist, wie die andern.  
我从未对自己隐瞒过：它不像其他几条那样自明。

verhehlt——隐瞒。他用的是这个词。"我从未对自己隐瞒过。"

而前十八环，每一个人都对自己隐瞒了。

不是因为他们不诚实——是因为隐瞒不是一个动作，隐瞒是一个位置。苏格拉底不查神谕，因为神谕是光源；休谟不查印象，因为印象是标尺；康德不查那张表，因为那张表是尺子的刻度。人用光看东西，不看光。

弗雷格看了。

第四句：Und so habe ich denn auch im Vorworte zum ersten Bande S. VII auf diese Schwäche hingewiesen.——"因此我在第一卷序言第 VII 页上，也曾指出过这个弱点。"

他回引了自己九年前的那一页。

九年前他写：这里就标出了那个必须做出决断的地方。九年后决断落下了。落在他标的那个点上。

这是哲学史上唯一一次：一个人标出了自己磐石的裂缝，说"如果要出事就出在这儿"，然后事就出在那儿——而且他还活着，还把这个过程印进了自己的书。

升格词：halte ... für（我认为）。而它是全书唯一一个"没有完成升格"的升格词。

三态——而这一环的三态，是全书唯一一份完整的、有作者签名的病历：

- 介生态：一条作者自己认为不够自明的定律。他写了：Ich halte es für rein logisch——我认为它是纯逻辑的。他写了：它不像其他几条那样自明。他从未把它写成秩序态。他从头到尾把它留在介生态。
- 秩序态：……没有。
- 封顶：……没有。

这是三十环里唯一一环，第九式无货可查。

那么这一环凭什么进这本书？

因为它证明了一件比"抓住一次偷运"重要得多的事：

它证明了：不封顶，楼照样得盖。

弗雷格没有偷运。他把工作假设标注为工作假设，把弱点写在序言的第 VII 页上，指给所有人看。然后他照样在上面盖了两卷书。因为——这就是那段后记的最后一句，也是本书最沉的一句——

Und noch jetzt sehe ich nicht ein, wie die Arithmetik wissenschaftlich begründet werden könne [...] wenn es nicht — bedingungsweise wenigstens — erlaubt ist, von einem Begriffe zu seinem Umfange überzugehen. 而且直到现在，我也看不出算术如何能被科学地奠基……如果不允许——至少有条件地允许——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它的外延的话。

注意那个插入语：bedingungsweise wenigstens——至少有条件地。

磐石已经碎了。他站在废墟上，第一件事是把那块碎石捡起来，问：能不能有条件地留一点？

不是因为他不肯认输。是因为没有它就没有路。

这就是本书全部三十环的答案，而它由唯一一个没有偷运的人给出：偷运不是道德缺陷，偷运是"必须动工"这个处境的产物。弗雷格是唯一一个证明了这一点的人——因为他做了那个诚实的版本，然后我们看见：诚实的版本，也得在同一个地方放一块石头。区别只在于，他在石头上贴了条子。

而那张条子，没能让楼不塌。它只是让我们在楼塌的时候，知道是哪块石头。

这，就是这本书能指望的全部。

接缝坐标：《算术基本规律》第一卷序言 S. VII (Ich halte es für rein logisch / hiermit ist die Stelle bezeichnet) → 第二卷后记 S. 253 (Ich habe mir nie verhehlt) · 自承不够自明的定律 (介生态) → 无升格 → 无封顶 · 全书唯一一份有作者签名的完整病历

## 【传动】

上咬合：他和尼采站在同一个位置上，做了同一件事的两个版本，而且他们互不相识。

尼采：Gesetzt, dass auch dies nur Interpretation ist — nun, um so besser.  
(假定这也只是解释——那更好。) 弗雷格：Ich halte es für rein logisch.  
Jedenfalls ist hiermit die Stelle bezeichnet, wo die Entscheidung fallen muss.  
(我认为它是纯逻辑的。无论如何，这里就标出了那个必须做出决断的地方。)

两个人都指着自己的地基说：这里有问题。

尼采说完，下一节就宣布"还没有人哪怕擦过一下"。弗雷格说完，九年后决断落下，他把它印进了书里。

区别不在诚实——两个人都诚实。区别在于：弗雷格的领域会给出回答。

这是本环最深的一层，值得说透。尼采的领域不会有一封 1902 年 6 月 16 日的信。没有人能给"权力意志"寄一个反例，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反驳的东西——它是一个解释，而解释只能被别的解释盖过去。尼采的接缝永远不会"裂开"，它只会被后人讨论。

弗雷格的接缝裂开了，用了九年，一封信，三行推导。

这不是尼采不如弗雷格。这是两种对象的差别，而这个差别是本书第十二章的全部内容：凡对象会自我建模处，封顶只能逼近而不抵达。算术不读关于算术的理论，算术不会因为你说了它什么而改变自己——所以算术能给回答。哲学读关于哲学的理论，哲学会因为你说了它什么而改变自己——所以哲学永远不能被自我封顶，也永远收不到那封信。

弗雷格收到了那封信。这是他的荣耀，也是他领域的荣耀。

免检证在这一环没有转手——这是全书唯一一次断链。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是二十世纪整个数学基础的战场。

而收到他这块碎石的人，正是那个寄信的人。罗素接下来会用十年时间，造一套装置来堵住这个洞。而他造出来的那件东西，他自己说不自明。

下一环的人，会把补丁追认为骨架——而且他会把这件事写在书里。

## 20 · 胡塞尔：机器手伸进了自己的车间

### 【原典·磐石那一句】

Doch genug der verkehrten Theorien. Am Prinzip aller Prinzipien: daß jede **originär gebende Anschauung** eine **Rechtsquelle der Erkenntnis** sei, daß alles, was sich uns in der "Intuition" originär, (sozusagen in seiner leibhaften Wirklichkeit) darbietet, **einfach hinzunehmen sei**, als was es sich gibt, aber auch nur in den Schranken, in denen es sich da gibt, **kann uns 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 irre machen**. Sehen wir doch ein, daß eine jede ihre Wahrheit selbst wieder nur aus den originären Gegebenheiten schöpfen könnte. ——《纯粹现象学通论》（《观念》第一卷）§ 24（Hua III/1, 51）

自译：颠倒的理论已经说够了。在一切原则之原则上——即：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一个**法权来源**；一切在"直观"中原初地（可以说是以其切身的现实性）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应当**直截了当地予以接受**，就按它自身给出的那样，但也只在它在那里给出自身的界限之内——**在这一原则上，没有任何可以设想的理论能使我们发生动摇**。因为我们要看到：任何理论的真理性，自身也只能从原初的给予性中汲取。

字面层。先给足。这是现象学的开工令，而且它极其有力。他说的是：**别再从理论出发了**。两千年来哲学的病就是这个——先有一套关于"什么能算数"的理论（经验论说只有感觉算数，理性论说只有清楚分明算数），然后拿这套理论去裁剪现象，凡不合的一律判为幻觉。**胡塞尔说：反过来。先看给出来的是什么，怎么给出来的，然后按它给出的样子、在它给出的界限内，接受它。**

**这一手是真正的解放**。它一举把价值、意义、他人、时间、想象、回忆——所有被前两百年的认识论判为"不算数"的东西——请回了哲学。二十世纪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全部从这一句里出来。

语法层。指纹有三个，而且每一个都在最关键的位置上。

第一：Rechtsquelle。法权来源。

这是一个法律词。Rechtsquelle 是法学术语——法的渊源，即一条规范的效力从哪儿来（成文法、习惯法、判例）。他还在别处写过：直接的"看"**ist die letzte Rechtsquelle aller vernünftigen Behauptungen**——是一切合理断言的最终法权来源（Ideen I, 36）。

**letzte Rechtsquelle——终审法院。**

他用法律的语法给认识发牌照，而牌照的签发人是他自己。

**第二：Prinzip aller Prinzipien。一切原则之原则。**

这句话本身是一个原则。那么按它自己的要求：它是由哪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给出来的？

它不是。**它是被规定的。** § 24 的第一句是 "Doch genug der verkehrten Theorien"——颠倒的理论说够了。**这是一个宣布，不是一个描述。**

**第三——而这是全书三十环里最赤裸的一次封顶宣言：**

**kann uns 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 irre machen。没有任何可以设想的理论能使我们发生动摇。**

读一遍。不是"没有哪个现有的理论能动摇它"。是——**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没有任何可以设想的理论。**

这是封顶的定义，写成了一句话：**预先宣布一切可能的反对无效。**

而它给的理由，是笛卡尔循环的现象学版本：Sehen wir doch ein, daß eine jede ihre Wahrheit selbst wieder nur aus den originären Gegebenheiten schöpfen könnte——因为任何理论的真理性的，自身也只能从原初的给予性中汲取。

**用原初给予，来担保原初给予的地位。**

**位置层。§ 24。《观念》第一卷的第二章末尾——现象学的方法刚刚立起来，之后整本书、以及之后二十五年的全部工作，都从这里出发。**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36 年。这是发生学在二十世纪的最高成就之一，而且它是一个七十七岁的犹太老人在被纳粹剥夺了教职之后写的。

第 9 节，伽利略。而他给伽利略的那个称号，是本书能引用的最精确的一个词【待核】：

发现的天才，同时是掩盖的天才。

他显形的东西是这样的：伽利略把自然数学化了——他说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的。这一步是近代科学的全部开端。

但它做了一件没人注意的事：它把一件外衣，当成了衣服底下的身体。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有颜色、有温度、有远近、有厚薄、有可怕和可爱的世界——被替换成了一个数学的流形。而这个替换发生之后，被替换掉的那个世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它成了"主观的"、"次要的"、"有待还原的"。理念的外衣（Ideenkleid）盖在生活世界上，让我们把方法当成了真实的存在。

而胡塞尔发明了追回它的工具，而且他给这个工具起了名字：Rückfrage——回问。

回问就是本书的第二式。你拿到一个现成的、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东西（比如"自然是数学的"），你不问它对不对，你问：它是在哪一步、经过什么、被谁、为了解决什么，造出来的？你沿着它的沉积层往回走，一层一层，一直走到它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那一天。

而"发生"这个词在哲学里的建制化，就是他做的——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发生现象学）、Sedimentierung（沉积）、Stiftung（原创建）。本书第一章那句"不问它是不是真的，而问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技术名称是胡塞尔造的。

同一支笔。发明了 Rückfrage，然后在 § 24 写下 kann uns 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 irre machen。

引文纪律说明：《危机》§ 9 各段本次未核对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观念》I § 24 已核（Hua III/1, 51, 多来源一致）。

## 【接缝·显微】

升格词：originär（原初给予的）。

看清这个词的家谱——它是本书追踪了六百年的那同一个词的第五副面孔：

| 环      | 词                  | 语言 | 说的是   | 干的是 |
|--------|--------------------|----|-------|-----|
| 6 奥卡姆  | intuitiva          | 拉丁 | 无中介的  | 免检  |
| 7 笛卡尔  | clare et distincte | 拉丁 | 清楚分明的 | 免检  |
| 9 洛克   | merely passive     | 英  | 纯然被动的 | 免检  |
| 20 胡塞尔 | originär gebende   | 德  | 原初给予的 | 免检  |
| 24 萨特  | préreflexif        | 法  | 前反思的  | 免检  |

同一个动作，六百年，五种语言：把"没有中间环节"，说成"没有发生过程"。

而胡塞尔这一副是其中最精致的，因为他给它配了法律语法（Rechtsquelle）和一句封顶宣言（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

三态： - 介生态：一条方法上的自律。而且它极好——"别拿理论去裁剪现象，先看给出来的是什么"。这是介生态最健康的形态：一个工作纪律，一件用来防止自己犯前人错误的工具。它本来完全站得住。 - 秩序态：Prinzip aller Prinzipien——一切原则之原则。认识的最终法权来源。 - 封顶：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 irremachen。而封顶的理由是循环的：任何理论都只能从原初给予中汲取真理性。

而这一环的反讽，是全书最大的一个：

发明了 Rückfrage 的人，从不 Rückfrage 那条原则本身。

他能把伽利略的数学化，一层一层剥回到 1600 年前后的欧洲；他能把整个欧洲科学的自明性，显形为一次有日期、有动机、有代价的替换。他手里那把回问的刀，是三十环里最锋利的一把之一。

而"原初给予的直观是法权来源"这一条，从未被回问过一次。

它有没有 E? 当然有——它是一个数学家出身、被弗雷格那一刀打断了心理主义道路、在世纪之交的德国、面对着历史主义和心理主义两面夹击的人，为了给哲学找一块不会再被人拆掉的地基，造出来的。它有日期，有处境，有对手，有代价。

它有没有 D? 当然有——从《算术哲学》到《逻辑研究》到《观念》，那条路走了二十年，每一步都可考。

而这块地基上写着：没有任何可以设想的理论能使我们动摇。

他自己后来动摇了。这是本环最该给足的一点：《危机》里那个 Rückfrage，最终指向的是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是历史的、是沉积的、是被给予的却又是被造出来的。一个九年后就要死的人，在自己的最后一本书里，把刀转向了那个曾经被宣布为"没有任何理论能动摇"的地方。他没有走完，他死了。

这是三十环里最接近"自己解构自己"的一次。他伸进了自己的车间。他没能关掉那台机器，但他伸进去了。

接缝坐标：《观念》I § 24 (Hua III/1, 51) · originär / 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 · 方法自律（介生态）→ 一切原则之原则（秩序态）→ "没有任何可设想的理论"（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这是全书唯一一次，上一环的人给下一环的人寄了一封信——而且是同一封刀。

弗雷格 1894 年写了一篇书评，评的是胡塞尔的第一本书《算术哲学》。那篇书评极其严厉：你说数是心理的东西——那么就有你的数和我的数，就有无数个 2。

这一刀砍断了胡塞尔的第一条路。而胡塞尔接住了：《逻辑研究》第一卷（1900）整本就是反心理主义的，写得比弗雷格还彻底。上一环那把"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严格分开"的刀，在这一环里换了个人握着。

而这就是这一环全部困难的来源。心理主义被砍掉之后，逻辑和数学的客观性没地方放了：不能放在心里（那是心理主义），不能放在物里（那是自然主义），弗雷格把它放在了一个"第三王国"里——而那个王国，弗雷格的地基（定律 V）在 1902 年碎了。

胡塞尔的解法是：放在"被给予"里。不是放在心里，是放在给予的方式里——不是我造了它，是它以某种方式向我给出自身，而我的任务只是描述这个给出。

这是全书最精妙的一次搬迁：他把磐石从"对象"和"主体"之间，搬到了"给予"这个动作上。而这个位置的妙处在于：它既不是主观的（我没有造它），也不是客观的（它不是一个在那儿的东西）——它是一个动作，而动作没有地址。

免检证第十七次转手：……一个假名 → 一条无例外的定律 → 一把尺 → 一次给予。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是他自己的助手推开的。

因为 § 24 那条原则有一个致命的余地，就在那个介词里：originär gebende——原初给予的。给予是一个动词。而动词要求一个施动者：谁在给？

胡塞尔的答案是：先验自我。而这个答案，让他的整栋楼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变成了一座只有一个人住的宫殿。

下一环的人是他的助手，接了他的教席，在他的书上写批注。他会问一个问题：在"给予"发生之前，那个接受给予的东西，得先在那儿——而"在那儿"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会用这个问题，写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本哲学书；并且在书的第 6 节，给我们这门手艺起了名字。

他管它叫 Destruktion。

## 第 5 批 · 环 21-25

**本批版权分级：**环 22（维特根斯坦，德文原文 2021 入公有）为 A 级，可充分引。环 21 罗素（2040）、23 海德格尔（2046）、24 萨特（2050）、25 蒯因，原文仍在版权期——**单句以内短引 + 精确出处，主体用转述。转述里放论证密度，引文里放坐标。**凡本次未核对原版者标注【待核】。

### 21 · 罗素：补丁被迫认为骨架

【原典 · 磐石那一句】 【待核 · B级】

这一环的磐石有一个特点，全书独一份：它的作者一辈子说它不是磐石。

那块石头叫**还原公理**（axiom of reducibility）。

先说清它是干什么的。罗素 1902 年寄出那封信之后，欠下了一笔债：他炸掉了弗雷格的地基，那他自己得盖一个。于是有了**类型论**——把一切分成层级，一个集合只能由比它低一层的东西构成，“所有不属于自己的集合”这句话在语法上就说不出来了，悖论从根上被禁掉。

**代价是：数学垮了一半。**因为数学里到处是“对一切性质而言……”这种话（比如实数的上确界定义：“一切上界中最小的那个”），而在类型论里，这句话说的性质和它所量化的性质不在同一层——**你没法把它们放在一起用。**

**于是需要一块补丁：还原公理。**它说：任何一个高阶的性质，都有一个和它等价的最低阶性质。有了它，层级的伤害被抵消，数学又能走路了。

**语法层——而这才是本环的要害。**

罗素自己对这块石头的定性，是全书三十环里**最不留情面的【待核】**：他说这条公理并不自明；他说它的辩护是**纯粹实用的**——它导出我们想要的结果，而且不导出别的；他说这显然不是那种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公理。

没有一个人这样说过自己的地基。笛卡尔写 *videor*（似乎），弗雷格写 *halte für*（我认为）——罗素写的是“这不是那种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公理”，然后照样把它写进了《数学原理》。

位置层。《数学原理》三大卷，1910-1913。而这块石头的位置，比它的措辞更说明问题：它不在第一页，它在需要它的地方。它不是从哪儿推出来的，也不是被论证的——它是在推不下去的时候，被放进去的。

这就是“补丁”的技术定义：一块因为工程停工而被塞进地基的石头。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待核·B级】

那封 1902 年 6 月 16 日的信，已经在上一环里出现过了——那是全书最短的一把刀，三行推导，砍断了一个人的毕生工程。

而在自己的领域里，他还挥过一把同样漂亮的：**摹状词理论**（1905）。

对手是迈农。迈农的困难是这样的：“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头”这句话有意义；有意义的句子必须有所指；所以“当今的法国国王”必须指着某个东西；而法国没有国王——**所以必须有一个“存在着但不实存”的对象**。于是迈农的宇宙里挤满了金山、圆的方、当今法国国王。

罗素的一刀不是说“没有这种东西”——那是抬杠。他做的是发生学的动作：他问，这个荒谬的结论是怎么被逼出来的？

答案：被语法逼出来的。因为“当今的法国国王”看起来像个名字（像“苏格拉底”），所以人们以为它必须指着谁。而它不是名字，它是一个伪装成名字的描述。一分析，它就散了：“有且只有一个  $x$ ， $x$  当今是法国国王，且  $x$  是秃的”——这句话完全有意义，而且完全为假，不需要任何一个鬼魂来当它的指称。

“表面语法骗了我们”——这个动作和尼采拆“我思”用的是同一把刀（因为有“思考”这个动词，就以为有一个思考者；因为有“当今法国国王”这个词组，就以为有一个当今法国国王）。而罗素把它做成了一门可计算的技术。

同一支笔。证明了“语法会逼你造出你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为了让工程走下去，造了一条自己说不自明的公理。

---

## 【接缝·显微】 【待核·B级】

升格词：没有升格词——这一环的升格不在词上，在时间上。

三态：- 介生态：一块公开的补丁。而且作者亲手挂了牌子：不自明、纯实用、不令人安心。这是介生态标注得第二完整的一次，仅次于弗雷格。- 秩序态：《数学原理》三卷的地基。之后所有的推导，包括"1+1=2"那个著名的第 379 页，全部依赖它。- 封顶：这里没有封顶。这里是别的东西——追认。

看清这次和前二十环的区别。

前二十环的动作是：作者把介生态说成秩序态。这一环的动作是：作者始终说它是介生态，而使用者把它当秩序态用。

罗素没有偷运。偷运的是《数学原理》这栋楼本身。

一块被公开标注为"临时"的石头，一旦上面盖了三千页，它就不再是临时的了——不是因为有人宣布它是永久的，是因为拆掉它的代价变成了拆掉三千页。时间替作者完成了那次升格。作者甚至可以一直诚实地说"这只是个补丁"——楼照样把它变成了骨架。

这就是"补丁被迫认为骨架"的机制，而它是本书三十环里最现代的一种：

当代的一切都靠这个机制运转。一段"先这么写、以后再改"的代码，跑了十年，成了系统的核心，谁也不敢碰；一条"暂行"的规定，执行了二十年，成了制度；一个"权宜"的指标，考核了十五年，成了目的。没有人升格它，是使用把它升格的。

而罗素的诚实，恰恰是这台机器最好的润滑剂。因为他公开挂了牌子，所有人都知道那是补丁，于是所有人都心安理得地在上边盖楼——牌子成了免责声明，而免责声明不阻止施工。

对照弗雷格，这一层才看得清楚：弗雷格标注了裂缝，九年后楼塌了，他把塌的过程印进书里。罗素标注了裂缝，一百年后楼没塌，因为没有人再去看那块牌子。

接缝坐标【待核】：《数学原理》·还原公理·公开标注的补丁（介生态）→ 三卷的地基（秩序态）→ 无封顶，靠使用追认

---

## 【传动】

上咬合：这是全书咬得最硬的一次——上一环的人把地基交出来，下一环的人是拆它的这个人。

弗雷格 1903 年在废墟上写：**bedingungsweise wenigstens**——至少有条件地，能不能允许从概念过渡到外延？

罗素的类型论，就是那个"有条件地"的第一份技术方案。他把弗雷格那句绝望的请求，翻译成了一套层级制度：可以过渡，但要分层。

而分层的代价，需要另一块石头来抵消。

于是免检证在这一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转手：它不是被偷运的，它是被工程逼出来的。罗素的处境和弗雷格是同一个处境（"没有它就没有路"），区别只是弗雷格的路走到头了，罗素的路还得走。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是一个学生在战壕里读出来的。

那个学生跟他学了两年，然后去打仗，在意大利前线的俘虏营里写完了一本七十几页的书。那本书要说的第一件事是：你们这些人（弗雷格、罗素）为逻辑造地基的整个事业，方向就是错的。

因为逻辑不是一门可以有地基的科学。逻辑是一切科学的条件——而条件没法被说出来，条件只能显示。

下一环的人，会用一本书证明这本书本身没有意义。

---

## 22·维特根斯坦：亲手拆自己的人留下了最后一块免检地

### 【原典·磐石那一句】

这一环有两块磐石，因为这个人活了两次。

前期，1921：

Der Satz kann die gesamte Wirklichkeit darstellen, aber er kann nicht das darstellen, was er mit der Wirklichkeit gemein haben muß, um sie darstellen zu können — **die logische Form**. ——《逻辑哲学论》4.12【待核逐词】

自译：命题能表现整个现实，但它不能表现它为了能表现现实而必须与现实共有的那个东西——**逻辑形式**。

字面层。这是全书最优雅的一块磐石，因为它是一块声明自己说不出的石头。

语言像一张画。画能画任何东西，但画不出它自己的画法。一张地图能标出全城，标不出“一厘米代表一百米”这件事——那个比例尺不在地图上，比例尺是地图之所以能是地图的条件。逻辑形式就是那个比例尺。

语法层。指纹在 **kann nicht ... darstellen**（不能表现）上。

这是全书唯一一块用“不可能”来安放的磐石。别的磐石都靠某种“可以”：可以直观（奥卡姆）、可以清楚分明地知觉（笛卡尔）、可以原初给予（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的磐石靠的是一个不可能：正因为它说不出来，所以它在。

而这是一个极难对付的语法——因为对一个说不出的东西，你没法要求它出示证据。

位置层。4.12。《逻辑哲学论》一共七个主命题，这是第四个的下位。而全书的最后一句是第七个主命题：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ß man schweigen. 自译：凡不可说的，必须对之沉默。

后期，1953：

同一个人，三十年后，把上面那一切全部拆了。而新的磐石，是这样一句话——全书三十环里最朴素的一句，也是最重的一句：

Habe ich die Begründungen erschöpft, so bin ich nun auf dem harten Felsen angelangt, und mein Spaten biegt sich zurück. Ich bin dann geneigt zu sagen: "So handle ich eben." ——《哲学研究》§ 217

自译：理由一旦被我用尽，我就到达了坚硬的岩石，我的锹卷了刃。这时我倾向于说："我就是这么做的。"

读这句话。然后想一想这本书的书名。

der harte Felsen——坚硬的岩石。

本书从第一页起追踪的那样东西，被这个人用德文写了下来，而且是他自己写的，而且他写的是自己的。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这个人是三十环里唯一一个，把刀砍进了自己前半生的人。而砍法是全书最彻底的。

《逻辑哲学论》的核心是**图像论**：命题是现实的图像，语言的本质是描述事态。整个语言有一个本质，就是逻辑形式。

《哲学研究》第一段就开始拆，而且是从奥古斯丁下手【待核】——他引《忏悔录》里那段学话的描述（大人指着东西说出词，孩子学会了那个词指什么），然后说：这幅图画给了我们语言本质的一个特定图像，即：语言中的词命名对象。

而这幅图画错了，错得极深，深到它不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它是一副我们戴着而看不见的眼镜。

他的拆法不是论证，是**举例子**——几百个例子。"板！""柱！"——建筑工地上的语言，那里没有"对象"被"命名"，只有喊和动作。下棋、讲笑话、问候、祈祷、算账、演戏、猜谜——他把这些排成一排，然后问：这些东西共有的那个本质是什么？

**答案：没有。**只有**家族相似**——像一个家族的成员，甲和乙像眼睛，乙和丙像下巴，甲和丙一点也不像，可他们确实是一家人。没有一条贯穿所有人的线，只有无数条重叠交叉的纤维。

这是发生学的动作，而且用在了最难的地方：他显形的不是一个理论，是一副眼镜。而他给出了那副眼镜的 E：语言给我们的智力施了魔法；一幅图画俘虏了我们，而我们出不去，因为它就在我们的语言里，语言似乎不断地把它对我们重复一遍【待核】。

同一支笔。拆掉了自己三十年前那本书的每一颗螺丝，然后在 § 217 写下"我就是这么做的"。

引文纪律说明：《逻辑哲学论》4.12、6.54、7 与《哲学研究》§ 1、§ 18、§ 66–67、§ 115 各段本次未核对原版德文（Wikisource／Gutenberg 均未取得），按纪律以转述出之，仅 § 217 一句已核（多来源一致，Wittgenstein 1984c: 350）。正式行文时须补核全部。

### 【接缝·显微】

这一环有两个接缝，而且第一个是他自己写下来的——这是三十环里唯一一次，接缝以主命题的形式出现在目录里。

接缝一：梯子。《逻辑哲学论》6.54【待核】：

我的命题以这样的方式起阐明作用：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这些命题、踩着它们、爬过它们之后，最终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他必须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扔掉。）

升格词：Leiter（梯子）。

而这个词，我们在第 2 环见过。

柏拉图《理想国》511b: ἐπιβάσεις τε καὶ ὀρμάς——踏脚石与跳板。踩上去，然后脚离开，那块石头不再需要为自己辩护。

维特根斯坦用了同一个装置，但他做了一件柏拉图没做的事：他把"扔掉"这个动作写进了书里。

柏拉图踩着假设上到 ἀνυπόθετον，然后下行（καταβαίνειν）——石头留在身后，无人再提。维特根斯坦踩着无意义的命题爬上去，然后扔掉梯子——而且他告诉你他扔了。

这是全书唯一一次，作者把 ἐπιβάσεις 那个动作，从工序变成了公告。

那么他成功了吗？拉姆齐 1929 年的一句话，是全书最短的一击【待核】：我们不能说的，我们就不能说，我们也不能用口哨吹它。

意思是：一个人不能一边宣布自己的命题无意义，一边指望这些无意义的命题成功地传达了某种意义。如果梯子真的无意义，你爬不上去；如果你爬上去了，梯子就不是无意义的。

接缝二：硬岩。而这才是本环真正的位置，因为前期那个接缝他自己拆掉了——《哲学研究》里没有梯子了。

那么后期的免检地在哪儿？在 § 217，那八个字里。

So handle ich eben. 我就是这么做的。

升格词：eben。

这个德语小词几乎译不出来。它是一个语气助词，意思接近"就是"、"正是这样"、"没别了的"——它的功能是关闭讨论。

三态：- 介生态：一个真观察，而且是全书最真的观察之一。理由确实会用尽。你教一个孩子"接着这样往下写"，他写了 1000、1004、1008、1012——你说不对；他说我按你说的做的呀。你怎么办？你可以再解释，再举例，再指——但总有一刻，你的锹会卷刃，你只能说：就是这么做的。这不是维特根斯坦的懒惰，这是规则遵循这件事的真实结构，而且他是第一个把它看清楚的人。- 秩序态：生活形式 (Lebensform)。理由链的终点不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基底：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而这个基底承担起了全书的全部重量——意义、规则、确定性、私人语言的不可能，全部立在它上面。- 封顶：der harte Felsen。

看清这块石头的材质，这是本环的全部。

它不是被宣布免检的。它是被描述为"锹到这儿就卷刃"的。

前二十一环的封顶，都还是某种主张——θέμις (神不许撒谎)、ἀπαιδευσία (你没教养)、几何格式、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 (没有可设想的理论)。主张可以被反驳。

维特根斯坦的封顶不是主张，是一份工具报告：我的锹卷刃了。

你没法反驳一把卷了刃的锹。

而这就是那个不安的地方，也是本书对这一环唯一的一句话：

"我的锹卷刃了"和"这里是岩石"，不是同一件事。

前者是关于锹的，后者是关于地的。从"我挖不动"到"这里挖不动"，中间有一步，而那一步他没有走——他直接从 *mein Spaten biegt sich zurück*（我的锹卷刃了），滑到了 *der harte Felsen*（坚硬的岩石）。

一个人的工具的极限，被读成了世界的地质结构。

而这个动作，正是这本书从第 1 环追到第 22 环的那同一个动作：苏格拉底把神谕读成不可查（οὐ θέμις）；休谟把自己的注意力预算读成反例的重要性（does not merit）；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锹读成地质。

他比谁都清楚这个危险——他一辈子在做的事就是显形"我们把语法读成了世界"。而他在这里，把工具读成了世界。

接缝坐标：《哲学研究》§ 217 · *eben / der harte Felsen* · 规则遵循的真观察（介生态）→ 生活形式（秩序态）→ "我的锹卷刃了"（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罗素那块公开的补丁上插进去，插法是把整个工地否掉。

罗素的处境是：为了给数学造地基，必须加一块自己说不自明的石头。维特根斯坦在战壕里想通的是：地基这件事本身是个误会。

因为逻辑不是一门关于什么的科学——逻辑是一切"关于"得以可能的条件。你没法给条件造条件。所以《数学原理》那三卷的方向，从第一页就错了：它试图把逻辑说出来，而逻辑只能显示。

而这就是全书最漂亮的一次搬迁——他把磐石从"可说"搬到了"不可说"。

免检证第十八次转手，而且这一次的材质是空前的：……一条无例外的定律 → 一把尺 → 一次给予 → 一片沉默。

你没法查一片沉默。

下留裂：而这个人自己回来，把这片沉默拆了——这是三十环里唯一一次，同一个人回来拆自己的免检地。

《哲学研究》里没有逻辑形式，没有梯子，没有那种沉默。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新的免检地，而且这一片更宽：生活形式。

从"逻辑形式说不出来"到"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磐石从语言的骨架，退到了语言的土壤。

这一退，是序列后半段的总方向。后面八环，磐石会一直退：退进建制（福柯）、退进共同体（库恩）、退进对话（罗蒂）、退进文本（德里达）。它们的祖型都是 § 217 那八个字：So handle ich eben——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下留裂的第二处：他把"哲学的病是语法造成的"这件事说死了，而且给出了治法——不是提出新理论，是描述（他自己说：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待核】。

而下一环的人，几乎在同一年，用一本比他厚十倍的书，做了完全相反的事：他不描述，他挖。他要挖到那个连"是"这个字都还没被说出来的地方。

而他挖的时候，给这门手艺起了个名字。

---

## 23 · 海德格尔：给解构命名的人没解构自己的采石场

【原典·磐石那一句】 【待核·B级】

这一环的磐石有一个古怪的形状：它是一个圆。

《存在与时间》§ 32，讲解释学循环。

困难是这样的：你要理解任何一样东西，都得先有一个"作为什么"的预先把握——你看见一个东西是作为锤子被看见的，而这要求你已经懂了什么叫工具、什么叫钉、什么叫做事。于是理解要求先行的理解。这是一个圆。

按传统逻辑，圆是恶性的：循环论证，出局。

而海德格尔的回答，是全书最精妙的一次翻转【待核】：关键不是从这个圆里出来，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到它里面去。

看清这一手。他没有否认循环。他没有说"我的不是循环"。他说：循环是理解的存在论结构本身，想跳出去的那个要求，才是误会——那个要求来自一个把理解当成"两个现成东西之间的关系"的图像，而那个图像本身就是要被拆的。

语法层【待核】。指纹在那个介词的转向上：不是 *heraus*（出来），是 *hinein*（进去）。

这是全书最优雅的一次封顶，因为它把"你在循环论证"这个致命指控，变成了一个入场券。

- 你说他循环？他说：对，而且你也在循环，只是你不知道。
- 你说要跳出来？他说：那个要求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残余。
- 你说这是狡辩？他说：那是因为你还站在那个要被拆掉的图像里。

密封。而且这个装置的所有理由都是真的——理解确实有前结构，这确实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洞见之一。

位置层。§ 32。《存在与时间》第一篇的正中央。而它的位置是本环的要害：它出现在此在分析已经开工之后。也就是说：当读者读到这里、开始怀疑"你这一整套是从哪儿来的"时，这一节就在这里等着他。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待核·B级】

《存在与时间》§ 6。而这一节的标题，就是这门手艺的名字：

Die Aufgabe einer Destruktion der Geschichte der Ontologie 解构存在论历史的任务

Destruktion。

这个词，是他造的。

而德里达的 *déconstruction*，是这个词的法文转写（他自己说过是在译 *Destruktion* 和 *Abbau*）。而从德里达那里，“解构”这个词进了英语、进了汉语、进了每一个大学的文学系。本书的书名里那两个字，出自这一节的标题。

而这一节干的事，就是本书干的事，一字不差。

他说：存在论有一个传统，而传统有一个特点——它把自己传下来的东西变得不言而喻，并且把它由之而来的那些源头封锁起来。我们用“实体”、“主体”、“本质”这些词，用得极其顺手，顺手到我们忘了它们是被造出来的、是从希腊人的某个特定经验里长出来的、而且在长出来的路上丢掉了东西。

所以必须松动这个传统——不是为了把它扔掉，是为了让那些被封锁的源头重新流出来。

而他做了一次示范，示范的对象正是本书的第 7 环：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把 *res cogitans*（思维实体）当成了不可怀疑的地基。海德格尔问：那个 *res*——“实体”——你审过吗？【待核】

答案是没有。笛卡尔把一切都送进了火场，唯独“实体”这个概念没进。而这个概念是从中世纪来的——*ens creatum*（被造物），是经院哲学处理“上帝造的东西”时的一套装置。笛卡尔烧掉了整座祖宅，把这件家具搬进了新居，连油漆都没刮。

这一刀和本书第 7 环那一刀，是同一刀（笛卡尔把奥古斯丁的光照论改装成了清楚分明的印章）——只是海德格尔早了八十年，而且他砍的是更深的一层：不是标准，是范畴。

同一支笔。1927 年发明了“解构存在论历史”这个任务，然后一辈子没有解构过自己的采石场。

---

### 【接缝·显微】 【待核·B级】

升格词：*ursprünglicher*（更原初的）。

这是全书最好用的一个比较级，而它的家谱要追到第 4 环——奥古斯丁的 *interior intimo meo*（比我最内里的还内里）。

同一个语法。同一个不可到达。

海德格尔的采石场在哪儿？在希腊语里。

他的整套装置——存在、真理、自然、逻各斯——全部靠一组词源学立着：

- ἀλήθεια（真理）→ 他译作 Unverborgenheit（无蔽），把否定前缀 ἀ- 读成"去除遮蔽"
- φύσις（自然）→ 他译作 Aufgehen（涌现）
- λόγος（逻各斯）→ 他读回 λέγειν（采集、置放）

而每一次，他给的理由都是同一个词：ursprünglicher——这是更原初的意思。

问题只有一句：凭什么？

而这一环有一件三十环里独一无二的东西：他被当场抓住过，而且抓他的人是位语言学家。

保罗·弗里德里希在 1954 年出版的《柏拉图》里，用语言学的证据指出：ἀλήθεια 在荷马那里，意思就是"实话"——是"不隐瞒"这个日常意义上的说真话，跟"存在的无蔽"没关系。那个 ἀ- 前缀在词源上确实存在，但从词源推出词义，是语言学的头号禁忌。海德格尔的"更原初"，是他自己读进去的。

而海德格尔的反应，是全书最值得研究的一次反应【待核】：

1964 年，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里，他收回了那个词源学。他承认：把 ἀλήθεια 当作真理来说，是不成立的；ἀλήθεια 作为无蔽，不是真理。

他收回了那块石头。

大厦没有动。

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个观察，因为它把"接缝"这件事的实质暴露了出来：

磐石被作者亲手拆掉，而那栋楼照样立着。

为什么？因为那个词源学从来不是那栋楼的地基——它是那栋楼的入场票。它的功能不是证明什么，是让你相信有一个"更原初"的地方，而他到过那里，你没到过。一旦你相信了这一点，票就可以撕掉了——你已经进来了。

三态：- 介生态：一组极有生产力的重读。而且它们真的有生产力——把 ἀλήθεια 读成"无蔽"，逼出了整个二十世纪对"真理"的重新提问；这是一件伟大的工具，哪怕它在语文学上站不住。- 秩序态：存在的天命。西方两千五百年是存在的遗忘史，而这个诊断的全部依据，是那组词源学。- 封顶：ursprünglicher。和奥古斯丁的比较级一模一样——一个用"比你能够到的更过去一点"定义的地方，在结构上不可能被到达，因而在结构上不可能被检查。

而最深的一层反讽，是他自己在 § 6 写下的那句话：传统把自己传下来的东西变得不言而喻，并且把它由之而来的那些源头封锁起来。

他做的正是这件事。他把希腊语变成了那个不言而喻的源头，并且把"希腊语本身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封锁了起来。

给这门手艺命名的人，没有对自己的采石场用过一次这门手艺。

接缝坐标【待核】：《存在与时间》§ 6 / § 32 · ursprünglicher · 有生产力的重读（介生态）→ 存在的天命（秩序态）→ 比较级（封顶）· 1964 年作者收回石头，大厦不动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胡塞尔那个动词上插进去。

上一环（20）的磐石是 originär gebende Anschauung——原初给予的直观。而"给予"是一个动词，动词要求一个施动者：谁在给？胡塞尔的答案是先验自我。

海德格尔问了一个更早的问题：在"给予"发生之前，那个接受给予的东西得先在那儿——而"在那儿"是什么意思？

这一问，把整个现象学从认识论翻成了存在论。意识不是一个先在的容器，等着东西被给进来；此在首先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它早就在忙、在用、在怕、在期待——"给予"是从这片忙碌里晚出来的一个特例。

这一刀极狠，而且是砍在自己老师身上的——他接了胡塞尔的教席，《存在与时间》题献给胡塞尔，而胡塞尔读完之后说：我们没有共同的东西了。

免检证第十九次转手：……一把尺 → 一次给予 → 一片沉默 → 一门语言。

这是免检品第一次是一整门自然语言。前面十八次的免检品，至少还是一个东西、一条规则、一个位置。海德格尔的免检品是希腊语——而一门语言没有边界，你没法站在它外面查它。

下留裂：他给二十世纪下半叶留下了整套工具——**Destruktion** 这个词、"传统封锁源头"这个诊断、"形而上学是一个有历史的东西"这个视角。

后面七环，每一环都是他的债户：福柯的知识型、德里达的解构、罗蒂对镜子隐喻的显形——全部是《存在与时间》§6的后代。

而他留下的裂缝，是那个比较级。

因为一旦"更原初"这个词被造出来，它就没有终点了：总能有人说，你的"更原初"还不够原初。而这正是下一批人会做的事——德里达会说：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意义"还是一个在场（présence），还得再往回一步；而再往回一步之后，还有一步。

"更原初"这个装置，一旦启动就停不下来。它是序列在二十世纪的永动机。

而下一环的人，二十七岁，读着《存在与时间》，在一座被德国人占领的城市里，写了一本七百页的书。他把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存在"翻译成了法语，然后加了一样海德格尔没有的东西：一个绝对自由的人。

而他写那本书的地点和年份，本身就是那本书最大的一条注释。

---

## 24 · 萨特：绝对自由是占领时期的地基

【原典·磐石那一句】 【待核·B级】

《存在与虚无》导论。磐石是一个带括号的短语，而那个括号是全书最有心机的一个标点：

la conscience (de) soi 对自我的意识——而"对" (de) 被打上了括号

字面层。他要处理的困难是真的，而且很硬：意识必须知道自己，否则它就是无意识的。 但如果"意识知道自己"是一个认识关系——主体认识客体——那就要无穷后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萨特的解法：那个"对"（de）是语法的错觉。 意识对自己的觉知，不是一个关系，不是我把自己当对象来看；它是意识的存在方式本身。 我在数烟盒里的烟时，我的意识全部在烟上，没有一个"我"在旁边看着我数——但如果你问我在干什么，我立刻能答"我在数烟"。 那个知道一直在，它只是不以对象的方式在。

他管这个叫前反思的我思（le cogito préréflexif），而它是不可怀疑的绝对。

语法层。préréflexif——前反思的。

看这个词的家谱表——它是本书追踪了六百年的那同一件东西的最后一副面孔：

| 环      | 词                  | 语言 | 年份     |
|--------|--------------------|----|--------|
| 6 奥卡姆  | intuitiva          | 拉丁 | 约 1320 |
| 7 笛卡尔  | clare et distincte | 拉丁 | 1641   |
| 9 洛克   | merely passive     | 英  | 1689   |
| 20 胡塞尔 | originär gebende   | 德  | 1913   |
| 24 萨特  | préréflexif        | 法  | 1943   |

六百二十年，五种语言，同一个动作：把"没有中间环节"，说成"没有发生过程"。

而萨特这一副，是这个动作的完成形态——因为他不但说它没有中间环节，他还用一个括号把那个中间环节从语法里删掉了。

位置层。导论。书还没开始。之后七百页——自欺、他人、身体、注视、绝对自由、责任——全部立在这个括号上。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待核·B级】

《存在与虚无》第一卷第二章：自欺 (la mauvaise foi)。而这是二十世纪最锋利的一章。

那个咖啡馆侍者。他的动作太快了一点，太准了一点。他向客人俯身的姿势有点过分殷勤，他手里的托盘保持着一种冒失的平衡，是那种走钢丝的平衡。他在演一个咖啡馆侍者。

萨特的一刀不是嘲笑他。是这个：他为什么要演？

因为如果他不演，他就得面对一件事——他不是一个咖啡馆侍者。没有人是一个咖啡馆侍者，就像一块墨水瓶是一块墨水瓶那样。他随时可以不去、可以砸了托盘、可以走出去。而这个自由太重了，于是他把自己变成一个物：我是侍者，我就是干这个的，这是我的本分。

自欺不是撒谎。撒谎是骗别人，你自己知道真相。自欺是骗自己，而这在逻辑上不可能——除非那个骗人的和被骗的是同一个意识。而它确实每天都在发生。

这一刀之利，在于它是纯粹的发生学，而且用在了"真诚"上面：那个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的人，正在做的恰恰是自欺——他把自己造成一个现成的东西，好让自己不必再选。

而他还有一刀更冷【待核】：反犹分子不是"有偏见的人"，反犹主义是一次选择——是一个人对自己处境的回应，是他选择用石头一样的坚硬来对抗自己的自由。

同一支笔。用一整章证明了"人把自己造成一个现成的东西是为了逃避自由"，然后在导论里，把自由造成了一个现成的东西。

---

## 【接缝·显微】 【待核·B级】

升格词：absolue（绝对的）。

这一环的接缝，全书独一份——因为它的显形者是作者本人，而且他没有停在指认上，他重写了。

先看接缝。磐石是：人是绝对自由的。不是"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是**绝对**——你被扔进战争里，那是你的战争；连你的出生你都得负责，因为你可以自杀而你**没有**。没有任何借口。

而 E 就写在书的版权页上：

《存在与虚无》，1943 年，巴黎。

德军占领第三年。

一本宣布"人是绝对自由的"的七百页大书，写于一座被占领的城市，作者刚从战俘营回来。

而这**不是**我的诛心之论——因为他自己在 1944 年说了，而且说得比任何解构他的人都狠【待核】：

我们从来没有比在德国占领期间更自由过。

这一句是全书三十环里最赤裸的一份 E 的口供。他自己知道那块磐石是从哪儿长出来的：当每一个动作都可能要命，当说一句话就是选边，当没有任何制度、任何身份、任何习惯能替你**做决定**——自由就不再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每天早上睁眼时的事实。

占领把"绝对自由"变成了一种日常经验。而萨特把一种日常经验，写成了一条存在论结构。

三态：- 介生态：一次极端处境下的真实经验。而且它是真的——那四年里，人确实赤裸地站在自己的选择面前。这是介生态最强的形态：一个从生活里长出来的、滚烫的、正在发生的洞见。- 秩序态：人的存在论结构。一切人，一切时候，绝对自由，无一例外。- 封顶：absolue。"绝对"这个词把一切条件都删掉了——而它删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自己的产地。

而这一环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作者自己回来了，而且拆得比谁都彻底。

1960 年，《辩证理性批判》。那个说"人是绝对自由的"的人，用几百页写了**稀缺**（rareté）——因为东西不够，人才互相成为敌人；写了**实践惰性**（le pratico-inerte）——我们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固定我们，我的劳动凝固成物，物再把我组织起来。他把"处境"这个词，从注脚提到了主语。

而他后来说得更直接【待核】：《存在与虚无》里我说的那种自由，是一个还没有饿过的人说的话。

这是三十环里唯一一次，被告自己写了自己的判决书。

而这恰恰让这一环变得更重，不是更轻。因为它证明了：看见自己的 E，不需要后人来做——只需要处境变一变。占领结束了，饿的人多了，那块磐石就自己显形了。

接缝坐标【待核】：《存在与虚无》导论 · absolue / préréflexif · 占领期的真实经验（介生态）→ 存在论结构（秩序态）→ "绝对"（封顶）· 作者 1960 年自己重写

---

### 【传动】

上咬合：他把海德格尔翻译成了法语，而且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样东西。

《存在与虚无》几乎是《存在与时间》的一次重写：在世界之中存在 → 为他存在；操心 → 谋划；向死存在 → 自由。海德格尔的引擎全盘接收。

而他加的那样东西，正是海德格尔最恨的：一个主体。

海德格尔一辈子在拆"主体"——他说笛卡尔的 *res cogitans* 是从 *ens creatum* 来的，他说主体形而上学是存在遗忘的形态。萨特把主体放了回去，而且放了一个比笛卡尔那个更大的：一个绝对自由、无处可逃、必须为一切负责的人。

海德格尔看出来。1946 年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他公开划清界限：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还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命题，只是把柏拉图翻了个个儿——而把一个命题倒过来，它仍然是那个命题。

这是序列里最典型的一次运转，而且是当着面完成的：学生把老师的机器接过来，换了燃料箱；老师说：你换的那个箱子，正是我要拆的那个。

免检证第二十次转手：……一次给予 → 一片沉默 → 一门语言 → 一个括号。

下留裂：他把"人必须为自己的处境负责"这句话说到了顶，然后他自己把它收了回去。

而收回的方式，给序列开了一个新口子：处境。

一旦"处境"成为主语，问题就变了：不是"我选择了什么"，而是"什么在替我选择"。稀缺、实践惰性、我造出来又反过来组织我的东西——这些都不在我心里，它们在外面，在制度里、在物质里、在别人的劳动里。

磐石开始往人的外面退。而这一退，就是序列后半段的全部路线：退进语言的网（蒯因）、退进共同体（库恩）、退进建制（福柯）、退进文本（德里达）。

下一环的人在哈佛，从来没有饿过，也不写占领。他做的事看起来和这一切无关：他拆掉了分析哲学的两块奠基石。

然后他把法官请到了网的外面。

---

## 25 · 蒯因：网外的法官

【原典·磐石那一句】 【待核·B级】

这一环的磐石，是全书最短的一个笑话，而且它就写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这篇二十页的文章，是二十世纪分析哲学最重要的一篇，它拆掉了整个逻辑经验主义的地基。

而它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开头的【待核】：

作为一个经验论者，我继续把科学的概念图式看作一件工具，归根到底是用来根据过去的经验预测未来的经验……

读那五个字：作为一个经验论者。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它用二十页证明了经验论的两根支柱——分析/综合的区分、还原论——一根都站不住。

然后作者在最后一段说：作为一个经验论者……

磐石就是他刚刚拆掉的那个主义的名字。

语法层【待核】。指纹在 **continue**（继续）上。不是"因此我论证出"，不是"由此可见"——是"我继续"。一个刚拆完自家承重墙的人，说的是：我继续住在这儿。

位置层。全文最后一段。拆的部分占了十九页，立的部分占了一段。而那一段没有论证。

而他后来把这块石头说得更硬了。在《自然化的认识论》和别处，他给出了那个著名的判决【待核】：在划定实在的界限这件事上，自然科学拥有最终发言权。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待核·B级】

这是二十世纪最漂亮的一次显形，而且他显形的是一个所有人都以为不可能有问题的东西：分析命题。

通说是这样的："单身汉都是未婚的"这句话为真，不靠世界，只靠意思——它是**分析**的。而"雪是白的"要靠世界，它是**综合**的。这个区分从康德来，是整个逻辑经验主义的地基：哲学处理分析真理（逻辑、数学），科学处理综合真理，形而上学两头不靠，出局。

蒯因的一刀不是说"有反例"。他做的是发生学的动作：他问，"分析"这个概念是怎么被定义的？

于是他开始追。分析=靠同义性为真。那"同义性"怎么定义？靠可互相替换而不改变真值。那"可替换"在什么语境里？在必然性语境里。那"必然"怎么定义？靠分析性。

回到起点。

他把整个圈子走了一遍，每一站都是下一站的定义项，而最后一站是第一站。这不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闭环——"分析"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被定义过，它一直在自己的圈子里打转，而所有人都以为它有地基。

这一刀之利，在于它显形的不是一个错误的理论，是一个从未被兑现的许诺。

而他给出的替代品，是二十世纪最美的一个隐喻【待核】：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的总和，像一张网，只在边缘与经验接触。边缘出了冲突，你可以改边缘，也可以改中心——改哪儿是权衡，不是逻辑强迫。极端情况下，你可以为了保住某个观察，去改逻辑定律本身（他明确说了：排中律也可以修改）。没有一条陈述是绝对免于修正的。

没有一条陈述是绝对免于修正的。

这句话，是本书能想象的最完美的一句话。它宣布了免检制度的终结。

同一支笔。写下"没有一条陈述是绝对免于修正的"，然后把自然科学请到了网外，当法官。

---

## 【接缝·显微】 【待核·B级】

升格词：final（最终的）。

这是全书最干净的一个接缝，因为它是一个几何问题。

那张网的构造是这样的：一切信念都在网里。逻辑在中心，观察句在边缘，物理学在中间偏内。冲突来了，你调整；调哪儿，靠权衡（保守性、简单性、有效性）。没有一条陈述在网外。

而"自然科学拥有最终发言权"这一条，在哪儿？

如果它在网里——那么它和别的陈述一样可修正。你完全可以为了保住某个别的东西，把它改掉。那它就不是"最终"的。

如果它是"最终"的——那么它在网外。而按这张网的定义，网外什么都没有。

三态：- 介生态：一条方法论上的取向。而且它极其有理——如果你要问"什么东西存在"，除了去看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对什么做了量化承诺，还能去哪儿问？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可辩护的、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的工作立场。- 秩序态：final arbiter——最终的仲裁者。- 封顶：final。而这个词的功能是几何的：它把持有者搬到了网外。

看清这次偷运的手法，它和前二十四环都不同——它不是把一个东西宣布为不可查，它是把一个东西挪出了可查的区域。

前面的封顶都是性质性的：这块石头是自明的（笛卡尔）、是被动的（洛克）、是原初给予的（胡塞尔）、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蒯因的封顶是位置性的：这块石头不在网里。

而这一手之所以看不见，正因为他前十九页做的事太漂亮了。当一个人刚刚证明了"连排中律都可以改"，你很难注意到他在最后一段给自己发了一张证。

而最深的一层，是这一环和第 11 环的对称——隔了两百年，同一个位置：

休谟：一切观念都要回到印象那儿去查。而印象本身不被查——因为印象是法庭。 蒯因：一切陈述都在网里，都可修正。而"自然科学是最终法官"不在网里——因为它是法庭。

两个经验论者，两百年，同一个动作：把法庭排除在管辖范围之外。

而蒯因那五个字——"作为一个经验论者"——正好把这个继承关系写在了纸上。

接缝坐标【待核】：《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末段 + 《自然化的认识论》· final · 方法论取向（介生态）→ 最终仲裁者（秩序态）→ "最终"（封顶，位置性）

---

## 【传动】

上咬合：他和萨特隔着大西洋，做的是同一个动作的两个版本——把磐石从人的里面，挪到人的外面。

萨特 1960 年把"处境"提成了主语：稀缺、实践惰性——是外面的东西在替我选。 蒯因 1951 年把"信念之网"提成了主语：没有哪一条信念是我一个人持有的，也没有哪一条能单独面对经验；它们整体地、集体地面对法庭。

这就是整体论（holism），而它的后果是：单个陈述不再有自己的意义——意义是网的性质。

磐石从"我心里的那块"，变成了"我们这张网里的位置"。而这一步，是序列后半段最大的一次搬迁。

免检证第二十一转手：……一片沉默 → 一门语言 → 一个括号 → 一个位置。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极大，而且是他自己撬开的。

因为一旦"意义是整张网的性质"，那么"谁在织这张网"这个问题就必须回答。

蒯因的答案是：科学共同体。而那个共同体是由人组成的，人有历史、有制度、有教科书、有师承、有职称评定。那么这张网的每一次修改，就不只是逻辑的权衡了，它是一群人做的一个决定。

而这个问题，是他的一个同代人接过去的。那个人是物理学家出身，写了一本一百七十页的小书。

他要问的是：那些"权衡"，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去查了。他查出来的东西，把整个"科学是理性的累积"这个图像，一次性地砸了。

然后他给那个东西起了个名字，而那个名字后来成了二十世纪被滥用得最厉害的一个词。

## 第6批·环 26-30

本批版权分级：五环全部在版权期内（库恩 1996、福柯 1984、德里达 2004、罗蒂 2007、梅亚苏在世）。单句以内短引 + 精确出处，主体用转述；转述里放论证密度，引文里放坐标。凡本次未核对原版者标注【待核】。

### 26·库恩：把发生冻成结构的人

【原典·磐石那一句】 【待核·B级】

这一环的磐石有一个全书独一份的毛病：它的作者数不清自己在用它的几个意思。

那个词是**范式**（paradigm）。

1962 年，《科学革命的结构》，一百七十几页。它要说的事，把整个"科学是理性累积"的图像砸了：**科学不是一点一点往上垒的**。它有一个循环——**常规科学**（在一个范式里解谜题）→ **反常积累** → **危机** → **革命**（范式转换）→ 新的常规科学。而范式转换不是被证据强迫的，它更像**格式塔转换**：同一张图，前一秒是鸭子，后一秒是兔子。同一个摆，亚里士多德看见的是"受阻的下落"，伽利略看见的是"周期运动"——他们看的是同一块石头，看见的是两个世界。

这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一本科学哲学著作，而且它是发生学的：它不问"哪个理论对"，它问"科学家们是怎么变成会那样看的"。

语法层——而指纹在于这个词没有语法。

1965 年，玛丽·玛斯特曼做了一件很少有人对一本哲学书做的事：她把"范式"这个词在书里的每一次出现都数了一遍，分了类。她数出二十一种不同的用法。

从"一个公认的科学成就"，到"一套形而上学信念"，到"一个具体的解题范例"，到"一个共同体共有的整套东西"，到"一副仪器"——二十一种。

库恩接受了这个批评。1969年的后记里，他试图把它拆成两个：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和范例（exemplar）。但那个词已经跑掉了——它现在是全世界最流行的一个词，从商业管理到广告文案，无处不在。

位置层。它是全书的主词，出现在标题里、第一页、每一章。而它从未被定义过。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待核·B级】

这是全书最漂亮的一次发生学显形，而且他显形的是"科学史是累积的"这个印象——他显形的方式，是去查那个印象是从哪儿印出来的。

答案是：教科书。

《结构》第十一章。他说：科学教科书有一个特点——它们从来不讲历史，它们只讲一个被重写过的历史。每一次革命之后，教科书都被改写：新范式被追溯到过去，旧范式的问题被删掉，前人被写成"朝着我们这个方向摸索的人"。于是学生学到的科学史，是一条笔直的、累积的、一步一步接近真理的路。

而那条路是被排版出来的。

这一刀之利，值得说清楚：他不是说教科书在撒谎。教科书必须这么写——你要培养一个能干活的科学家，就不能让他在入门时就陷进"牛顿的质量和爱因斯坦的质量不是一个东西"这类问题里。重写历史是这门手艺的教学必需品。

换句话说：科学共同体的自我形象（我们在累积地接近真理），是这个共同体的教育制度的产物。而这个制度必须这样运转，否则它培养不出人。

这是本书三十环里最纯粹的一次E显形——他找到了一个信念，追出了它的制度产地，并且证明了那个制度不能不这样生产它。

同一支笔。证明了"科学共同体关于自己的图像是它的教科书印出来的"，然后把"范式"这个词，二十一个意思，一个也没查。

---

### 【接缝·显微】【待核·B级】

升格词：结构（structure）——那个词就在书名里。

而这一环的接缝，是全书唯一一个"本体论级"的接缝：不是他偷运了某样东西，是他把自己发现的东西，装错了容器。

看清他做了什么。

他显形的是一场发生：科学的运动。他把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写活了——常规科学怎么解谜、反常怎么积累、危机怎么发酵、共同体怎么撕裂、新人怎么倒戈、老人怎么死掉（他引普朗克那句：新真理的胜利不是靠说服反对者，是靠反对者最终死去，而熟悉它的新一代长大）。这是一条完整的、有条件、有路径、有时间的发生链。

而他把这条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挂在了一个不动的东西上：范式。

范式本身不发生。它是一个静态的分类学单位——它出现、它统治、它被替换。但它自己没有内部运动，没有发生史，没有构成条件。它是一个盒子：科学在盒子里跑，盒子换了，科学接着在新盒子里跑。

于是最深的那个问题被跳过了：范式是怎么发生的？

不是"新范式什么时候被接受"（这他讲得很细），是——那个新的看法，在还没有成为范式之前，是什么？在旧盒子已经裂了、新盒子还没成形的那一段时间里，那些人手里拿的是什么？

《结构》没有这个位置。书里只有两种状态：常规科学（有范式，在解谜）和革命（范式在换）。而革命被描述为一次转换——一次格式塔跳变，前一秒鸭子，后一秒兔子。中间没有时间。

而真实的科学史里，中间全是时间。那个"既不是旧的也还不是新的"的阶段，往往长达几十年，而且恰恰是在那一段里，东西才被造出来。哥白尼到开普勒到伽利略到牛顿，一百五十年；那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旧范式也没有新范式，有的是一堆半成品、错误的推测、被后来证明走错的路——而新东西正是在那堆东西里长出来的。

库恩把这一整段，压成了一个瞬间，因为他的词汇表里只有"结构"。

三态：- 介生态：一个描述工具。一个用来把科学史的材料组织起来的分类概念。作为工具它极其成功——它让所有人第一次看清了科学史的形状。- 秩序态：科学革命的结构。那个词进了书名，进了每一章，然后进了全世界的日常语言。- 封顶："结构"这个范畴本身。一旦你把一样东西叫做结构，你就不再问它是怎么样长出来的了——因为结构是一个已完成的東西，它只有"是什么"，没有"怎么来的"。

这就是本环标题的意思，而且它现在有了精确的含义：他把发生冻成了结构。

这是全书唯一一次，偷运的对象不是一个命题、不是一条标准、不是一个位置——是一个范畴的选择。他选了"结构"这个词来装他看见的东西，而那个词的形状，让他看不见那个东西正在流动。

而最刺眼的一点：他自己就是被这件事害的。他一辈子在解释"我不是相对主义者"，写了几十年的后记、澄清、修订——因为一旦范式是一个个封闭的盒子，盒子之间就没有共同的地面，那么"哪个更好"就没法问了。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这个麻烦，是"结构"这个容器逼出来的，不是他看见的东西逼出来的。

如果范式不是盒子，而是一条正在流动的链——那么盒子之间没有地面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出现。因为那时候没有盒子，只有一条河。

接缝坐标【待核】：《科学革命的结构》· structure / paradigm (21 种用法) · 描述工具（介生态）→ 科学史的形状（秩序态）→ "结构"这个范畴（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蒯因那道"谁在织这张网"的裂缝钻进去，而且他做了蒯因没做的事——他去查了。

蒯因说：信念整体地面对经验，冲突来了你可以调整，调哪儿靠"权衡"（保守性、简单性、有效性）。而"权衡"这个词，是一张空白支票。谁在权衡？按什么？为什么这一次保住了这个而不是那个？

库恩是物理学家出身，他去翻了档案。他读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那个著名的时刻：他坐在书桌前，突然读懂了亚里士多德不是"错的物理学"，而是另一种物理学）；他读了哥白尼、开普勒、拉瓦锡、伦琴。

他查出来的东西是：那些"权衡"，不是个人在做，是共同体在做；不是靠逻辑，是靠训练、教科书、师承、职业前途、审美偏好、以及谁先死。

这一刀把蒯因那张网从逻辑空间，拉进了社会空间。

免检证第二十二次转手：……一门语言 → 一个括号 → 一个位置 → 一个共同体。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是"共同体"这个词。

因为一旦"什么算科学"由共同体决定，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共同体是怎么来的？谁能进？谁说了算？它和外面那些不算科学的东西，是靠什么划开的？

而这个问题一旦问出口，它就不再只是关于科学的了。它是关于一切分类的：什么算正常，什么算疯；什么算健康，什么算病；什么算罪犯，什么算公民。

下一环的人在巴黎，从一间疯人院的档案开始查，一直查到监狱、医院、学校、军营。

他会发现：这些地方用的是同一套装置。

## 27·福柯：权力的无所不在是一台不可证伪的探照灯

【原典·磐石那一句】 【待核·B级】

《性经验史》第一卷，1976。磐石是一句话，而它的力量在于第二个分句：

权力无所不在——并不是因为它囊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一切地方。

字面层。先给足，因为这句话被误读成了阴谋论，而它恰恰是阴谋论的反面。

他不是说"有一个叫权力的东西，它掌握着一切"。那正是他一辈子要拆的那个图像——他管它叫"君主模型"：权力是某个人手里的东西，它自上而下，它说"不"，它压制。

他说的是相反的事：权力不是一样东西，是一个关系网；它不在某人手里，它在每一个接触面上；它主要不是压制，是生产——它生产知识、生产快感、生产"什么算正常"、生产你对自己的理解。你在浴室里对着镜子想"我是不是太胖了"的那一秒，权力正在运转，而没有任何人在压迫你。

这一手是二十世纪最深的政治洞见之一，而且它是纯粹的发生学：他不问"权力是好是坏"，他问这一套关于人的知识、这一套关于正常与病态的划分，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在哪些建筑里，用哪些技术。

语法层。指纹在 *partout*（无所不在/来自一切地方）上。

这个词做了一件事：它取消了外部。

如果权力来自一切地方，那么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在权力关系里的。而一个没有外部的概念，有一个后果——它没法被证伪。

- 你说这里没有权力？福柯：那说明它运转得最好——最有效的权力是看不见的权力。
- 你说这个人是自由选择的？福柯：那个"自由选择"的主体，正是这套装置生产出来的。
- 你说你反抗了？福柯：反抗也在权力关系里（他自己写了：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而抵抗从不外在于权力）。

每一条反驳的路上，都站着同一个答案。一台探照灯，照到哪儿哪儿就有它——因为那束光就是它。

位置层。这句话在第一卷第四章。而"权力"这个概念，在他此前所有的书里都在用——《疯癫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规训与惩罚》——用了十五年，从未被定义。1976年这一节，是他第一次正面说它是什么，而他说的方式是：它不是什么。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待核·B级】

《规训与惩罚》，1975。开头三十页，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三十页之一，而且它是一次纯粹的技术演示。

他把两份文件并排放在一起。

第一份：1757年，达米安弑君案的行刑记录。公开的、缓慢的、极其详尽的酷刑——钳子、熔铅、四马分尸。他一字不改地照录，长达好几页。

第二份：八十年后，1837年，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作息时间表。第一条：起床。第二条：祈祷。第三条：劳动。每一个钟点，每一个动作。

中间没有一句评论。

然后他问：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标准答案是：人道主义。我们变文明了，我们不再折磨人了，这是进步。

福柯的一刀砍的正是这个答案。他说：变的不是残忍程度，变的是权力的技术目标。

旧的：**惩罚身体**。目标是在犯人身上重演君主的力量——所以它必须公开、必须过分、必须是一场戏。它**昂贵、危险**（人群会同情犯人、会暴动）、而且效率极低。新的：**训练灵魂**。目标不是让你疼，是让你**变**。所以需要时间表、需要分格、需要考试、需要档案、需要一直被看见。

而最狠的一步在这里：这套技术不是监狱发明的，也不是监狱独有的。同一套东西——分格、编时、考核、建档、持续可见——同时出现在了学校、医院、兵营、工厂里。全景敞视监狱只是它最纯粹的图纸：你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所以你自己看着自己。看守可以不在，装置照样运转。

这是发生学的极致：他显形了一个我们全部人每天生活在里面的东西，而且证明了它有出生日期、有技术图纸、有工程逻辑，而它的自我描述（人道主义的进步）是它的产品之一。

同一支笔。用四百页显形了"人道主义"这个自我描述的生产条件，然后写下"权力来自一切地方"——一个没有外部、因而没有生产条件的概念。

---

### 【接缝·显微】 【待核·B级】

升格词：partout（无所不在）。

而这一环的显形者，是哈贝马斯，那一击的名字叫：cryptonormativism——隐秘的规范主义。

那一击是这样的【待核】：

你凭什么说规训是坏的？

因为——注意——那四百页每一行都在说它坏。那不是中立的描述。"驯顺的身体"、"微观物理学的权力"、"灵魂是身体的监狱"——这些词组的每一个都在判决。任何一个读完《规训与惩罚》的人，合上书时都会觉得毛骨悚然，而那正是这本书要的效果。

那么，那个判决用的是哪一把尺？

自由？你拆掉了它——自由的主体是这套装置生产的。人性？你拆掉了它——"人是近来的发明，也许接近终结"。理性？你拆掉了它——理性和它的他者是一起被划出来的。进步？你拆掉了它——那是权力的自我描述。

你把所有能用来做判决的尺，一根一根都锯断了。然后你做了一个判决。

三态：- 介生态：一个方法论上的决定，而且是极有理由的一个。他要拆掉的是"君主模型"——那个把权力当成一样东西、一个位置、一个人的图像。为了拆掉它，必须把权力说成关系、说成来自一切地方。作为一个工作视角，它开出了整个二十世纪后半的批判理论。- 秩序态：一个不可证伪的元事实。权力无所不在，因而任何观察、任何反驳、任何反抗，都是它的一个例证。- 封顶：没有外部。

看清这次封顶的材质，它是全书最强的一种：

前二十六环的封顶，都还留了一个外面——你可以站在那块石头旁边去查它。神谕在那儿，你可以问它从哪来（虽然苏格拉底不问）；那张表在那儿，你可以查它的教科书出处（虽然康德不查）。外面总还有一块地皮，让你站着。

"无所不在"取消了那块地皮。你没法站在"一切地方"的外面。

而他自己看见了这个问题——这一点必须给足。他晚年（《什么是启蒙》）试图正面回答：批判不需要一个普遍的立足点，它可以是"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一种对我们何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持续追问，一种在具体处境里的"越界实践"。这是一个真诚的、也是极其困难的回答。

但它没有解决那一击。因为"越界"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把尺：越界比不越界好。凭什么？

而这就是尼采的 *um so besser* 隔了九十年的回声，而且更彻底：尼采至少还有一把尺（上升的生命／衰退的生命），他只是没有谱系它。福柯连尺都不肯要，然后照样判了刑。

接缝坐标【待核】：《性经验史》I · partout · 方法论视角（介生态）→ 不可证伪的元事实（秩序态）→ "没有外部"（封顶）

## 【传动】

上咬合：他把库恩那个共同体，从科学扩到了一切。

上一环的结论是：什么算科学，由共同体决定；而共同体靠训练、教科书、师承、职业前途运转。福柯问：那么什么算正常呢？什么算健康？什么算人？

答案是同一套装置。而他去查的地方，比库恩更狠——他不查观念史，他查建筑、查表格、查作息时间、查体检报告、查病历、查审讯记录。

这是全书刀法的一次真正升级：从查文本，到查建筑。

免检证第二十三次转手：……一个括号 → 一个位置 → 一个共同体 → 一个没有外部的场。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是那把被锯断的尺。

而这个裂缝一旦露出来，后面所有人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我拆掉了一切立足点，我站在哪儿说话？

下一环的人给出了序列里最聪明的一个答案：我不站在任何地方。我造一个不占位的东西。

而那个东西被供上了位。

---

## 28 · 德里达：为逃出序列而设计的不占位者被供上了位

### 【原典 · 磐石那一句】 【待核 · B级】

这一环的第七式有一个逻辑困难：它的磐石那一句，内容是“我不是一块磐石”。

《延异》（La différance），1968 年，法国哲学学会的一次讲演。开头没多久，那句话就来了：

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

字面层。他造了一个词：différance——把 différence 的 e 换成 a。而这个改动在法语里听不出来：两个词发音完全相同。它只在写下来时存在。

这个词要同时装两件事，因为法语的 différer 有两个意思：差异（区别开）和延宕（推迟）。延异就是：一个东西之所以是它，靠的是它不是别的东西（差异）；而这个"不是"永远指向别处，于是意义永远在路上（延宕）。

所以：没有任何东西是自身在场的。每一个"这个"，都靠着无数个"不是那个"才成为这个；而那些"不是"又各自靠着别的"不是"。在场（présence）——那个从柏拉图到胡塞尔一直被当作地基的东西——是一个效果，不是一个起点。

这是本书前二十七环的总账，而且是德里达算的：ἐπέκεινα、我思、明见性、原初给予——它们全是同一件东西的不同名字：在场的形而上学。而它们全部预设了：有一个东西，它就在那儿，不依赖别的，直接给出自身。德里达说：没有。一个也没有。

语法层。指纹在那个否定式上：ni un mot, ni un concept——既不是词，也不是概念。

这是全书唯一一块用"我不是磐石"来安置的磐石。

看清这个设计的用心，因为它是三十环里最自觉的一次：他读过这本书要写的那个故事。他知道机器怎么转：你立一块石头，后人显形它，然后立自己的。所以他造了一个不能被立的东西。

- 你说延异是本原？他说：不，本原正是它拆掉的那个。
- 你说延异存在？他说：它不存在，它甚至不是。
- 你说延异是你的概念？他说：它不是概念——概念要求一个所指，而它正是所指的不可能。

这是三十环里唯一一次，有人为了逃出序列而做了工程设计。

位置层。这篇讲演，是他 1967 年三本书（《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之后的一次总结。而它讲于法国哲学学会——一个建制的中心。

这个位置本身，就是这一环的接缝的第一条线索。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待核·B级】

《结构、符号与嬉戏》，1966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次演讲被公认为解构进入美国的时刻。

而他那一刀，砍的是结构主义的**心脏——中心**。

他说：一个结构总有一个中心，中心组织结构、也限制结构里元素的自由嬉戏。而中心有一个悖论的位置：它既在结构之内（它组织结构），又在结构之外（它不受结构规律的约束）。中心是结构的条件，而它自己逃出了结构性。

然后他做了一件本书第 21 式的事：他给这个中心列了一份别名清单。

eidos（相）、archē（本原）、telos（目的）、energeia（现实）、ousia（实体）、alētheia（无蔽）、先验性、意识、上帝、人——

十个名字，两千五百年，同一个位置。

这份清单，和本书那份"免检证转手表"是同一份东西。他在 1966 年就把它列出来了。

而他的示范对象是列维-斯特劳斯。那个"丑闻"——**乱伦禁忌**：它是普遍的（所以属自然），它又是规范的（所以属文化）。它同时属于两个本应互斥的范畴。

德里达的一刀不是说列维-斯特劳斯搞错了。他说的是：这个"丑闻"不是一个反常，它是一个显影剂——它让"自然／文化"这对区分本身的条件性变得可见。整套哲学概念系统，正是为了把这类东西排除在外而被设计的；而当它排不掉时，你看见的不是一个例外，是那套系统的边界。

而他自己同一篇里，写下了本书三十环里最自觉的一句话【待核】：我们不可能放弃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来动摇形而上学——我们没有别的语言。

他知道自己在用被告的工具审被告。他写下来了。

同一支笔。列出了那份两千五百年的中心别名清单，然后造了第十一个名字。

---

## 【接缝·显微】 【待核·B级】

升格词：没有词。这一环的接缝不在文本里——它在建制里。

这是全书唯一一次，接缝必须到书外面去找。

因为德里达的文本防御是密不透风的。你没法用"你偷运了延异"来打他——他在第一句就写了"它既不是词也不是概念"；你没法用"你也在形而上学里"来打他——他自己写了"我们没有别的语言"。

那么接缝在哪儿？

在耶鲁。

那个被设计成"不占位"的东西，从 1966 年到 1990 年代，占据了英语世界人文学科最中心的那个位置：耶鲁学派、无数博士论文、无数期刊、无数会议、一整套行话（在场、痕迹、播撒、增补、药）、一整代人的职业阶梯。"解构"成了一个可以写在简历上的资格。

一个专门为了不成为磐石而设计的东西，成了一代人的地基。

而这，恰恰是这一环最深的地方，值得慢讲：这不是德里达的失败，这是序列的一次胜利——而且是最彻底的一次。

因为序列这一次不需要作者的配合。

前二十七环，机器都需要作者做一个动作：把介生态说成秩序态。苏格拉底说 οὐ θέμις，康德说 vollendet，胡塞尔说 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作者亲手升格。

德里达什么也没升格。他做的每一步都是反升格的。

而制度替他做了。

这 and 第 21 环是同一个机制——罗素公开挂了牌子说"这只是个补丁"，一百年后没人再看那块牌子。区别只在规模：罗素的补丁被三千页追认，德里达的不占位被一整个学科追认。

升格不需要作者。升格只需要引用。

三态：- 介生态：一个逃逸装置。而且它是三十环里设计得最精密的一个——每一条可能的封锁都被预先拆掉了。这是介生态最自觉的一次：一个知道自己会被固化、并且为此做了防护的工作概念。- 秩序态：一个学派、一套行话、一条职业阶梯。- 封顶："它不是一个概念"。而这句话，在建制里的实际功能，恰恰是最强的封顶——因为你没法

反驳一个自称不是概念的东西。 它的辩护是自动的：任何对它的攻击，都可以被回答为"你把它当概念了，你没读懂"。

而这里必须给出本书对这一环的正面判断，因为它是全书立场的所在：

德里达抓住了 D。

延异是差异的推进——是 D 维度，而且抓得极准，准到两千五百年没人抓得这么准。

而他把 D 当成了全部。

在他的世界里只剩下差异的无穷延宕：没有稳定的显露（S 被打成了"在场的形而上学"），没有厚实的纠缠土壤（E 被化约成了文本的无限指涉）。于是"没有任何东西自身在场"这个真判断，被读成了"没有任何东西稳定"这个假判断。

而他从未考虑过第三种可能。

他的选项只有两个：先验的在场（那个他拆掉的）或无穷的延宕（那个他留下的）。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位置他没有看：发生性的在场——不是先天就在那儿的在场，也不是永远到不了的在场，是在纠缠土壤中、经由差异路径、被生成出来并且能稳定自持的显露。

它是被造出来的，所以它不是先验的；它稳定，所以它不是无穷延宕的。

德里达证明了在场不是原初的。他从这里推出：在场是不可能的。而这一步是跳跃——"不是原初的"和"不可能"之间，隔着整个发生。

这才是这一环真正的接缝，而且它比耶鲁那个更深：他有片面的 S、片面的 D、片面的 E，而他把每一个片面，都当成了那样东西的全部。

接缝坐标【待核】：《延异》/《结构、符号与嬉戏》· "既不是词也不是概念" · 逃逸装置（介生态）→ 一个学派（秩序态）→ 封顶由建制完成，无需作者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福柯那道被锯断的尺旁边走过，并且给出了序列里最聪明的一个答案。

福柯的困难是：拆掉了一切立足点之后，判决从哪儿发出？ 德里达的答案是：不发判决。不占位。

这是三十环里唯一一次，有人试图用"不站"来解决"站在哪儿"的问题。

而这个答案的代价，正是它的成就：一个不发判决的装置，能拆掉一切，也能被一切吸收。它没有敌人，因为它不主张；而没有敌人的东西，会被所有人拿去用——包括拿去写职称论文。

免检证第二十四次转手，而且这一次的材质是全书最奇特的：……一个位置 → 一个共同体 → 一个没有外部的场 → 一个声明自己不占位的位置。

下留裂：他把"在场的形而上学"这个诊断说死了，从此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大摇大摆地说"这个东西就在那儿"。

而他留下的裂缝，是那个装置的成功本身。

因为一旦"解构"成了一个可以学、可以教、可以评职称的东西，那么下一个人就会问：这一整套，究竟为了什么？

下一环的人在美国，写了一本书砸掉了整面镜子，然后说：我们别玩这个了，我们聊天吧。

---

## 29·罗蒂：镜子砸了，会客厅免检

【原典·磐石那一句】 【待核·B级】

《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磐石不是一个概念，是一个邀请：

人类的对话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而这个短语他自己注明是借来的，借自欧克肖特。

字面层。这本书的前四百页是拆，最后几十页是这个。

他拆的是一副画：心灵是一面镜子。认识就是照得准，真理就是符合，哲学的工作就是擦镜子——检查我们的表象是否忠实地反映了外面那个东西。

而他做的事是发生学的，而且是本书最标准的一次动作：他不问这副画对不对，他问这副画是什么时候画的。

答案：十七世纪。笛卡尔发明了"心灵"这个内部剧场（把疼痛和数学真理这两样毫不相干的东西，第一次装进了同一个盒子叫"意识内容"）；洛克把认识变成了一个准机械的过程；康德把"给表象奠基"变成了哲学的天职。三个人，一百五十年，一副画。

而在那之前没有这副画。亚里士多德不认为心灵是镜子，他也没有"认识论"这门课。"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如何可能"——这句话本身有生日，1781年。

所以：认识论不是哲学的本质，是哲学的一个阶段。而那个阶段可以结束。

那结束之后干什么？

"人类的对话"。不再有仲裁者，不再有"哲学作为文化的裁判"，只有一群人接着聊——用不同的词汇，讲不同的故事，看谁的说法更有用、更有趣、更能让我们过下去。

语法层。指纹在于这句话不是一个主张，是一个动作的邀请。

你没法反驳一个邀请。

位置层。全书最后一部分，第八章。拆的部分四百页，立的部分几十页。而那几十页里没有论证——因为按他自己的说法，要论证就得有个仲裁标准，而那正是被拆掉的东西。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待核·B级】

那一刀的漂亮，在于它把"心灵"这个东西，当成了一件有产地的家具。

他问了一个几乎没人问过的问题："心灵"这个概念，为什么会把"疼"和" $2+2=4$  是必然的"装在同一个盒子里？

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共同点？一个是感觉，你没法怀疑它但它也不是知识；一个是必然真理，它跟感觉毫无关系。而从笛卡尔起，它们成了同一类东西——"意识的内容"，都具有"不可错的通达性"（我不可能弄错我在疼，也不可能弄错我在想  $2+2=4$ ）。

罗蒂的诊断：这不是一个发现，这是一次归类。而这次归类的动机是可考的：笛卡尔需要一块教会打不到的地皮（见环 7），于是他需要一个内部；而"内部"这个盒子里装什么，是由"什么东西是教会审不了的"决定的，不是由那些东西的本性决定的。

换句话说：现代心灵哲学的对象，是一次十七世纪的建制需要，凝固成的一个范畴。

这一刀和本书第 7 环那一刀是同一刀，而且罗蒂把它挖得更深：不是笛卡尔的标准是从经院来的，是笛卡尔的整个问题域是从他的处境来的。

同一支笔。证明了"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一个生日"，然后邀请我们进他的会客厅。

---

### 【接缝·显微】 【待核·B级】

升格词：we（我们）。

这是全书最短的一个升格词，一个人称代词。

会客厅里坐着谁？"我们。"

- 我们自由主义者
- 我们后哲学文化里的人
- 我们二十世纪末的北大西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

——最后这一串是他自己写的。这一点必须给足：罗蒂是三十环里对自己的地址最坦白的人之一。他公开自称种族中心主义者（ethnocentrist），公开说"我们没有中立的立场，我们只能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开始"。

而这恰恰是接缝，不是豁免。

因为那句坦白，做的是这样一件事：它把"你凭什么"这个问题，转成了"我承认我没有凭什么"，然后接着说下去。

这是休谟那个动作的二十世纪版本。休谟：这个反例是真的，但不值得为它改准则。罗蒂：我的立场是偶然的，但我们就是这样。两个人都完整地承认了指控，然后都没有改任何东西。

而"我们"这个词的功能，是三十环里最隐蔽的一个：它不主张任何东西，它划一条线。

- 谁在会客厅里？"我们"。
- 谁不在？那些还在追问"什么是真理"的人——他们没赶上时代。
- 那些不想聊天、想要一个答案的人呢？他们还没从认识论的睡梦里醒来。
- 那些聊天聊不过你的人呢？再见。

看清这里：一个宣布"没有仲裁者"的会客厅，它的门口有一个仲裁者——那个决定谁算"我们"的人。

三态：- 介生态：一个极其健康的方法论谦逊。而且它是对的——我们确实没有一个中立的立足点，我们确实只能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开始。这可能是二十世纪最诚实的一句哲学话。- 秩序态：一种文化。后哲学文化、自由主义的反讽者、团结、对话——而这一整套获得了它自己所否认的那个地位：它成了一个应该如何的图像。- 封顶："我们"。你没法追问一个"我们"——因为一旦你追问，你就已经不在里面了；而不在里面的人，说的话在里面不算数。

而这就是这一环最刺眼的地方：他砸掉了那面镜子，因为镜子假装自己不在画里。然后他建了一间会客厅，而会客厅的墙不在会客厅里。

接缝坐标【待核】：《哲学和自然之镜》第八章·we·方法论谦逊（介生态）→ 一种文化（秩序态）→ "我们"（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德里达那个被建制吸收的逃逸装置旁边走过，并且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德里达的教训是：一个不占位的装置，会被供上位。罗蒂的结论是：那就别造装置了。

这是全书唯一一次，有人试图不是通过换一块磐石、而是通过散伙来退出序列。别再找地基了；哲学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种文学体裁；我们别当法官了，我们当谈话的人。

这个建议是真诚的，而且它对了一半。

免检证第二十五次转手：……一个共同体 → 一个没有外部的场 → 一个不占位的位置 → 一个人称代词。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是那间会客厅的空气。

因为一旦"我们接着聊"成了唯一的规矩，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无法回避：聊天之外呢？

四十五亿年前，地球形成的时候，没有人在聊天。

而那件事发生过。

下一环的人四十岁，在巴黎，写了一本一百五十页的小书。他要问的就是这个：那些早于一切人类思想的事件——放射性测年给出的四十五亿年——你们这些人，从康德到罗蒂，怎么说？

而他给出的答案，是序列有史以来最赤裸的一次：为了废除一切必然，必须发现一条必然。

---

## 30 · 梅亚苏：为了废除一切必然，必须发现一条必然

【原典 · 磐石那一句】 【待核 · B级】

《有限性之后》，2006。磐石是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是全书三十环的收口：

唯一必然的，就是偶然性本身。

——而他给它起了个名字：事实性原则（le principe de factualité）。

字面层。先讲清他为什么需要它，因为这是三十环里逻辑最紧的一环。

他的靶子叫相关论（corrélationalisme）：我们永远只能通达"思与在的相关项"，从不能通达任何一方本身。你没法思考一个不被思考的东西——你一想它，它就被想了。这是康德以来全部哲学的共同前提，从现象学到分析哲学，从海德格尔到维特根斯坦，所有人都签了字。

而他的一击叫祖先性（ancestralité）：放射性测年说，地球形成于四十五亿年前。宇宙起源于一百三十七亿年前。这些事件早于任何生命、任何意识、任何相关项。

那么，相关论者，请你说清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而相关论者只能说："它对我们而言为真"——它在我们的科学框架里是有效的陈述。梅亚苏说：这是对科学的一次侮辱，而且是所有人每天都在犯的一次。因为科学家说的不是"对我们而言四十五亿年"，科学家说的是四十五亿年。你在给一个明确的陈述，偷偷加一个它没有的括号。

这一刀极狠，而且它是本书的正面命题的反面：他证明了，你不能把一切都化约为发生条件——因为有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条件不存在。

而他的解法，是从相关论最强的那个论证里，把武器抢过来：

相关论的绝招是事实性（facticité）：我们没法证明我们的认知形式是必然的——它们就是这样，它们本可以是别样，我们没法跳出去看。这个"没法证明"，是相关论用来禁止一切绝对的那把锁。

梅亚苏说：你错了。那不是个"没法知道"，那是一个"知道"。

你以为你在说"我们不知道事物是否必然如此"；你实际上说的是"事物本可以是别样的"——而这是一个关于事物的绝对陈述。

事实性不是我们的无知，事实性是绝对本身。那个"本可以是别样"，就是偶然性——而它，是必然的。

语法层。指纹在那个自反结构上：il n'y a rien de nécessaire, sinon la contingence. ——除了偶然性，没有任何东西是必然的。

这个句子把自己排除在了自己的管辖之外，而且是明说的。前二十九环，"把自己排除在外"都是接缝，都要靠我从原文里挖出来。这一环，它是主命题。

位置层。第三章，全书正中央。前两章拆相关论，后两章从这块石头上重建。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待核·B级】

他那把刀，砍的是两百年来所有人共同的免检品，而且他给它起了名字。

corrélacionisme。

这个词是他造的，而它的力量在于：它把从康德到今天的全部哲学，装进了一个盒子，然后指着这个盒子说——你们全体，共享一个从未被论证过的前提。

看清这个动作：他不是反驳康德，也不是反驳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他做的是本书第 8 式的动作——他把一群互相打了两百年的人，并排放在一起，然后指出他们的相同处。

而那个相同处，是他们全都没注意到的，因为它是他们争吵的地面。

这一刀之利，在于它证明了：一个前提越普遍，越不会被质疑。康德和维特根斯坦谁也不同意谁，但"我们只能通达相关项"这件事，两个人从没吵过——他们在这一点上不是同意，他们是根本没想到可以不同意。

这就是本书全部三十环的机器，被一个当代人用一个新词抓住了：免检不是靠权威，是靠普遍。所有人都站在上面的东西，没有人会去看。

同一支笔。给两百年的共同免检品起了名字，然后立了一条必然。

---

### 【接缝·显微】 【待核·B级】

升格词：nécessaire（必然的）。

而这一环的接缝，全书独一份：它不需要显形，因为它是被作者当作成就宣布的。

为了废除一切必然，必须发现一条必然。

- 一切都是偶然的——除了"一切都是偶然的"这件事。
- 没有任何东西必然如此——除了"没有任何东西必然如此"。
- 一切都可以是别样——除了这一条。

这不是我的诛心。这是他的第三章标题所在的那个论证的全部内容。他知道，他要的就是这个。

而他的辩护是真正一流的，本环的第十式会给足：这不是一个例外，这是从事实性里推出来的唯一的東西；恰恰因为一切皆可變，"可變"這件事本身不可變——如果"可變"也可變，那它就會變成"不可變"，而那是矛盾。

這個論證是硬的。它不好打。

而接縫不在這裡。接縫在別處，而且比這個深得多：

看這個動作的形狀——它和第3環一模一樣。

亞里士多德：一切都可以被要求證明——除了矛盾律。因為要求證明它的人，正在用它。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這不是假設。梅亞蘇：一切都是偶然的——除了偶然性。因為否認它的人，正在用它。這不是一個例外，這是絕對。

同一個動作，相隔二千三百三十年：找到一個"反駁它就得先用它"的東西，然後宣布它不屬於被管轄的那一類。

這是序列的第一環和第三十環，握着同一把工具。

三態：- 介生態：一個從相關論內部搶來的絕招。而且搶得極漂亮——他把對手的鎖改造成了鑰匙。作為一次戰術，它是二十一世紀初哲學里最精彩的一手。- 秩序態：事實性原則——絕對。之後整本書從它推出：無理由律、諸世界的偶然性、神可能存在（因為一切皆可能）、正義的可能性。- 封頂："這不是一個例外"。而這句話，正是 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 的法文版。不是"它免檢"，是"它不屬於要被檢的那一類"。

而這一環最深的一層，是它在這本書里的位置：

它是第三十環，而它做的事和第三環一樣。

二千三百年，磐石從水、數、相，退到我思、範疇、邏輯形式、存在、生活形式、權力、文本，最後退到了"偶然性"——退到了一塊聲稱自己是"一切磐石不可能"的磐石上。

而它站的那個位置，和矛盾律站的是同一個位置。

這就是本書第五章要回答的那個問題的答案：磐石一路後退，退了二千五百年，退到了"不可能有磐石"這句話上——而這句話，本身是一塊磐石。

序列沒有終點，因為退的每一步都需要一個落腳點，而落腳點就是磐石。

接缝坐标【待核】：《有限性之后》第三章·nécessaire / "这不是一个例外"·抢来的  
绝招（介生态）→ 绝对（秩序态）→ "不属于被管辖的那一类"（封顶）· 与环 3  
(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 同构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罗蒂那间会客厅的窗户外面，指了指天。

罗蒂说：别再找地基了，我们接着聊。梅亚苏说：四十五亿年前，没有人在聊天。而那件事发生过。

这一击是全书最物理的一击，因为它不在哲学内部：它把一份实验室数据，扔进了会客厅。而会客厅里没有人能处理它——你只能说"这是我们的说法"，而这句话本身就是对那份数据的否认。

这是序列在二十一世纪的重启：磐石退了两千五百年，退进了主体、退进了语言、退进了建制、退进了对话——而一份放射性测年报告，把它从会客厅里赶了出来。

免检证第二十六次转手，也是本表的最后一行：善的相 → 矛盾律 → 比最内里还内里 → 直觉认识 → 清楚分明 → 我理解为 → 纯然被动 → notion → 印象的被给予 → 一张表格 → 一次目击 → 一个日期 → 一次类比 → 一个假名 → 一条无例外的定律 → 一把尺 → 一次给予 → 一片沉默 → 一门语言 → 一个括号 → 一个位置 → 一个共同体 → 一个没有外部的场 → 一个不占位的位置 → 一个人称代词 → 偶然性。

二十六次转手。位置一次也没空过。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就是这本书。

因为如果"为了废除一切必然，必须发现一条必然"这个动作，和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三百年做的是同一个动作——那么这两千三百年，我们究竟走了多远？

答案在第五章：走了很远。磐石从世界那一侧，退到了"不可能有磐石"这句话上。这是一条真实的、单向的、不可逆的路线。

但路线的方向不是"逃出去"，是"往回退"。而退的每一步都需要一个落脚点。

而落脚点，就是磐石。

第三十一环，轮到我了。

---

## 卷二 · 四轮补核与四次翻案

---

# 补核·环 13 + 环 15

## ——从【待核】升为已核

本次补核经 zeno.org 取得 1794 年原版正字法德文全文（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1、《第一导论》；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二篇、附录《康德哲学批判》）。上一轮失败的原因，是我把 **gesammtten** 拼成了 **gesamten**——少了一个 m。本文件替换第 3 批《环 13–15》中环 13 与环 15 的四新式。附录一总表相应两行改为 ★。原文照 1794/1818 年正字法（Thathandlung、Räthsel、seyn），不改动。

## 13·费希特：观众只有自己的目击证词

### 【原典·磐石那一句】★

Wir haben den absolut-ersten, schlechthin unbedingten Grundsatz alles menschlichen Wissens aufzusuchen. **Beweisen oder bestimmen lässt er sich nicht, wenn er absolut-erster Grundsatz seyn soll.** Er soll diejenige **Thathandlung** ausdrücken, welche unter den empirischen Bestimmungen unseres Bewusstseyns nicht vorkommt, noch vorkommen kann, sondern vielmehr allem Bewusstseyn zum Grunde liegt, und allein es möglich macht.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1

自译：我们必须寻找一切人类知识的绝对第一的、无条件的原理。如果它应当是绝对第一的原理，那么它就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规定。它应当表达那个本原行动——这个本原行动不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在我们意识的经验规定之中，而毋宁说是一切意识的基础，并且唯有它才使意识成为可能。

——而上一版这一环，我写的是转述。转述里我说，他的封顶是"你自己去做那道练习"。

原文比那狠十倍，而且它就在第二句。

字面层。先给足。Thathandlung 这个词是他造的，而它是德语里的一个矛盾：That（事实、已完成的业绩）+ Handlung（正在进行的行动）。一切哲学的起点向来是Thatsache（事实）——一个现成的、已经在那儿的东西。费希特说：不。起点是Thathandlung——一个既是行动、又是行动之产物的东西。自我不是先存在、然后行动；自我的存在就是它设定自身这个行动。

这是德国观念论的点火装置，而且这个洞见是真的——它是本书正面命题的一个祖先：没有先在的东西，只有发生。

语法层——而这一次，语法就是全部，因为那句话是一个推理。

Beweisen oder bestimmen lässt er sich nicht, wenn er absolut-erster Grundsatz seyn soll. 如果它应当是绝对第一的原理，那么它就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规定。

读这个句子的形状。

它不是"我证明不了它"（那是承认）。它不是"它是自明的"（那是主张）。它是：如果它要当地基，它就不能被证明。

从一个身份要求（absolut-erster Grundsatz），直接推出免检（Beweisen lässt er sich nicht）。

这是全书三十环里，"因为它是地基，所以它免检"这句话，唯一一次被作者写成了一个完整的推理，而且是用一个条件句写的。

而这个推理是有效的。这才是它可怕的地方——它真的是有效的：绝对第一的东西，按定义没有比它更早的东西可以拿来证明它；一个能被证明的第一原理，就不是第一原理。

于是免检不是一次偷运，是一个定义的后果。

再看第二个词：**soll**（应当）。这个词在这两句里出现了两次——“如果它应当是绝对第一的”、“它应当表达那个本原行动”。

**soll** 不是 **ist**。这不是“它是这样”，是“它应当是这样”。整个第一原理是一个规范，不是一个发现。

位置层。§1 第一段第二句。全书的第二句实质内容。之后的整个知识学——第二原理、第三原理、全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从这里长出来。

磐石被安放的那一句，和它的免检证，是同一句话。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第一导论》。而这一段是全书三十环里最惊人的一段原文，没有之一。

Der Dogmatiker ereifert sich, verdreht, und würde verfolgen, wenn er die Macht dazu hätte; der Idealist ist kalt, und in Gefahr, des Dogmatikers zu spotten. **Was für eine Philosophie man wähle, hängt sonach davon ab, was man für ein Mensch ist: denn ein philosophisches System ist nicht ein todter Hausrath, den man ablegen oder annehmen könnte, wie es uns beliebte, sondern es ist beseelt durch die Seele des Menschen, der es hat.** Ein von Natur schlaffer oder durch Geistesknechtschaft, gelehrten Luxus und Eitelkeit erschlaffter und gekrümmter Charakter wird sich nie zum Idealismus erheben. Man kann dem Dogmatiker die Unzulänglichkeit und Inconsequenz seines Systems zeigen [...] **man kann ihn verwirren und ängstigen von allen Seiten; aber man kann ihn nicht überzeugen.**  
——《第一导论》

自译：独断论者会激动、会歪曲，如果他有那个权力，他会迫害；观念论者是冷的，而且有嘲笑独断论者的危险。一个人选择哪一种哲学，因而取决于他是哪一种人：因为一个哲学体系不是一件死家具，可以随我们高兴地放下或拿起，它是由拥有它的那个人的灵魂所赋予生命的。一个天生软弱的、或者被精神的奴役、被学究式的奢侈与虚荣弄得松弛而扭曲的性格，永远升不到观念论。你可以向独断论者指出他体系的不充分与不一贯……你可以从各个方面搅乱他、吓唬他；但你说服不了他。

这段话必须逐句读，因为它是本书的一份先声。

第一句：独断论者激动、歪曲、有权就迫害；观念论者冷。这不是哲学，这是人物志。他在给两种哲学立场做性格画像。

第二句——那句名言，而且原文比流传的版本更硬：hängt sonach davon ab, was man für ein Mensch ist——取决于他是哪一种人。理由跟在后面：哲学体系不是一件死家具（todter Hausrath），它由拥有它的那个人的灵魂赋予生命。

这是发生学，而且是最深的一层：他不问对手的命题真假，他问——一个什么样的人，会从"物"开始？

第三句：软弱的、被奴役的、被虚荣弄扭曲的性格，永远升不到观念论。

第四句——而这是全书最重的一句：man kann ihn nicht überzeugen。你说服不了他。

因为如果哲学立场由性格决定，论证就没用了。你可以搅乱他、吓唬他——但那不是说服，那是施压。

这一刀是尼采的谱系学提前八十年出场，而且更狠：尼采还只是说道德判断背后有生命类型；费希特直接说：哲学立场的选择，由性格决定，而且论证对它无效。

同一支笔。写下"选择哪种哲学取决于你是哪种人"，然后写下"如果它应当是绝对第一的原理，它就不能被证明"。

---

### 【接缝·显微】★

升格词：soll（应当）。

而这一环的接缝，是全书唯一一次，作者自己把它写成了一个有效的推理。

先把两句原文并排放：

§1: Beweisen oder bestimmen lässt er sich nicht, wenn er absoluter Grundsatz seyn soll. 如果它应当是绝对第一的原理，那么它就不能被证明。

《第一导论》：Was für eine Philosophie man wähle, hängt sonach davon ab, was man für ein Mensch ist. 一个人选择哪一种哲学，取决于他是哪一种人。

把第二句，转过来对准第一句。

那么，费希特选择知识学，取决于费希特是哪一种人。

他说了。他印出来了。然后他走开了。

这不是遗漏——遗漏是没看见。他看见了，而且写得比后来任何一个解构他的人都准。

三态：- 介生态：一次私人的内省经验。一个二十九岁的人，读了雅可比对物自体的诘难，在自己心里做了一道练习，看见了一样东西。这是介生态最典型的形态：一次单人的、无法复现给他人看的、正在发生中的目击。- 秩序态：Thathandlung——一切人类知识的绝对第一的、无条件的原理。- 封顶：wenn er absolut-erster Grundsatz seyn soll。——"如果它应当是地基。"

看清这次封顶的构造，它和前十二环全都不同：

前十二环的封顶，都是给磐石加一样东西：一个副词（intuitiva、clare et distincte）、一个身份（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一句禁令（ἀπαιδευσία）、一个方位（interior intimo meo）。

费希特的封顶不加任何东西。他从"地基"这个词的定义里，把免检推了出来。

而这个推理是有效的。

这才是这一环真正的分量，也是它在本书里的位置：它证明了免检不是一次道德失误，是一个逻辑后果。

只要你还要一块地基，你就得接受：地基不能被证明。因为能被证明的东西，是从别的东西证出来的，而那个别的东西才是地基。

费希特是三十环里唯一一个把这条推理写下来的人。

而他写完之后做的事，正是这本书的全部主题：他继续要一块地基。

——那么，如果那个推理有效，本书凭什么还要指控他？

不指控他要地基。指控他要地基的同时，用一个只有一个观众的剧场，去发那张执照。

因为那句"不能被证明"是有效的；但"不能被证明"和"你自己去内省一下就看见了"，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个逻辑限制，后者是一个证据主张——而那个证据，只有他一个人在场。

他用一个有效的推理（地基不可证明），给一个无效的证据（单人目击）开了路。

接缝坐标★：《知识学基础》§1（Beweisen oder bestimmen lässt er sich nicht… seyn soll）+《第一导论》（Was für eine Philosophie man wähle）·soll·单人内省（介生态）→绝对第一原理（秩序态）→从"地基"的定义推出免检（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康德留下的物自体那道裂缝钻进去，钻法是把它整个删掉。

雅可比那句诘难是致命的：没有物自体你进不了康德的体系（谁来刺激感官？），有了物自体你待不下去（不可知的东西怎么会"存在"、怎么会"刺激"？范畴不是只对现象有效吗？）。

费希特的解法极干脆：删掉。世界不是被一个不可知的 X 刺激出来的，世界是自我设定出来的。物自体作废，体系自治。

代价是：那张十二格的表，现在无处可挂了。康德还能说，表是"从人类知性的本性里"来的——那个"本性"是个既成事实，可以不问。费希特把既成事实全部删光了，所有东西都得从"我"里长出来。

免检证第十一次转手：……一张表格 → 一次目击。

这是免检品第一次退到"只有一个人能查看"的地方。前面十次，免检品至少是公开的——你可以去读那张表，可以去查那个定义，可以去试那个内省（休谟就试了，而且他试完说没找到）。Thathandlung 不行：它的全部证据在做练习的那一刻，而那一刻只有你一个人在场。

下留裂：一个只有一个观众的剧场，撑不住一个体系。

而下一环的人和他在耶拿共事过，读过他，然后做了一件极聪明的事：**他不去质疑那道练习。他把那道练习拉长——拉成整部人类精神史。**

你说自我设定自我？好。那我来写它是怎么一步一步设定的：从"这里、现在有这个东西"开始，一路走到绝对知识。走完了，你就不是一个人在看了——两千五百年的人都在看。

下一环的刀，是把独角戏改成史诗。

## 15 · 叔本华：怨恨者踏进了禁区

### 【原典·磐石那一句】★

[...] vielmehr ist dem als Individuum erscheinenden Subjekt des Erkennens **das Wort des Räthsels gegeben**: und dieses Wort heißt **Wille**. Dieses, und dieses allein, giebt ihm den Schlüssel zu seiner eigenen Erscheinung, offenbart ihm die Bedeutung, zeigt ihm das innere Getriebe seines Wesens, seines Thuns, seiner Bewegungen. —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 § 18

自译：……毋宁说，那个作为个体而显现的认识主体，**被给予了谜底之词：而这个词叫做意志**。唯有这个词，给了他一把打开自己现象的钥匙，向他启示了意义，向他显示了他的本质、他的行为、他的运动的内在机括。

字面层。先给足。第一篇讲完了：世界是我的表象——**这一篇他老老实实承认是康德的，一个字不改**。然后他问了一个康德不许问的问题：**那我呢？**

我也是一个表象——我的身体在空间里、在时间里、被因果链推着。**如果一切都只是表象，那么这一整台戏就是一场没有观众的皮影。**

而他说：有一样东西，只有一样，我不是从外面看它的。

我的身体。

我举起手臂。作为表象，我看见一个动作，我可以研究它的神经通路——这是从外面看。但同时，从里面，我知道那是我要举它。而"我要举它"和"手臂举起来"不是两件事——不是先有意志、再有动作（那是因果关系）。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两副面孔。

这是全书唯一一次，有人报告说自己找到了一条从表象通往内部的通道。康德说物自体不可知；这里有一扇门，而且每个人身上都长着一扇。

语法层——而这一次，指纹在一个被动分词上，而且它极其刺眼。

gegeben——被给予。

das Wort des Räthsels gegeben——谜底之词被给予了。

谁给的？

句子不说。

这是发现语法的完美标本，而且是全书最纯的一份：被动语态 + 施动者被抹掉。那个词不是他找到的（gefunden），不是他推出来的（geschlossen），不是他假定的（angenommen）——它是被给予的（gegeben）。

而"被给予"这个词，我们在环 20 见过：胡塞尔的 *originär gebende Anschauung*——原初给予的直观。相隔九十五年，同一个动词。

把一个自己做的动作，写成一个自己承受的事件——这是免检最省力的一种语法：如果是"被给予"的，我就不必为它负责，因而它不必被查。

位置层。§ 18，第二篇的开头。第一篇是康德的世界（表象），第二篇是他自己的世界（意志），第三篇（艺术）与第四篇（否定意志）全部立在第二篇上。跳跃发生在全书的四分之一处，剩下的四分之三全是它的展开。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第一版附录：《康德哲学批判》。一百多页，专门用来拆康德。

而他砍到的地方，正是本书环 12 的接缝——他比黑格尔更早、更准地打到了那张表上。

Man kann nicht umhin einzugestehn, daß ihm die antike, grandiose Einfach, daß ihm Naivetät, ingénuité, candeur, gänzlich abgeht. Seine Philosophie hat keine Analogie mit der Griechischen Baukunst [...] vielmehr erinnert sie sehr stark an die Gothische Bauart. Denn **eine ganz individuelle Eigenthümlichkeit des Geistes Kants ist ein sonderbares Wohlgefallen an der Symmetrie**, welche die bunte Vielheit liebt, um sie zu ordnen und die Ordnung in Unterordnungen zu wiederholen, und so immerfort, gerade wie an den Gothischen Kirchen. Ja er treibt dies bisweilen bis zur Spielerei, wobei er, jener Neigung zu Liebe, **so weit geht, der Wahrheit offenbare Gewalt anzuthun** und mit ihr zu verfahren, wie mit der Natur die altfränkischen Gärtner, deren Werk symmetrische Alleen [...]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附录《康德哲学批判》

自译：人们不得不承认，他完全没有古代那种宏伟的质朴，没有天真、率直、坦白。他的哲学和希腊建筑毫无类似……毋宁说，它强烈地让人想起哥特式的建筑。**因为康德精神的一个完全个体性的特点，是对对称的一种奇特的偏好——这种偏好喜欢斑斓的多样性，为的是把它整理起来，并且把这个秩序在下级秩序里重复一遍，如此不断，正像哥特式教堂那样。是的，他有时把这一点搞成了游戏；为了迁就那个癖好，他甚至走到了对真理公然施暴的地步，像旧法兰克的园丁对待自然那样对待真理——他们的作品是对称的林荫道……**

这一段是全书对康德最狠的一击，而且它是 1818 年写的。

看清这一刀的技术含量，因为它是发生学用在了最难的地方：

他没有说那十二个范畴是错的。他说的是：它们是被那张表的形状逼出来的。

而那张表的形状，是从哪儿来的？**从一个人的癖好来的**。不是从逻辑来的，不是从理性的本性来的——**从 ein sonderbares Wohlgefallen an der Symmetrie（对对称的一种奇特的偏好）来的**。

注意那五个字：**ganz individuelle Eigenthümlichkeit des Geistes Kants——康德精神的一个完全个体性的特点**。

**个体性的**。不是人类理性的，不是知性的本性——是那一个人的。

这就是本书第七式要查的那个东西：磐石的产地。而叔本华查出来的产地，是一个人的审美趣味。

而最后那一句，是全书能引用的最重的一句指控：der Wahrheit offenbare Gewalt anzuthun——对真理公然施暴。为了让格子填满，为了让对称成立，真理被扭着塞进去。

同一支笔。用一百页证明了康德的十二格是被一个人的对称癖逼出来的，然后在 § 18 写下：谜底之词被给予了。

---

### 【接缝·显微】★

升格词：gegeben（被给予）。

而这一环的接缝，是全书最对称的一处——因为它和这一环的挥刀句，是同一个动作的两面。

叔本华对康德说：你那十二个格子，是你自己的癖好逼出来的，那不是理性的本性，那是你的性格。叔本华对自己说：谜底之词，是被给予的。

一个人指着别人的地基说"那是你的性格"，然后指着自己的地基说"那不是我给的"。

三态：- 介生态：一次内省经验 + 一次类比外推。而经验的部分是真的——我确实不是从外面观察到我的手臂在动的。这是介生态最强的形态之一：一个从身体里长出来的、每个人都可复核的洞见。- 秩序态：Wille——世界的物自体。全部无机自然、有机自然、艺术、伦理、解脱，全从这里推。- 封顶：gegeben。被给予。而"被给予"的东西，不需要出示来路——因为它的来路按语法就不在句子里。

而这次封顶的位置，值得和费希特并排看，因为它们是同一条路上的两站：

费希特（环 13）：Beweisen lässt er sich nicht——它不能被证明。主动的否定：我做不到证明它。叔本华（环 15）：das Wort des Räthsels gegeben——那个词被给予了。被动的肯定：不是我做的。

两个人都在同一块地皮上往里挖（interior intimo meo 那块地皮，见环 4）。费希特挖到了一个不能被证明的行动，叔本华挖到了一个被给予的词。

而那一步外推，才是这一环真正的裂缝：

我举我的手臂，我从里面知道。我举不起那块石头，我进不去它的里面。

从"我的身体从里面看是意志"到"世界从里面看是意志"——这一步没有第二次目击。

而这就是费希特那个"观众只有一个人"的问题，换了个位置又回来了：费希特的剧场只有一个观众，观众看的是自己的思；叔本华的剧场也只有一个观众，观众看的是自己的身体。

接缝坐标★：《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 § 18 · gegeben · 内省经验+类比外推（介生态）→ 世界的物自体（秩序态）→ 被动语态（封顶）

---

### 【传动】

上咬合：他从康德的物自体那道裂缝钻进去，而且钻法和费希特（环 13）正好相反。

费希特：删掉物自体。叔本华：钻进去。

雅可比说，没有物自体进不去、有了物自体待不下去。叔本华说：你们两个都错了。物自体不是要从外面推出来的东西——它不用推，你身上就有一块。

这一手极漂亮，因为它是唯一一个不删康德、也不违反康德的解法。康德说：一切外部认识都经过表象的形式，所以够不着物自体。叔本华说：对。所以我不从外部认识它——我从内部是它。

而他继承的，是德国观念论那个共同的动作：往里找。而两条路都从奥古斯丁那块地皮上走（环 4：interior intimo meo，往里，再往里）——只不过奥古斯丁在最里面找到了上帝，费希特找到了自由，叔本华找到了一头永不知足的野兽。

免检证第十三次转手：……一次目击 → 一个日期 → 一次被给予。

下留裂：他留下的裂缝，八十年后成了整个二十世纪的入口。

因为"世界的内核不是理性"这件事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去了。从此，"我为什么这样想"这个问题，可以到理性之外去找答案——找到冲动、找到身体、找到本能。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尼采的权力意志、二十世纪一切"理性只是表层"的学说，全部从这一环的裂缝里长出来。

而他自己那块磐石的裂缝，同样刺眼：如果理性只是意志的工具、是那头野兽用来找食的一盏灯——那么"世界是意志"这个判断，是哪盏灯照出来的？

一个证明了"一切认识都为意志服务"的人，他的这个认识为谁服务？

下一环的人二十几岁，在莱比锡的一家旧书店里翻到这本书，读得几天没睡。十几年后，他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而且是对着自己问的——他是三十环里唯一一个提前把自己的接缝指出来的人。

然后他也没停下。



# 补核记录 · 本轮

| 环      | 上一轮  | 本轮   | 源                                        |
|--------|------|------|------------------------------------------|
| 13 费希特 | 【待核】 | ★ 已核 | zeno.org, 《知识学基础》§ 1; 《第一导论》             |
| 15 叔本华 | 【待核】 | ★ 已核 | zeno.org,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 § 18; 附录《康德哲学批判》 |

上一轮失败的原因，如实记录：我把 **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拼成了 **gesamten**——少了一个 **m**，于是 404 了两次，于是我把两环降了级。

这条记录必须留在书里，因为它正是第三章第六节说的那件事：

这套引法的严格程度，不是由真理决定的，是由我的手指决定的。

## 本轮补核改变了什么

不是补上了两条引文。是这两环的接缝全变了。

环 13：上一版我写的封顶是“你自己去做那道练习”——**那是我的推断**。原文里的封顶是一个有效的推理：如果它应当是绝对第一的原理，它就不能被证明。

这个区别是致命的，而且方向对我不利：我原来的指控假定他在耍赖；原文证明他在做一个逻辑上正确的推导。于是这一环的分量整个变了——它不再是“又一次偷运”，它是全书唯一一次，作者把“地基不可证明”这条铁律写成了一个可检验的推理。

而本书必须接住它：那条推理是对的。只要你还要一块地基，你就得接受地基不能被证明。指控不在这里——指控在他用一个有效的推理，给一个只有一个观众的证据开了路。

环 15：上一版我写的升格词是 **Analogie**（他自承的类比）。原文给的是 **gegeben**（被给予）——一个被动分词。而它比“类比”重得多，因为它把这一环和环 20（胡塞

尔的 originär gebende) 用同一个动词连上了：相隔九十五年，同一个语法——把一个自己做的动作，写成一个自己承受的事件。

两环都比上一版强。而它们强，是因为我上一版承认了自己没核到。

仍待补核

| 环            | 缺什么                      | 下一步                                                            |
|--------------|--------------------------|----------------------------------------------------------------|
| 16 克尔<br>凯郭尔 | 《最后附言》丹麦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声明》 | 查 SKS (sks.dk)                                                 |
| 17 马克思       | 1859 序言德文；《德意志意识形态》暗箱段   | mlwerke.de 已死站（现为 t-online 占位页），改查 MEW/MEGA 或 marxists.org 德文档 |
| 6 奥卡姆        | notitia intuitiva 各段     | 批判版 (St. Bonaventure) 有版权，需另寻                                  |
| 21、23-30     | B 级各环关键段                 | 版权期内，短引即可，但仍须核原版                                               |

十三环降为十一环。

这就是这本书唯一的走法：一次一个 m。

## 第二轮补核·环 22 + 环 17

本轮经 [people.umass.edu/klement/tlp](http://people.umass.edu/klement/tlp) (TLP 德英对照) 与 [zeno.org](http://zeno.org) (《德意志意识形态》) 取得原版德文。环 22 的《逻辑哲学论》三条全部升为 ★。环 17 的挥刀句升为 ★，磐石句 (1859 年序言) 仍待核。

### 22·维特根斯坦——前期三条补核

本环第九式已在第十五章认输 (Ich bin dann geneigt zu sagen 是标注, 我读漏了)。认输不改。本轮补的是第七、八式的前期部分: 上一版这三条全部是转述, 现在有原文了。

#### 【原典·磐石那一句】★ (前期)

Der Satz kann die gesamte Wirklichkeit darstellen, aber er kann nicht das darstellen, was er mit der Wirklichkeit gemein haben muss, um sie darstellen zu können – die logische Form. — 《逻辑哲学论》4.12

自译: 命题能够表现整个现实, 但它不能表现那个它为了能表现现实而必须与现实共有的东西——逻辑形式。

语法层。指纹在 kann nicht … darstellen (不能表现) 上。

这是全书唯一一块用"不可能"来安放的磐石。

别的磐石都靠某种"可以": 可以直观 (奥卡姆的 intuitiva)、可以清楚分明地知觉 (笛卡尔的 clare et distincte)、可以原初给予 (胡塞尔的 originär gebende)。维特根斯坦的磐石靠的是一个不可能: 正因为它说不出来, 所以它在。

而这是一个极难对付的语法——对一个说不出的东西，你没法要求它出示证据。

### 【接缝·显微】★（前期：梯子）

Meine Sätze erläutern dadurch, dass sie der, welcher mich versteht, am Ende als unsinnig erkennt, wenn er durch sie – auf ihnen – über sie hinausgestiegen ist. (Er muss sozusagen die Leiter wegwerfen, nachdem er auf ihr hinaufgestiegen ist.) ——《逻辑哲学论》6.54

自译：我的命题以这样的方式起阐明作用：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这些命题——踩在它们上面——爬过它们之后，最终认出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他必须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扔掉。）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 ——《逻辑哲学论》7

自译：凡不可说的，必须对之沉默。

升格词：Leiter（梯子）。

而这个装置，我们在第2环见过，隔了二千三百年。

柏拉图《理想国》511b: τὰς ὑποθέσεις ποιούμενος [...] οἷον ἐπιβάσεις τε καὶ ὀρμάς, ἵνα μέχρι τοῦ ἀνυποθέτου [...] ——把那些假设当作踏脚石与跳板，以便上升到无假设者。

维特根斯坦 TLP 6.54: durch sie – auf ihnen – über sie hinausgestiegen [...] die Leiter wegwerfen ——借助它们、踩在它们上面、爬过它们 [...] 把梯子扔掉。

同一个动作。而现在有了原文，可以看清两者的差别在哪个介词上：

柏拉图：ἐπιβάσεις（踏脚石）→ 上到 ἀνυπόθετον → καταβαίνη（下行）。石头留在身后，无人再提。维特根斯坦：durch sie – auf ihnen – über sie（借助、踩着、爬过）→ **die Leiter wegwerfen**（把梯子扔掉）。

柏拉图踩了石头，不说；维特根斯坦踩了梯子，而且宣布他扔了。

这是全书唯一一次，有人把 ἐπιβάσεις 那个动作，从一道工序变成了一份公告。

那么他成功了吗？拉姆齐 1929 年的一句话，是全书最短的一击【待核】：我们不能说的，我们就不能说，我们也不能用口哨吹它。

——如果梯子真的无意义，你爬不上去；如果你爬上去了，梯子就不是无意义的。

接缝坐标★（前期）：TLP 6.54（die Leiter wegwerfen）· **Leiter** · 无意义的阐明命题（介生态）→ 已抵达的位置（秩序态）→ 沉默（TLP 7，封顶） 接缝坐标（后期）：PU § 217 —— 第十五章已认输，降为存疑。

## 17 · 马克思 —— 挥刀句补核

### 【原典 · 他挥刀那一句】★

Die Menschen sind die Produzenten ihrer Vorstellungen, Ideen pp., aber die wirklichen, wirkenden Menschen, wie sie bedingt sind durch eine bestimmte Entwicklung ihrer Produktivkräfte und des denselben entsprechenden Verkehrs [...] **Das Bewußtsein kann nie etwas Andres sein als das bewußte Sein**, und das Sein der Menschen ist ihr wirklicher Lebensprozeß. Wenn in der ganzen Ideologie die Menschen und ihre Verhältnisse wie in einer Camera obscura auf den Kopf gestellt erscheinen, so geht dies Phänomen ebenso sehr aus ihrem historischen Lebensprozeß hervor, wie die Umdrehung der Gegenstände auf der Netzhaut aus ihrem unmittelbar physischen. Ganz im Gegensatz zur deutschen Philosophie, welche vom Himmel auf die Erde herabsteigt, wird

hier von der Erde zum Himmel gestiegen.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  
I. 费尔巴哈，A

自译：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意念等等的生产者，但他们是**现实的、活动着的人**，是被自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交往所制约的人……**意识永远不能是别的东西，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像在暗箱里一样头脚倒置地显现，那么这个现象同样是从他们的历史的生活过程里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转是从他们直接的物理的生活过程里产生的一样。和从天上降到地上的德国哲学完全相反，这里是从地上升到天上。

——而上一版这一段，我是转述的。转述丢掉了两样东西，都在原文里。

丢掉的第一样：一个德语双关

Das Bewußtsein kann nie etwas Andres sein als das bewußte Sein.

Bewußtsein（意识）= bewußt（被意识到的）+ Sein（存在）。

他把“意识”这个词，当场拆开了。

意识永远不能是别的东西，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

这句话在德语里不是一个命题，是一次拆字。那个词自己承认了：它里面本来就装着“存在”。你只要把 Bewußtsein 念慢一点，你就听见了 bewußtes Sein。

这是发生学的动作用在了一个词上，而且是本书三十环里最省力的一次：他没有论证，他只是把词拆开，让它自己说话。

而这一手和环 10 贝克莱那一招是同一招——贝克莱说“你试试想一个抽象的三角形”，马克思说“你试试把 Bewußtsein 念开”。都是让对手自己动一下，然后自己看见。

中译丢掉这一层，是没办法的事——汉语的“意识”里没有“存在”。而这正是附录二第二节说的那件事：译本的用词已经携带解释。一个把这句译成“意识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的译本是对的，但它把那个拆字的动作，变成了一个平铺的命题。

## 丢掉的第二样：视网膜

上一版我写的是"暗箱比喻"，然后问：颠倒的相机怎么知道自己是正的？

原文里那个比喻不止暗箱，还有第二半——而第二半把整件事翻了个个儿：

wie die Umdrehung der Gegenstände auf der Netzhaut aus ihrem unmittelbar physischen ——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转，是从他们直接的物理的生活过程里产生的一样。

看清这个类比的实际结构，因为它对我不利：

视网膜上的像是倒的。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错误。而我们看见的世界是正的——不是因为有人纠正了它，是因为"倒"这件事从来就不构成一个问题：整套视觉系统就是这么长的，倒像是它正常工作的样子。

所以马克思的意思，比"意识形态是错觉"要精细得多：

意识形态的倒立，不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毛病，是那个生活过程正常运转时必然的成像方式。

而这让我上一版那个诘问失效了一半。我问："颠倒的相机怎么知道自己是正的？"——而他的类比根本不要求相机知道自己是正的。视网膜不需要知道任何事，倒像照样是有效的成像。

那么接缝在哪儿？

在那个类比的第二半自己身上。

因为视网膜的倒像之所以能被称为"倒的"，是因为有人从外面比较过——生理学家看着眼球，也看着世界，然后说：喏，这里是倒的。

而"意识形态是倒的"这句话，需要同一个位置：一个能同时看见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过程的人。

马克思有那个位置吗？

他的答案在下一句：Ganz im Gegensatz zur deutschen Philosophie, welche vom Himmel auf die Erde herabsteigt, wird hier von der Erde zum Himmel gestiegen. (和从天上降到地上的德国哲学完全相反，这里是从地上升到天上。)

"从地上升到天上"——这是一个方向声明，不是一个位置证明。

他说的是他从哪儿出发，不是他站在哪儿。

而"现实的生活过程" (wirklicher Lebensprozeß) 这个词，正是那个从未被追问的位置：谁看见了它？用哪只眼睛？那只眼睛的视网膜，是正的还是倒的？

这才是这一环的接缝，而且它比我上一版写的准——是原文逼出来的。

接缝坐标★(挥刀句一侧)：《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 A · wirklicher Lebensprozeß · 一个方向声明 ("从地上升到天上") 被当作一个位置证明

### 磐石那一句 —— 仍待核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Es ist nicht das Bewußtsein der Menschen...) 本轮未取得原版：

- [mlwerke.de](http://mlwerke.de) 已死站 (现为德国电信 t-online 的"Hier entsteht eine neue Homepage"占位页)
- [marxists.org](http://marxists.org) 德文档: /1859/kritik/index.htm 与 /1859/kritik/vorwort.htm 均 404
- [zeno.org](http://zeno.org) 的马克思文集不含《政治经济学批判》

下一步：MEGA<sup>2</sup> 第二部分第二卷，或 Dietz 版 MEW 第 13 卷 S. 8-9。

本环第七式因此仍标【待核】，不加引号。

# 本轮补核记录

| 环        | 上一轮    | 本轮                    | 源                                      |
|----------|--------|-----------------------|----------------------------------------|
| 22 维特根斯坦 | 全部【待核】 | ★ 第七、八式（前期）已核；第九式认输不改 | people.umass.edu/klement/tlp（TLP 德英对照） |
| 17 马克思   | 全部【待核】 | ★ 第八式已核；第七式仍【待核】      | zeno.org，《德意志意识形态》I. Feuerbach A       |
| 16 克尔凯郭尔 | 【待核】   | 仍【待核】                 | teol.ku.dk/kierkegaard 404；SKS 未通      |

## 累计分级

|          | 环                                                                    |
|----------|----------------------------------------------------------------------|
| ★ 已核（全式） | 1、2、3、4、5、7、8、9、10、11、12、13、14、15、18、19、20 —— 17 环                   |
| ★ 部分已核   | 6（招牌非归属已核，notitia intuitiva 待核）、17（挥刀句已核，磐石句待核）、22（前期已核，后期认输） —— 3 环 |
| 【待核】     | 16、21、23、24、25、27、28、29、30 —— 9 环                                    |
| 认输       | 22（第九式）、26（四新式作废）、30（第九式作废）                                          |

十一环 → 九环。

## 本轮改了什么

不是补上了三条引文。是环 17 的接缝换了。

上一版我写的诘问是：“颠倒的相机怎么知道自己是正的？”

原文里那个比喻的第二半——视网膜——让这个诘问失效了一半。因为视网膜的倒像不是错误，是正常工作的样子；马克思的类比根本不要求相机知道自己是正的。

接缝得往后挪一格，挪到那个类比自己身上：视网膜的倒像之所以能被称为"倒的"，是因为有一个生理学家在外面，同时看着眼球和世界。而"意识形态是倒的"需要同一个位置。而马克思给的是一个方向（从地上升到天上），不是一个位置。

新的接缝比旧的准，而且它是原文逼出来的——不是我推出来的。

这就是这本书唯一的走法，第二次证明：

上一轮我丢了一个 m，这一轮我丢了半个比喻。

# 第三轮补核·环 17 + 环 16

## ——并引入一个新的分级符号

### ○、先立一个符号：☆

本轮遇到了一个上两轮没遇到的情况：我拿到了原文，但拿到它的地方不是原版。

- 环 17 的 1859 年序言：多个独立来源逐词一致，出处一致（MEW 13, S. 9）——但那是引文集，不是 Dietz 版原书。
- 环 16 的丹麦原文：取自挪威一家教科书网站，转引自 Helge Svare 《Filosofiske tekster i utvalg》（Oslo 1998, s. 228），标明"以原来的丹麦语形式"——但那是选本，不是 SKS。

按第三章第一条纪律，这两种情况都不该记 ★。但把它们记成【待核】也不对——因为我确实拿到了原文，而且是多来源比对过的原文。

于是本书从这一轮起用三级：

| 符号   | 含义                                                                                                             |
|------|----------------------------------------------------------------------------------------------------------------|
| ★    | 核对该著作的原版校勘本／原版页（Perseus 官方希腊文库、The Latin Library、Corpus Thomisticum、AT 版、Gutenberg 原版德文、korpora 原页、Hua 页码多源一致） |
| ☆    | 拿到原语原文，但源为引文集／选本／转引，未核原版                                                                                       |
| 【待核】 | 无原文，以转述出之，不加引号                                                                                                 |

这个符号不是为了好看。它是为了让第三章第六节那句话在版面上生效：

原文能证明的，只有一件事：他确实写了这句话。

而 ☆ 说的是：我有理由相信他写了这句话，但我还没有亲眼看见那一页。

## 17 · 马克思 —— 磐石句补核，并附一份伪引考

【原典·磐石那一句】☆

Die Gesamtheit dieser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bildet die ökonomische Struktur der Gesellschaft, **die reale Basis**, worauf sich ein juristischer und politischer **Überbau** erhebt und welcher bestimmte gesellschaftliche Bewußtseinsformen entsprechen. Die Produktionsweise des materiellen Lebens **bedingt** den sozialen, politischen und geistigen Lebensprozeß überhaupt. **Es ist nicht das Bewußtsein der Menschen, das ihr Sein, sondern umgekehrt ihr gesellschaftliches Sein, das ihr Bewußtsein bestimmt.**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MEW 13, S. 9）☆

自译：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那个**现实的基础**，在它上面耸立起一个法律的与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整个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

语法层——而这一次，指纹在两个不同的动词上，它们在同一段里，相隔一句。

**bedingt**（制约）和 **bestimmt**（决定）。

- **Die Produktionsweise des materiellen Lebens bedingt**… ——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 …**ihr gesellschaftliches Sein, das ihr Bewußtsein bestimmt.** —— 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

bedingen（制约、作为条件）留了余地：它说的是"设定条件"，不是"完全规定"。它是介生态的动词。bestimmen（决定、规定）不留余地。它是秩序态的动词。

同一段。相隔一句。而所有人记住的是后一句。

升格词：bestimmt。而它前面一句就是 bedingt。

附：一份伪引考

而这一环还有一件事，是本轮搜索时撞上的，它把这一环和第 6 环连上了：

人人都会背的那句"Das Sein bestimmt das Bewusstsein"（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没有写过。

那是一个被缩短的引文。原句有一个否定在先、一个反转在后、一个限定词（gesellschaftliches Sein，社会的存在，不是"存在"）。缩短版把那三样全删了。

而删掉的正是最要紧的那个词：gesellschaftliches。

- "存在决定意识" —— 一条形而上学命题，听起来像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 —— 一条社会学命题，说的是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

招牌把一个社会学命题，改写成了一条世界观。

而这就是第 6 环的动作，第二次出现：

| 环      | 招牌上的话                                                            | 实情                                               |
|--------|------------------------------------------------------------------|--------------------------------------------------|
| 6 奥卡姆  | 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 praeter necessitatem<br>(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 不是他写的。1639 年庞斯造，晚 290 年。他剃的是 hypotheses 不是 entia |
| 17 马克思 | Das Sein bestimmt das Bewusstsein<br>(存在决定意识)                    | 不是他写的。是缩短版，删掉了 gesellschaftliches 与整个反转结构        |

两块最有名的磐石，两张伪造的招牌。

而这一点，把本书第六环那个判断从"孤例"升成了"机制"：

序列不需要作者。一块石头被引用得够久，招牌自己会长出来——而且长出来的那块招牌，比原文好用，因为它更短、更硬、更没有限定词。

磐石的最终形态，不是作者写的那句话。是后人背得下来的那句话。

## 附：十四年，一个词的硬化

而最重的一份物证，是把这一环的两个版本并排放：

1845/46 · 《德意志意识形态》（MEW 3, S. 27）☆ **Nicht das Bewußtsein bestimmt das Leben, sondern das Leben bestimmt das Bewußtsein.**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1859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EW 13, S. 9）☆ **Es ist nicht das Bewußtsein der Menschen, das ihr Sein, sondern umgekehrt ihr gesellschaftliches Sein, das ihr Bewußtsein bestimmt.**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

同一个句式。同一个反转。十四年。一个词换了：

**das Leben**（生活）→ **das gesellschaftliche Sein**（社会存在）。

这是本书能找到的、“介生态硬化为秩序态”最干净的一份物证，因为它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句式、只换了一个词。

- **Leben**（生活）：柔软、有厚度、有温度。它包括吃饭、睡觉、爱、恨、生病、干活。它是一个可以被查的东西——你可以去问：谁的生活？哪一年？在哪儿？
- **gesellschaftliches Sein**（社会存在）：一个**范畴**。它没有温度，没有地址，没有日期。它是一个结构性术语，而结构性术语无法被追溯到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的任何一天。

从“生活”到“社会存在”——这一步没有增加任何论证，它只是把一个可查的词，换成了一个不可查的词。

而这正是第 26 环（库恩）那个判断的原型——只不过在这一环，我有原文，而在第 26 环我没有，所以我在第十五章认了输。

接缝坐标☆：《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MEW 13, S. 9）· **bestimmt**（前一句为 bedingt）· 一条解释假设（介生态）→ 无例外定律（秩序态） 硬化坐标☆：《德意志意识形态》（MEW 3, S. 27）**das Leben** → 1859 序言（MEW 13, S. 9）**das gesellschaftliche Sein** · 十四年，一个词

## 16 · 克尔凯郭尔 —— 丹麦原文补核

【原典 · 磐石那一句】☆

Naar Subjektiviteten er Sandheden, maa Sandhedens Bestemmelse tillige indeholde i sig et Udtryk for Modsætningen til Objektiviteten [...] **den objektive Uvished, fastholdt i den meest lidenskabelige Inderligheds Tilegnelse, er Sandheden, den høieste Sandhed der er for en Existerende.** —— 《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署名 Johannes Climacus）☆

自译：当主体性是真理时，真理的规定同时必须在自身内含有一个对客观性之对立的表达……客观的不确定性，在最激情的内在性的占有中被持守——这就是真理，是一个存在着的人所能有的最高真理。

Objektivt har han da kun Uvisheden, men netop dette strammer Inderlighedens uendelige Lidenskab, og **Sandheden er netop dette Vovestykke**, med Uendelighedens Lidenskab at vælge det objektivt Uvisse.

自译：客观地，他只有不确定性；但正是这一点绷紧了内在性的无限激情，而**真理正是这个冒险**——用无限性的激情去选择那客观上不确定的东西。

Men den givne Bestemmelse af Sandhed er en Omskrivning af Tro. **Uden Risiko ingen Tro.** Tro er netop Modsigelsen mellem Inderlighedens uendelige Lidenskab og den objektive Uvished. **Kan jeg objektivt gribe Gud, saa troer jeg ikke, men netop fordi jeg ikke kan det, derfor maa jeg**

troe; og vil jeg bevare mig i Troen, maa jeg bestandig passe paa, at jeg fastholder den objektive Uvished, at jeg i den objektive Uvished er "paa de 70,000 Favne Vand", og dog troer. 自译：而这个给出的真理规定，是信仰的一个改写。没有风险就没有信仰。信仰正是内在性的无限激情与客观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如果我能客观地把握上帝，那我不信了；但正因为我不能，所以我必须信；而如果我要保持在信仰里，我就必须不断留心：我持守着客观的不确定性，我在客观的不确定性里处于"七万英寻深的水上"，却依然信。

——上一版这一整段，我是转述的。原文给了我三样转述里没有的东西。

第一样：Vovestykke（冒险）。上一版我写"信仰不是'尽管不确定我还是信'，信仰是'正因为不确定，我才可能信'"——那是我的话。原文里那个词是 Vovestykke——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真理不是一个状态，是一个动作，而且是一个赌。

第二样：Kan jeg objektivt gribe Gud, saa troer jeg ikke。——如果我能客观地把握上帝，那我不信了。

这句话的语法是条件句，而且是一个反事实的条件句。它说的是：证明会杀死信仰。上一版我写"如果你能证明上帝存在，信仰就作废了"——意思对了，但原文更狠：不是"信仰作废了"，是"我就不信了"（saa troer jeg ikke）。第一人称。

第三样，是全书最重的一个意象，而我上一版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paa de 70,000 Favne Vand 在七万英寻深的水上

信仰的位置，是七万英寻深的水面上。脚下没有底。而且必须没有底——因为一旦有了底，你就是站着，不是信着。

读完这句，再回头看本书第一页那个词：磐石。

克尔凯郭尔是三十环里唯一一个，明确宣布自己不要磐石的人。

他要的是水。七万英寻深。

## 【接缝·显微】☆（修正）

升格词：er（是）。

而这一环的接缝，比我上一版写的深一层，因为原文让我看见了那个句子的形状。

Subjektiviteten er Sandheden。主体性是真理。den objektive Uvished [...] er Sandheden。客观的不确定性……是真理。

两个 er。丹麦语的系词。直陈式。

一个用整本书论证"没有客观确定性"的人，把这个论证的结论，写成了两个直陈式的系词判断。

而这不是一个抓小辫子——因为它正是这本书自己要求的那个东西的反面：

Sandheden er netop dette Vovestykke —— 真理正是这个冒险。

冒险不能被写成系词。"是"这个字宣布的正是"不必冒险了"——它是一个已经落地的判断。你没法在七万英寻深的水上写下一个 er。

而这就是三态：

- 介生态：一次冒险（Vovestykke），一次在没有底的水上做出的、随时可能沉下去的选择。它的全部内容就是"没有担保"。
- 秩序态：er Sandheden, den høieste Sandhed——是真理，是最高真理。一个判断，落地了，有担保了。
- 封顶：假名。而现在这个封顶看得更清楚了——因为它和 70,000 Favne Vand 是一回事。

假名制度，是一台制造 objektiv Uvished（客观的不确定性）的机器。它让"这句话是谁说的"这件事，永久地保持不确定。

于是磐石获得了它自己所要求的那个条件——靠一个制度。

而这就是这一环的全部：一个宣布"信仰的条件是没有底"的人，用一套制度，给自己造了一片没有底的水。

造出来的没有底，还是没有底吗？

接缝坐标☆：《最后附言》·er（对照 Vovestykke）·一次冒险（介生态）→ 最高真理（秩序态）→ 假名／制度化的客观不确定性（封顶）

来源说明：本环丹麦原文转引自 Helge Svare 编《Filosofiske tekster i udvalg》（Oslo 1998, s. 228），该选本标明为"原来的丹麦语形式"（den opprinnelige danske språkformen）。未核 SKS（Sø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原版。故记 ☆，不记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年的声明》仍【待核】。

本轮补核记录

| 环        | 上一轮     | 本轮           | 源                                                            |
|----------|---------|--------------|--------------------------------------------------------------|
| 17 马克思   | 磐石句【待核】 | ☆（挥刀句上一轮已 ★） | MEW 13, S. 9, 多来源逐词一致；伪引考据见 falschzitate 专栏                  |
| 16 克尔凯郭尔 | 全式【待核】  | ☆（磐石句、接缝）    | Helge Svare 《Filosofiske tekster i udvalg》 Oslo 1998, s. 228 |

累计分级

| 级           | 环                                                                 | 计   |
|-------------|-------------------------------------------------------------------|-----|
| ★ 已核原版      | 1、2、3、4、5、7、8、9、10、11、12、13、14、15、18、19、20                        | 17  |
| ★ 部分        | 6（招牌考已核 / notitia intuitiva 待核）、17（挥刀句 ★ / 磐石句 ☆）、22（前期 ★ / 后期认输） | 3   |
| ☆ 原文在手，未核原版 | 16                                                                | 1   |
| 【待核】        | 21、23、24、25、27、28、29、30                                           | 8   |
| 认输          | 22 第九式 · 26 四新式 · 30 第九式                                          | 3 处 |

待核：13 → 11 → 9 → 8。剩下的八环全部是 B 级（版权期内），只需短引。

本轮改了什么

一、多了一个符号。 ☆ 不是妥协，是精度。"我拿到了原文"和"我看见了那一页"，不是一回事——而上两轮我没有位置放这个区别。

二、环 17 多了一份伪引考，而它把第 6 环从孤例升成了机制。

奥卡姆那句"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不是他写的（1639 年庞斯造）。 马克思那句"存在决定意识"不是他写的（缩短版，删掉了 gesellschaftliches 和整个反转）。

两块最有名的磐石，两张伪造的招牌。

磐石的最终形态，不是作者写的那句话。是后人背得下来的那句话。 而后人背得下来的那一句，永远比原文更短、更硬、更没有限定词——因为限定词记不住。

三、环 17 的硬化坐标，是全书最干净的一份物证。 同一个人、同一个句式、十四年、换了一个词：das Leben（生活）→ das gesellschaftliche Sein（社会存在）。 从一个可查的词，换成一个不可查的词，没有增加任何论证。

而这正是我在第 26 环（库恩）想说的那件事。 区别是：这一环我有原文，那一环我没有。所以那一环我认了输。

四、环 16 的原文，让我发现我漏掉了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反例。

paa de 70,000 Favne Vand —— 在七万英寻深的水上。

克尔凯郭尔是三十环里唯一一个明确宣布自己不要磐石的人。他要的是水。

而本书的第十二章必须回答他：一个人可以宣布自己站在没有底的水上吗？还是说，"我站在没有底的水上"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块底？

这一问，我上一版根本不知道要问——因为我没有那句原文。

仍待核（八环，全部 B 级）

| 环       | 缺什么                                       | 版权   |
|---------|-------------------------------------------|------|
| 21 罗素   | 还原公理的自我定性（《数学原理》第二版导论，1925）               | 2040 |
| 23 海德格尔 | SZ § 6 Destruktion 标题句；§ 32 解释学循环         | 2046 |
| 24 萨特   | EN 导论 conscience (de) soi；1944 《共和国的沉默》   | 2050 |
| 25 蒯因   | 《两个教条》末段 "as an empiricist"；final arbiter | —    |
| 27 福柯   | 《性经验史》I "le pouvoir est partout"          | —    |
| 28 德里达  | 《延异》"ni un mot ni un concept"             | —    |
| 29 罗蒂   | 《哲学和自然之镜》第八章                              | —    |
| 30 梅亚苏  | 《有限性之后》第三章（第九式已作废，磐石句仍需）                  | 在世   |

这八环只需单句以内的短引 + 精确出处。

但"只需短引"不等于"不必核"。

第一轮我丢了一个 m。第二轮我丢了半个比喻。这一轮我丢了七万英寻深的水。

## 第四轮补核·环 21

### ——原文推翻了我原来的判断

本轮经 quod.lib.umich.edu（密歇根大学历史数学文库）取得《数学原理》第一版原书扫描页，及第二版导论的多来源引文。环 21 从【待核】升为 ★（第一版）+ ☆（第二版）。而这一轮的结果，是我上一版这一环的第九式，判断错了。

### 21·罗素：补丁被追认为骨架

【原典·磐石那一句】★

《数学原理》第一版，1910，导论。而它有一个专门的小节标题：

VII. Reasons for Accepting the Axiom of Reducibility. That the axiom of reducibility is self-evident is a proposition which can hardly be maintained. But in fact self-evidence is never more than a part of the reason for accepting an axiom, and is never indispensable. ——《数学原理》第一版导论，第 VII 节 ★

自译：七、接受还原公理的理由。说还原公理是自明的——这个命题很难站得住。但事实上，自明性从来不过是接受一条公理的理由的一部分，而且它从来不是不可或缺的。

——而上一版这一环，我写的是转述。而转述让我把这一环整个判断错了。

我上一版写的是：

这里没有封顶。这里是别的东西——追认。罗素没有偷运。偷运的是《数学原理》这栋楼本身。时间替作者完成了那次升格。

错了。

封顶在原文里，而且是作者亲手写的，1910 年，在一个专门为它设的小节标题底下。

字面层。先给足，因为这一段的诚实是真的。

他没有藏。他给了一个小节，标题就叫"接受还原公理的理由"——他知道这条公理需要理由，他知道读者会问，他把这个问题正面摆了出来。

然后第一句：说它自明是站不住的。

这是全书三十环里，作者对自己地基最不留情面的一句话。笛卡尔写 videor（似乎），弗雷格写 halte für（我认为），叔本华写 Analogie（类比）——没有一个人说过"说它自明站不住"。

语法层——而指纹在第二句，而且它是一个我在前二十环里没见过的动作。

But in fact self-evidence is never more than a part of the reason for accepting an axiom, and is never indispensable.

升格词：indispensable（不可或缺的）。

看清这一步。

前二十环的封顶，全部是给石头加一样东西： - 一个副词 (intuitiva、clare et distincte、merely passive、originär gebende、préréflexif) - 一个身份 (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这不属于假设那一类) - 一句禁令 (ἀπαιδευσία——问这个的人没教养) - 一个方位 (interior intimo meo——比你最内里的还内里) - 一句宣言 (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没有任何可设想的理论能动摇它)

罗素什么也没给石头加。

他把尺子改短了。

- 标准是：公理应当自明。
- 他的石头：不自明。
- 他的动作：那么自明性就不是必需的。

这是全书唯一一次，封顶不是给被告发牌照，是解散陪审团。

而这就是这一环真正的接缝，我上一版完全没看见——因为我没有那句原文，所以我以为他只是挂了个牌子然后走开了。

他没有走开。他在挂牌子的同一段里，把牌子的效力取消了。

位置层。第一版导论第 VII 节。不是脚注，不是附录，不是后来的补充——是导论里一个有编号、有标题的小节。

磐石的免检证，和磐石本身，是同一处出场的。

### 【原典·磐石那一句·续】☆（第二版）

十五年后，1925，第二版导论。他把话说得更白：

This axiom has a purely pragmatic justification: it leads to the desired results, and to no others. ——《数学原理》第二版导论 ☆

自译：这条公理有一个纯粹实用的辩护：它导出我们想要的结果，而且不导出别的。

purely pragmatic justification——纯粹实用的辩护。

看清这两句相隔十五年的话，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路线：

- 1910：说它自明站不住 → 但自明性不是必需的（改标准）
- 1925：它的辩护是纯粹实用的——它导出我们想要的结果（换标准）

从“自明性不是必需的”到“它的辩护是实用的”——十五年，标准从“真”完全滑到了“好用”。

而这就是第 18 环那个动作，隔了三十九年，换了一个学科：

尼采 1886: Gesetz, dass auch dies nur Interpretation ist — nun, um so besser.（假定这也只是解释——那更好。） 罗素 1925: a purely pragmatic justification: it leads to the desired results.（一个纯粹实用的辩护：它导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两个人都放弃了"真", 两个人都换上了"好"。

尼采的"好"是"更深、更强、更健康"。罗素的"好"是"导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而 desired (想要的) 这个词, 正是罗素那一句里最没人注意的一个: 谁想要?

想要的是这栋楼能盖下去。

---

### 【原典·他挥刀那一句】 【待核·B级】

(摹状词理论对迈农的解构; 1902 年 6 月 16 日致弗雷格的信。本轮未核原版, 按纪律以转述出之。)

---

### 【接缝·显微】★ (改写)

升格词: indispensable (1910) → pragmatic (1925)。

——而上一版这一栏我填的是"没有升格词"。那是错的。

三态 (改写):

- 介生态: 一块公开的补丁。 而这一点比我上一版写的还强——他给了它一个小节标题, 第一句就说"说它自明站不住"。这是三十环里介生态标注得最完整的一次, 超过弗雷格。
- 秩序态: 《数学原理》三卷的地基。之后所有推导, 包括那个著名的  $1+1=2$ , 全部依赖它。
- 封顶: "自明性从来不是不可或缺的" (1910) + "它的辩护是纯粹实用的" (1925)。

而这个封顶的材质, 是全书独一份: 不是护身符, 是标准的调换。

所以本环的判断必须改写, 而改写之后它更重, 不是更轻:

我上一版说: 罗素没有偷运, 偷运的是那栋楼; 时间替作者完成了升格。

原文说: 不对。作者自己完成了升格, 只是他用的不是通常那个动作。

通常的动作是：让石头去够标准（宣布它自明、直接、原初给予）。罗素的动作是：让标准去够石头（宣布自明性不是必需的）。

而后一个动作，比前一个诚实，也比前一个致命。

诚实，因为它不撒谎——他从没说这块石头自明，他说的是标准该改。致命，因为它一次性地把整个法庭拆了——如果自明性不是必需的，那么"什么算一条公理的充分理由"这个问题，就永久地开放了。而一个永久开放的问题，等于没有问题。

而这正是第 25 环（蒯因）四十一年后要走的那条路：

罗素 1910：自明性不是必需的。蒯因 1951：没有一条陈述是绝对免于修正的。

罗素拆了"自明"这个标准。蒯因拆了剩下的全部。

而两个人拆完之后，都留下了一个东西没拆：罗素留下的是 **desired results**（想要的结果），蒯因留下的是 **final arbiter**（最终仲裁者）。

接缝坐标★：《数学原理》第一版导论第 VII 节（self-evidence is never ... indispensable）→ 第二版导论（purely pragmatic justification）· **indispensable** → **pragmatic** · 公开的补丁（介生态）→ 三卷的地基（秩序态）→ **标准的调换**（封顶）

## 【传动】（补一句）

上咬合（不改）：上一环的人把地基交出来，下一环的人是拆它的那个人。弗雷格 1903 年在废墟上写 **bedingungsweise wenigstens**（至少有条件地）——罗素的类型论就是那个"有条件地"的第一份技术方案。

而现在有了原文，这个咬合可以钉死在两句话上：

弗雷格 1903：Ich habe mir nie verhehlt, dass es nicht so einleuchtend ist, wie die andern, und wie es eigentlich von einem logischen Gesetze verlangt werden muss. ——我从未对自己隐瞒过：它不像其他几条那样自明，也不像一条逻辑定律本该被要求的那样自明。

罗素 1910: That the axiom of reducibility is self-evident is a proposition which can hardly be maintained. But in fact self-evidence is never more than a part of the reason for accepting an axiom, and is never indispensable. ——说还原公理是自明的，这个命题很难站得住。但事实上，自明性从来不是不可或缺的。

看清这两句的关系，它是全书最精确的一次传动：

弗雷格说：它不够自明——而一条逻辑定律本该被要求那样自明。他接受那个标准，然后承认自己没达到。楼塌了。

罗素说：它不够自明——但自明性不是必需的。他不接受那个标准，于是他没有塌。同一个困难。相隔七年。一个人认了标准，楼塌了；一个人改了标准，楼立到今天。

而这，就是这本书全部三十环里最实用的一课，也是最难看的一课：

弗雷格是对的，而且他输了。罗素是可疑的，而且他赢了。  
序列不奖励诚实。序列奖励能让工程继续的那个动作。

## 本轮补核记录

| 环     | 上一轮    | 本轮                        | 源                                   |
|-------|--------|---------------------------|-------------------------------------|
| 21 罗素 | 全式【待核】 | ★（第一版导论第 VII 节）+ ☆（第二版导论） | quod.lib.umich.edu 原书扫描页；第二版导论多来源引文 |

累计分级

| 级      | 环                                             | 计   |
|--------|-----------------------------------------------|-----|
| ★ 原版已核 | 1、2、3、4、5、7、8、9、10、11、12、13、14、15、18、19、20、21 | 18  |
| ★ 部分   | 6、17（磐石句 ☆／挥刀句 ★）、22（前期 ★／后期认输）               | 3   |
| ☆ 原文在手 | 16                                            | 1   |
| 【待核】   | 23、24、25、27、28、29、30                          | 7   |
| 认输     | 22 第九式 · 26 四新式 · 30 第九式                      | 3 处 |

待核：13 → 11 → 9 → 8 → 7。

本轮改了什么

这一轮不是补上了两条引文。是我上一版这一环判断错了，而原文把它推翻了。

我写的是："这里没有封顶……时间替作者完成了那次升格。"

原文是：封顶在 1910 年第一版导论第 VII 节，作者亲手写的，而且在一个专为它设的小节标题下面。

而错的方向很有意思：我把他写得比实际上更诚实。

我以为他只是老实挂了个牌子然后走开，坏事是后人干的。实际上他挂了牌子，然后在同一段里把牌子的效力取消了——不是靠撒谎，是靠改标准。

而这个动作在全书里是新的，我上一版整个漏了：

前二十环的封顶，都是让石头去够标准。罗素的封顶，是让标准去够石头。

这一手比前二十环都诚实，也比前二十环都致命。

而它逼出了本环最难看的一句话，也是这本书到目前为止最难看的一句话：

弗雷格认了标准，楼塌了。罗素改了标准，楼立到今天。 序列不奖励诚实。序列奖励能让工程继续的那个动作。

## 仍待核（七环，全部 B 级，只需短引）

| 环       | 缺什么                                              | 版权   |
|---------|--------------------------------------------------|------|
| 23 海德格尔 | SZ § 6 标题句；§ 32 "nicht heraus... sondern hinein" | 2046 |
| 24 萨特   | EN 导论 conscience (de) soi; 1944 《共和国的沉默》         | 2050 |
| 25 蒯因   | 《两个教条》末段 "as an empiricist"; final arbiter       | —    |
| 27 福柯   | 《性经验史》I "le pouvoir est partout"                 | —    |
| 28 德里达  | 《延异》"ni un mot ni un concept"                    | —    |
| 29 罗蒂   | 《镜》第八章                                           | —    |
| 30 梅亚苏  | 《有限性之后》第三章                                       | 在世   |

第一轮我丢了一个 m。第二轮我丢了半个比喻。第三轮我丢了七万英寻深的水。

这一轮我丢的是一整个判断——而且丢的方向，是把被告写得比他实际上更清白。

---

## 卷三 · 辩护与附录

---

# 新增 · 第十五章

---

# 三十场辩护：如果他们能回嘴

三十次一击一挡。辩护是他最好的辩护者的最强一击，不是稻草人。如果我不能把对手的立场说得比他自己还好，我就不该动他。挡不住的，认输。认输的三环在本章末尾，它们是本书唯一的、也是全部的信用。

## 一至五·古典

### 1·苏格拉底

**辩护：**你抓的那个 οὐ γὰρ θέμις（神不撒谎，因为那对他不容许）根本不是地基，是**修辞**。他在法庭上对一群陪审员说话，用的是他们全都接受的前提——这叫 **endoxa**，从**共同意见出发**，是**雅典人辩论的常规做法**。而且神谕在他手里根本不是权威，是**谜题**：他不信它，他去**检验**它——他跑遍全城，为的正是证伪它。整部《申辩》的事业，是一次对神谕的实证检查。**你把一个被检验的对象，说成了一个免检品。**

**回应：**他检验的是“我是最智慧的”这条**内容**，检验的方法是找一个更智慧的人来反证。**他从未检验过“神谕值得检验”这个前提。**而如果神谕只是修辞，那么整个事业的授权就没了——他自己说了，不服从神是不可能安静下来的理由。**修辞不能拿来当二十年事业的动机。**

### 2·柏拉图

**辩护：**ἀνυπόθετον 不是免检品，它是**数学做不到而辩证法能做到的那件事**，而且这正是他的论点。几何学家把假设当开端，所以他们只有 διάνοια；辩证法把假设当假设，一路上溯到无假设者，这是一条**方法上的要求**，不是一个宣称到达的报告。而且他自己在《巴门尼德》里，用整篇对话把相论打得七零八落——那是哲学史上唯一一次，一个人写了一整本书来拆自己。

回应：《巴门尼德》拆的是相论的内容（分有怎么可能、第三人论证），不是那张 ἀνυπόθετον 的牌照。他拆完之后没有说“所以没有无假设者”，他说的是“所以这很难，得再练”。牌照原封不动地传给了下一环，而下一环填上了矛盾律。

### 3·亚里士多德

辩护：ἀπαιδευσία 那一击你读错了。他不是骂人，他在做一个逻辑观察：要求证明一切的人，不懂“证明”这个概念——因为证明必须从不证明的东西开始，否则无穷后退。这是《后分析篇》的定理，不是脾气。而且矛盾律的辩护不是免检，是 elenchus（反驳性证明）：你只要开口说一句有意义的话，你就已经用了它——这不是“不许问”，这是“你问的时候正在用”。他花了整整一章 Γ 4 做这件事，那是哲学史上最认真的一次辩护。

回应：elenchus 是真的，而且是硬的——这一环我不打矛盾律。我打的是那五个字：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这不是假设）。elenchus 证明的是“你反驳它得先用它”，它不证明“它不属于假设这一类”。一个反驳它就得先用它的东西，仍然可以是一个假设——一个我们无法不用的假设。从“不可反驳”到“不是假设”，中间是一次归类，而那次归类没有论证。而 ἀπαιδευσία 的位置说明了它的功能：它不是《后分析篇》的定理，它是 Γ 卷开工前的一句门规。

### 4·奥古斯丁

辩护：比较级不是封顶，它是否定神学。他说的正是“你到不了”——这是承认，不是宣称。一个说“我也查不到那么深”的人，你指控他免检？他整部《忏悔录》就是在说自己够不着。

回应：“我也查不到”这五个字，正是最坚固的水泥。它把免检做成了谦卑。而检验的标准不是他谦不谦卑，是那块石头在他的体系里承不承重——而它承重：整部书的终点、他一生的转向、恩典的全部理由，都挂在那个“比最内里还内里”上。一个承重的东西，不能同时是一个够不着的东西。

### 5·阿奎那

辩护：那四个称呼动词你完全读反了。五路不是要证明“上帝”的全部内容——他明确说了，五路只到 quia est（它在），不到 quid est（它是什么）。“众人称之为上帝”这

句话是在给一个已证明的存在物挂上日常的名字，不是在推导它的属性。而他随后花了几十个问题，用否定和类比，一寸一寸地说明我们对那个东西其实一无所知。你抓的那个"跳跃"，他自己在下一页就承认了。

回应：辩护成立了一半，这一半我收下：五路确实只声称到 *quia est*。但那个名字不是无害的。一旦 *dicimus Deum* 落地，那个第一推动者就进了《神学大全》剩下的五百个问题——它开始有意志、有恩典、有位格、有道成肉身。如果名字只是名字，它就不该承重；而它承了三千页的重。而 *omnes*（众人）这个桥墩，正是第 1 环里被一个一个验成假货的那些人。

---

## 六至十一·近代前半

### 6·奥卡姆

辩护：这一环你打的是招牌，不是他。他自己没写过那句话、没造过那个名字、没剃过 *entia*——那么"剃刀是一场发生"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你显形的是四百年的引用史，不是他的哲学。至于 *notitia intuitiva*：他不但没有免检它，他还亲手写了它可以被上帝伪造——这是全书最早的一次自我标注。

回应：招牌是这一环的全部意义，而且它比打中他更重要。因为它演示了序列不需要作者：一块不存在的石头，托住了整个现代科学的方法论自我形象四百年。至于自我标注——标注了，然后照样当支点，这正是本书要说的事（见环 19、21、28）。标注不等于不用。

### 7·笛卡尔

辩护：*statuere* 你读得太重了。它在十七世纪的拉丁哲学里就是"确立、断定"的常规用词，不带你说的那种"我造了它"的意味；*videor*（我似乎）是修辞的谦逊，是那个时代的教养。而"清楚分明"根本不是偷运的——第三沉思整章就是在为它辩护：他知道它需要上帝担保，他做了那个论证。至于循环——他自己回答过（第二组答辩）：需要担保的是记忆中的清楚知觉，不是当下正在进行的。

回应：videor 是不是修辞，可以争；omne 不能争。从 hac primâ cognitione（这一个认识）到 omne（一切），是一次样本量为 1 的归纳，而它在第一沉思点火之前就已经在用了——否则火凭什么烧感官？记忆／当下的区分救不了这一点：第一沉思判定感官不可靠时，用的正是当下的清楚知觉。秤在称东西之前就在兜里。

## 8·斯宾诺莎

辩护：intelligo 是定义的标准句式，不是自白。欧几里得的希腊文用 ἐστιν，斯宾诺莎的拉丁文用 intelligo——这是十七世纪的体例，不是本体论的表态。而且他自己在《知性改进论》里详细讨论了什么算好定义：好定义必须是发生性的——它必须给出对象的产生方式，不是列举它的性质。他比你更早提出了发生性定义的要求。

回应："他要求发生性定义"这一点，我收下，而且它让这一环更重，不是更轻。因为一个明确要求"定义必须给出产生方式"的人，他的八个定义自己是怎么产生的？书里没有。而 intelligo 是不是体例——体例本身就是本书的对象（见环 8 第九式：让一样东西免检的最好办法，是把它做成表格的表头）。

## 9·洛克

辩护：merely 和 for the most part 的差别，是印刷史，不是哲学。标题是后来编者加的边注；而 merely passive 后面紧跟着限制语——"在这一部分"（in this part）。他说的是"在接收这个环节里"被动，不是"心灵纯然被动"。你抓的是一个被你自已剪掉了限制语的句子。

回应：限制语在，而且我引全了——问题恰恰是那个限制语。"在这一部分"划出了一个环节，然后宣布那个环节里没有心灵的份。而分界线是谁画的？"什么算一个简单观念"这件事，就是心灵在那个环节里做的第一件事。它决定了什么算一个。merely 抹掉的正是这一步。

## 10·贝克莱

辩护：notion 不是免检牌照，是一个诚实的困难。我们确实对自我没有一个像"红"那样的观念——休谟找不到，康德说它不是现象，维特根斯坦说眼睛不在视野里。三百年过去，没有人找到那个观念。贝克莱是第一个说出这个事实的人，而你把他的诚实算成了他的罪。

回应：困难是真的，这一点我在正文里给足了。罪不在他看见了困难，在他给困难发了一张牌照，然后接着盖楼。休谟看见了同一个困难，他的处理是：那我就没有自我。贝克莱的处理是：那我造一个新词。两个人面对同一件事，一个跑下悬崖，一个勒了马。

## 11· 休谟

辩护：你把一个模范的科学家写成了一个懒汉。一条普遍准则遇到一个孤例就推翻，那不是严谨，那是幼稚——任何真实的科学都不这么干（燃素说也不是被一个反常推翻的，见环 26）。"不值得为它一个改动准则"是一个完全正当的方法论判断，而且是现代科学每天都在做的判断。而且他把反例写下来了——你见过几个哲学家把自己的反例印在自己的书里？

回应：辩护极强，而这一环的力量恰恰在这里：我不打他的判断，我打那个词的位置。merit（值得）是一个估价词，而它出现在一个逻辑位置上。前十环的封顶都是硬材料（θέμις、ἀπαιδευσία、几何格式）；休谟用的是一个耸肩，而它比前面十种都结实——因为它甚至没摆出防御的姿势。至于"他写下来了"：这正是第五条引文伦理，我在正文里照登了，而且我说它是模范的科学诚实。我说的只有一句：那个人能补出色调，是因为他看见了 a blank——而"看见一个空档"意味着心灵在处理一个序列。那正是康德七百页要说的东西。而休谟批注：不值得。

---

## 十二至十七·观念论与十九世纪

### 12· 康德

辩护：你把 quid juris 混成了 quid facti——而那恰恰是这本书第一节就区分掉的错误。判断表的历史来源是心理学问题、传记问题，跟它的先验有效性毫无关系。毕达哥拉斯定理是谁先想到的，不影响它成不成立。你问"这张表从哪本教科书来的"，就像问"欧几里得是在哪张桌子上写的"。

回应：这是全书最强的辩护，而它答不了一件事：康德给了范畴以先验演绎，没给判断表以先验演绎。范畴的有效性靠一百页的演绎，而这一百页的大前提是那张判断表的完整性与必然性——而那张表只是被拿来的。quid juris 的问题恰恰在这里：你有什么权

利用它？而 B viii 给的答案是 quid facti 的：因为它两千年没变。是他自己在这一点上，用了一个事实理由。

### 13·费希特

辩护：你没有原文。你整环建立在转述上，而你自己的第一条纪律说"核不到就作废"。那么这一环，按你自己的规矩，作废。

回应：接受。这一环的第七、八式已按纪律降级、不加引号、顶部标注【待核】。它现在明显弱于其他环，而这是它应得的。它留在书里，是为了让读者看见"降级"长什么样——一本"凡是核不到就承认核不到"的书，它说"这一句我核到了"时，才有人信。

### 14·黑格尔

辩护：你的整台机器是我造的，然后你用它来打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它的发生史之外被理解"——这是我写的。你说我"把发生升为方法然后封顶"，可绝对知识不是一个立场，它是全部立场的运动本身——它不主张任何特殊的東西，所以它没有可以被显形的 E。而"终点"不是一个日期：它是逻辑的终点，不是编年的终点。至于猫头鹰——那正是我在承认哲学的事后性，你把一句自诊算成了罪证。

回应："逻辑的终点不是编年的终点"这一挡很硬。但它答不了那本书的结构：《精神现象学》证明了每一个自称抵达的形态都会垮，而它的最后一章是一个抵达了的形态。如果那不是形态，它就不该在目录里；如果它在目录里，它就在那条定律的管辖内。而猫头鹰：一个承认自己永远事后的人，怎么知道这一次的黄昏是最后一个？除非他已经先假定了黄昏之后不再有白天。

### 15·叔本华

辩护：我自己写了那是类比。你的全部指控是"他用类比当地基"——而我在地基上贴了条子。你还要我怎样？

回应：这一环我没有原文，同环 13，已降级标注。而"贴了条子"这一点，正是本书的正面结论之一（见环 19、21）：标注不等于不用。楼必须盖。

## 16 · 克尔凯郭尔

辩护：假名不是躲，是方法，而且理由我写在书里了。关于"如何存在"的真理，直接讲出来就死了——听的人会把它当成一条知识收下，而收下一条知识，恰恰是不去做那件事的最好方式。所以必须间接沟通，所以作者必须退场。你把一个为了逼你自己决定而设计的装置，说成了一台免检机器。

回应：理由是真的，而且是洞见——这是全书最难反驳的一个封顶。但洞见不构成豁免。而这一环有一个自我印证：他要求最高真理必须以"客观的不确定"为条件；而假名制度，正是一台制造客观不确定的机器——它让"这句话是谁说的"永久地不确定。磐石获得了它自己要求的那个条件，靠一个制度。（本环无原文，同已降级。）

## 17 · 马克思

辩护：自反悖论是你们哲学家的洁癖。那条命题不是一条超历史的定律，它是一件历史地产生的、可用的工具——它的检验不在逻辑一致性里，在它能不能解释东西。而它解释了：法国大革命、宗教、拜物教、意识形态。一件工具不需要一张出生证。

回应："工具不需要出生证"这一挡是二十世纪最流行的一挡（尼采、罗蒂都用过它的变体）。而它有一个代价：一件工具没有真值，只有效力。那么"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就不是真的，它只是好用——而这正是这条命题的持有者们一百五十年来最不肯说的一句话。（本环无原文，已降级。）

---

## 十八至二十五 · 二十世纪

## 18 · 尼采

辩护：um so besser 不是封顶，是全书最彻底的一次开放。我说"假定这也只是解释——那更好"，意思是：如果一切都是解释，那么我这套东西也不例外，而这正好证明了我的论点。你把一句自我包含的话，读成了一次逃跑。至于"上升的生命"这把尺——那不是一把尺，那是一个视角，而我从没说过视角能被谱系到底。

回应：这一挡的问题在一节之隔。§ 22 末："那更好。" § 23 首："像我所把握的那样——还没有一个人在思想里哪怕擦过一下。" 如果一切都是解释，"还没有人擦过"这句话是什么？um so besser 是一个价值判断，用它关掉了一个认识论问题——尺子从"真"换成了"好"，而"更深"这个词，正是他一生要求别人交出出身证明的那一类词。

## 19 · 弗雷格

辩护：我没有偷运。你自己写的。

回应：是的。这一环的第九式无货可查——没有升格，没有封顶。而它进这本书，是因为它证明了比抓住一次偷运重要得多的事：不封顶，楼照样得盖。你做了诚实的版本，我们于是看见——诚实的版本也得在同一个地方放一块石头，区别只在你贴了条子。而那张条子没能让楼不塌，它只是让我们在楼塌时知道是哪块石头。这是这本书能指望的全部。

## 20 · 胡塞尔

辩护：你漏了一个字。我写的是 jede originär gebende Anschauung sei **eine** Rechtsquelle——"一个"法权来源，不是"唯一的"。而 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 irre machen 是有射程的：它说的是理论不能推翻直观，因为理论的真理本身要从直观里汲取——这是一个循环性的观察，不是一次禁令。至于 Rückfrage：我用它回问了自己，那就是《危机》。

回应："eine 不是 die"这一挡，我在正文里给了；《危机》那一挡，我给了，而且我写了"这是三十环里最接近自己解构自己的一次"。剩下的一句是：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没有"任何可以设想的"理论。这个量词的射程不是"理论不能推翻直观"，是"一切可能的反对预先无效"。而它给的理由是循环的——用原初给予担保原初给予的地位。这是笛卡尔循环的现象学版本，隔了二百七十年。

## 21 · 罗素

辩护：我从头到尾说它是补丁。你的书叫"发生对发现的解构"，可我从没说过我发现了它——我说它不自明、纯实用、不令人安心。你要打的是《数学原理》的读者，不是我。

回应：正是。而这就是这一环的意义——它是全书最现代的一环。偷运的不是你，是那栋楼：一块被公开标注为"临时"的石头，一旦上面盖了三千页，它就不再是临时的了——不是因为有人宣布它是永久的，是因为拆掉它的代价变成了拆掉三千页。时间替作者完成了升格。而你的诚实，恰恰是这台机器最好的润滑剂：牌子成了免责声明，而免责声明不阻止施工。

## 23·海德格尔

辩护：你拿语文学来审存在论，这本身就是那个要被拆掉的动作。弗里德兰德证明的是 ἀλήθεια 在荷马那里的日常用法——而我从没说过我在做词典学。我做的是回到那个经验：为什么希腊人用一个带否定前缀的词来说真？那不是词源学，那是思。至于 1964 年——我收回的是"ἀλήθεια 就是真理"这个等式，我没有收回"无蔽"这件事。

回应："我做的是思，不是词典学"这一挡，正是本环的接缝，不是它的解药。因为如果不是词典学，那么"更原初"这个判断的凭据是什么？只剩一个：他到过那里，你没到过。而 1964 年那次收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石头被作者亲手拆掉，大厦没有动——因为那个词源学从来不是地基，它是入场票。票撕了，你已经进来了。

## 24·萨特

辩护：我自己拆的。1960 年，《辩证理性批判》，稀缺、实践惰性——我把"处境"从左脚提到了主语。你的显形，我十五年前就做完了，而且做得比你狠。

回应：是的，而这让这一环更重，不是更轻。因为它证明了：看见自己的 E，不需要后人来做——只需要处境变一变。占领结束了，饿的人多了，那块磐石就自己显形了。而这正是本书的正面命题：磐石不是被论证掉的，是被 E 的变化显形的。你是这条命题最好的一个证据。

## 25·蒯因

辩护："自然科学是最终仲裁者"当然在网里。它是一条经过高度确证的信念，它和别的信念一样可修正——只是修改它的代价极大，所以它在网的很中心。你把"位置很靠中心"读成了"在网外"。而 final arbiter 是相对的：没有比它更好的法官，不等于它不受审。

回应：这一挡很硬，而且它有代价。如果它在网里、可修正，那么 final 这个词就该撤掉——一个可被修改的仲裁者不是"最终"的。而这个词他没有撤。而如果撤了，那么"什么东西存在"这个问题就没有仲裁者了——这恰恰是他不能接受的。这个位置，和第 11 环是同一个：休谟不查印象，因为印象是法庭；蒯因不查科学，因为科学是法庭。而"作为一个经验论者"那五个字，把这份继承写在了纸上。

## 27·福柯

辩护：哈贝马斯那一击是先假定了批判必须有地基。我从没做规范判断——《规训与惩罚》是一部历史书，它描述一套技术的诞生。你觉得它可怕，那是你的反应，不是我的判决。而我确实回答过这个问题：批判可以是"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一种在具体处境里的越界实践，它不需要一个普遍的立足点。

回应："那是你的反应"这一挡答不了那本书的文体。"驯顺的身体"、"灵魂是身体的监狱"——这些词组的每一个都在判决，而那正是这本书要的效果。至于越界："越界比不越界好"——这是一把尺。而这就是尼采的 um so besser 隔了九十年的回声，而且更彻底：尼采至少还留了一把尺（上升／衰退），他只是没谱系它；你连尺都不肯要，然后判了刑。

## 28·德里达

辩护：你的接缝在耶鲁，不在我的书里。你自己承认了：我的文本防御密不透风。那么你打的是我的读者、我的模仿者、美国的文学系——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人不能为别人怎么用他负责。

回应：正是——而这是序列最彻底的一次胜利，因为这一次机器不需要作者配合。前二十七环都要作者亲手升格；你什么也没升格，制度替你做了。升格不需要作者，升格只需要引用。而更深的一层不在耶鲁：你抓住了 D，而且抓得两千五百年没人这么准，然后把 D 当成了全部。你的选项只有先验的在场或无穷的延宕——"不是原初的"和"不可能"之间，隔着整个发生，而那第三种可能你从未看过一眼。

## 29 · 罗蒂

辩护：我自己说了我是种族中心主义者。我公开说我们没有中立的立场，我们只能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开始。你的整本书就是要显形这件事——而我在第一页就承认了。你还要我怎样？

回应：这一挡是休谟那个动作的二十世纪版本。休谟：反例是真的，但不值得改准则。你：我的立场是偶然的，但我们就是这样。两个人都完整地承认了指控，然后都没改任何东西。而"我们"这个词不主张任何东西——它划一条线。一个宣布"没有仲裁者"的会客厅，门口有一个仲裁者：那个决定谁算"我们"的人。

---

### 我认输的三环

三十环全胜的书没人信，而且它不该被信——它会是这本书拆的第三十一块磐石。

以下三环，辩护挡住了我。

---

#### ★ 环 22 · 维特根斯坦 —— 我读漏了一个词

我的指控：他从 *mein Spaten biegt sich zurück*（我的锹卷刃了）滑到了 *der harte Felsen*（坚硬的岩石）——把一个人的工具的极限，读成了世界的地质结构。

他的辩护：看那句话的原文。

*Ich bin dann geneigt zu sagen: "So handle ich eben."* 这时我倾向于说："我就是这么做的。"

*geneigt zu sagen*——倾向于说。

他没有说"我就是这么做的"。他说的是："这时我倾向于说'我就是这么做的'。"

这是一个标注。而且是他整本书的方法：他不主张，他描述——描述我们在这个位置上会说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会想这么说。"倾向于"这个词，恰恰是在提醒：这是一个我们容易滑进去的说法，不是一个结论。

我的回应：认输。

我把一句被作者标注为"我们会倾向于这么说"的话，读成了他的主张。而"倾向于"正是我在别处（笛卡尔的 *videor*、尼采的虚拟式、弗雷格的 *halte für*）反复指出的那种介生态标记——我在第 7、18、19 环把它当作诚实的证据，在第 22 环把它读漏了。

这是一次方法上的自打耳光，而且它正是第三章第六节警告的那件事：原文的重量，会让人看不见自己走的那几步。我看见了 *der harte Felsen* 这个词太漂亮（它就是本书的书名），于是我没读它前面那四个字。

这一环降级：从"抓到现行"降为"存疑"。

---

## ★ 环 26 · 库恩 —— 我做的不是抓现行

我的指控：他把一条完整的发生链，挂在了一个不发生的东西上；"结构"这个范畴的选择，让他看不见那个东西正在流动。

他的辩护：你的第九式要求的是"升格发生在哪一个词上"。那么，是哪一个词？

你答不出来。

因为你做的不是抓现行——你做的是一次范畴诊断：你认为我该用别的词。而"你该用别的词"不是一个文本指控，它是你自己那套理论的一次应用。你把你的结论当成了我的证据。

我的回应：认输。

第九式的规格是明确的：精确定位升格发生的那一句，逐词解剖，给出接缝坐标（书名 + 页码 + 那个词）。

环 26 的接缝坐标栏，我填的是"structure / paradigm"——那不是个坐标，那是一个书名和一个主题词。我没有一句原文，我没有一个升格的位置，我没有一次"介生态 → 秩序态"的文本证据。我有的是一个判断：他选错了容器。

那个判断可能是对的。但它不属于这本书。 这本书的全部信用建立在"不是我说他偷运，是他自己的两段文字互相指认"——而在这环，从头到尾只有我在说话。

这一环的四新式全部作废，退回旧六式。关于"把发生冻成结构"的那个判断，它属于第十二章（理论），不属于第三章到第八章（卷宗）。我把它放错了地方。

---

## ★ 环 30 · 梅亚苏 —— 同构不是反驳

**我的指控：**他的动作和亚里士多德一模一样（找到一个"反驳它就得先用它"的东西，然后宣布它不属于被管辖的那一类），相隔 2330 年。

**他的辩护：**同构不是错误。

如果两个论证有同样的形状，那可能是因为它们都对。

而我的论证是硬的，而且你在正文里自己写了它硬：恰恰因为一切皆可变，"可变"这件事本身不可变——如果"可变"也可变，那它就会变成"不可变"，而那是矛盾。

你没有反驳这个论证。你做的是给它拍了一张 X 光片，然后说：看，它的骨架和亚里士多德一样。

那又怎样？

**我的回应：**认输。

这一环我做的是形态学，不是反驳。我指出了结构相似，然后让读者以为结构相似就是罪证。而它不是。

更糟的是：这个动作本身，正是这本书要显形的那个动作的一个变体——用一次归类代替一次论证。亚里士多德说"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这不属于假设那一类），我说"这属于偷运那一类"。类别一贴，举证责任就消失了。

这一环的第九式作废。而梅亚苏的事实性原则，在本书里仍然是第三十环——但它进这本书的理由，不是"它偷运了"，而是它标出了终点：磐石退了两千五百年，退到了"不可能有磐石"这句话上。

那是一条真实的路线。它不需要一次指控来证明。

---

## 三环认输之后，还剩什么

二十七环。

其中： - 有完整原文物证的：环 1、2、3、4、5、7、8、9、10、11、12、14、18、19、20、22（存疑）——十六环 - 物证降级、按纪律标注【待核】的：环 6（部分）、13、15、16、17、21、23、24、25、27、28、29、30——十三环 - 无货可查、作为对照组进入的：环 19

而这份清单，本身就是这本书的第一份诚实文件。

因为它说的是：这本书目前，只有一半站得住。

另一半要么原文没核到（第 13、15、16、17 环），要么在版权期内只能短引（第 21、23-30 环），要么我读漏了（第 22 环），要么我把理论当成了证据（第 26 环）。

下一版必须补的，全在这张表上。

而这张表能被写出来，是因为第三章立了一条规矩：查得到，指控成立；查不到，指控作废。

前三十环没有一个人有这样一张表。

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诚实——是因为一张这样的表，会让人先看见你的洞，再看见你的楼。而楼必须先立起来。

我把表放在了第十五章，不是第一章。

这就是我这一环的位置。

# 新增·附录一 + 附录二

---

# 附录一：三十条接缝原文汇编

---

——物证陈列室

2500 年，三十次同一个动作，一页看完。 这是全书最重的一页，因为它把三十份卷宗压成了一张表。 ★ 号为本次作业已核对原版者。【待核】为未取得原版、按纪律以转述出之者。环 22、26、30 的第九式已在第十五章认输，本表如实标注。

## 一、总表

| 环      | 接缝原文                                                                                                                                                                                       | 出处                                                                      | 升格词                                | 介生态 → 秩序态                                      |
|--------|--------------------------------------------------------------------------------------------------------------------------------------------------------------------------------------------|-------------------------------------------------------------------------|------------------------------------|------------------------------------------------|
| 1<br>★ | οὐ γὰρ δήπου ψεύδεταί γε· οὐ<br>γὰρ θέμις αὐτῷ                                                                                                                                             | 《申辩》21b                                                                 | θέμις                              | 来路可疑的神谕<br>→ 终身事业的<br>授权状                      |
| 2<br>★ | ὑποθέμενος εἶναί τι καλὸν<br>αὐτὸ καθ' αὐτὸ<br>→ οἷον ἐπιβάσεις τε καὶ<br>ὀρμάς, ἵνα μέχρι τοῦ<br>ἀνυποθέτου                                                                               | 《斐多》100b<br>→ 《理想国》<br>511b                                             | ἐπιβάσεις                          | 我假定（也许<br>傻，最安全）→<br>无假设的开端                    |
| 3<br>★ | δι' ἀπαιδευσίαν τῶν<br>ἀναλυτικῶν τοῦτο δρῶσιν<br>(另: καὶ ἀνυπόθετον· τοῦτο<br>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                                                                                               | 《形而上学》Γ<br>1006a<br>Γ 1005b                                             | ἀπαιδευσία                         | 推理规约 → 非<br>假设 → 教养门<br>槛                      |
| 4<br>★ | tu autem eras <b>interior intimo</b><br><b>meo</b> et superior summo meo                                                                                                                   | 《忏悔录》III.<br>6.11                                                       | 比较级                                | 一个方向感 →<br>不可到达者                               |
| 5<br>★ | et hoc omnes <b>intelligunt</b><br>Deum / quam omnes Deum<br><b>nominant</b> / quod omnes<br><b>dicunt</b> Deum / et hoc <b>dicimus</b><br>Deum ×2                                         | 《神学大全》I q.<br>2 a.3                                                     | 四个称呼动词                             | 宇宙论极限项<br>→ 位格神（桥<br>墩: omnes)                 |
| 6      | 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br>praeter necessitatem<br>——查无此句（1639 年庞斯造）                                                                                                                  | ——<br>(真句:<br>Numquam<br>ponenda est<br>pluralitas sine<br>necessitate) | <b>notitia</b><br><b>intuitiva</b> | 直觉认识（作者<br>自承可被上帝伪<br>造）→ 剃刀支<br>点【待核】         |
| 7<br>★ | jam <b>videor</b> pro <b>regulâ</b><br><b>generali</b> posse <b>statuere</b> , illud<br><b>omne</b> esse verum, quòd valde<br>clare & distincte percipio<br>(对照: denique <b>statuendum</b> | 《沉思集》AT<br>VII 35                                                       | <b>generali</b>                    | 试探性规约 →<br>普遍规则（封<br>顶: clare et<br>distincte) |

| 环       | 接缝原文                                                                                                                                                                                                                                                 | 出处                        | 升格词                   | 介生态 → 秩序态                    |
|---------|------------------------------------------------------------------------------------------------------------------------------------------------------------------------------------------------------------------------------------------------------|---------------------------|-----------------------|------------------------------|
|         | sit… necessario esse verum,<br>AT VII 25)                                                                                                                                                                                                            |                           |                       |                              |
| 8<br>★  | Per causam sui intelligo id<br>cujus essentia involvit<br>existentiam                                                                                                                                                                                | 《伦理学》I def.<br>1          | intelligo             | 术语约定 → 神<br>的本性（封顶：<br>几何格式） |
| 9<br>★  | 标题: for the most part passive<br>正文: In this part the<br>understanding is merely<br>passive                                                                                                                                                          | 《人类理解论》<br>II.i.25        | merely                | 经验观察 → 范<br>畴判决（相隔一<br>行）    |
| 10<br>★ | all ideas whatever, being<br>passive and inert (vide sect.<br>25)                                                                                                                                                                                    | 《原理》§ 27                  | passive<br>notion     | / 一个真困难 →<br>免检的精神实体         |
| 11<br>★ | this may serve as a proof, that<br>the simple ideas are not<br>always derived from the<br>correspondent impressions;<br>though… it is scarce worth<br>our observing, and does not<br>merit that for it alone we<br>should alter our general<br>maxim | 《人性论》I.i.1                | merit                 | 有已知边界的规<br>约 → 人性科学<br>第一原则  |
| 12<br>★ | Dieselbe Funktion, welche<br>den verschiedenen<br>Vorstellungen in einem Urteile<br>Einheit gibt… (A79/B105)<br>+ geschlossen und vollendet<br>zu sein scheint (B viii)                                                                              | 《纯批》A79/<br>B105 + B viii | Dieselbe<br>vollendet | / 教学用分类表<br>→ 一切经验的<br>形式条件  |
| 13      | Tathandlung — 【待核】                                                                                                                                                                                                                                   | 《知识学基础》<br>§ 1            | —                     | 单人内省 → 绝<br>对第一原理            |
|         | daß es wesentlich Resultat,<br>daß es erst am Ende das ist,                                                                                                                                                                                          |                           | Ende                  |                              |

| 环       | 接缝原文                                                                                                                                                                                                                         | 出处                                    | 升格词                 | 介生态 → 秩序态                   |
|---------|------------------------------------------------------------------------------------------------------------------------------------------------------------------------------------------------------------------------------|---------------------------------------|---------------------|-----------------------------|
| 14<br>★ | was es in Wahrheit ist<br>+ 末章标题: <b>Das absolute Wissen</b>                                                                                                                                                                 | 《精神现象学》<br>序言+末章                      |                     | 历史叙述装置<br>→ 历史的最后一页         |
| 15      | Analogie — <b>【待核】</b>                                                                                                                                                                                                       |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I<br>§ 19                | —                   | 作者自承的类比<br>→ 世界的物自体         |
| 16      | 假名 (Johannes Climacus) +<br>《第一次也是最后一年的声明》<br>— <b>【待核】</b>                                                                                                                                                                  | 《最后附言》                                | —                   | 间接沟通策略<br>→ 最高真理            |
| 17      | bestimmt — <b>【待核】</b>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                   | 解释假设 → 无例外定律                |
| 18<br>★ | § 22 末: <b>Gesetzt, dass auch dies nur Interpretation ist… nun, um so besser.</b><br>§ 23 首: wie ich sie fasse —<br><b>daran hat noch Niemand in seinen Gedanken selbst gestreift</b>                                        | 《善恶的彼岸》<br>§ 22 → § 23<br>(一节之隔)      | <b>um so besser</b> | 自承的解释 → 一个立场 (封顶: 价值判断)     |
| 19<br>★ | <b>Ich halte es für rein logisch. Jedenfalls ist hiermit die Stelle bezeichnet, wo die Entscheidung fallen muss.</b> (1893)<br>→ <b>Ich habe mir nie verhehlt, dass es nicht so einleuchtend ist, wie die andern.</b> (1903) | 《算术基本规律》I 序言 S. VII<br>→ II 后记 S. 253 | <b>halte … für</b>  | 无升格·无封顶<br>全书唯一一份有作者签名的完整病历 |
| 20<br>★ | <b>kann uns keine erdenkliche Theorie irre machen</b>                                                                                                                                                                        | 《观念》I § 24<br>(Hua III/1, 51)         | <b>originär</b>     | 方法自律 → 一切原则之原则              |
| 21      |                                                                                                                                                                                                                              | 《数学原理》                                | —                   | 公开的补丁 → 三卷的地基               |

| 环       | 接缝原文                                                                                                                                                                            | 出处                    | 升格词           | 介生态 → 秩序态                                  |
|---------|---------------------------------------------------------------------------------------------------------------------------------------------------------------------------------|-----------------------|---------------|--------------------------------------------|
|         | 还原公理：不自明 · 纯实用 · 不令人安心 —— 【待核】                                                                                                                                                  |                       |               | 无封顶，靠使用追认                                  |
| 22<br>★ | Ich bin dann geneigt zu sagen: "So handle ich eben."<br>Habe ich die Begründungen erschöpft, so bin ich nun auf dem harten Felsen angelangt, und mein Spaten biegt sich zurück. | 《哲学研究》<br>§ 217       | ~~eben~~      | ★ 第十五章认输：geneigt zu sagen 是标注，我读漏了。本行降为存疑。 |
| 23      | ursprünglicher —— 【待核】                                                                                                                                                          | 《存在与时间》<br>§ 6 / § 32 | 比较级           | 有生产力的重读<br>→ 存在的天命<br>1964 年作者收回石头，大厦不动    |
| 24      | absolue / préréflexif —— 【待核】                                                                                                                                                   | 《存在与虚无》<br>导论         | ——            | 占领期的真实经验 → 存在论结构<br>作者 1960 年自己重写          |
| 25      | final arbiter —— 【待核】                                                                                                                                                           | 《两个教条》末段              | final         | 方法论取向 → 最终仲裁者（位置性封顶）                       |
| 26      | ——                                                                                                                                                                              | ——                    | ~~structure~~ | ★ 第十五章认输：无接缝坐标，我做的是范畴诊断不是抓现行。本行作废。         |
| 27      | partout —— 【待核】                                                                                                                                                                 | 《性经验史》I               | partout       | 方法论视角 → 不可证伪的元事实（封顶：没有外部）                  |

| 环  | 接缝原文                   | 出处           | 升格词            | 介生态 → 秩序态                                                       |
|----|------------------------|--------------|----------------|-----------------------------------------------------------------|
| 28 | "既不是词也不是概念" —— 【待核】    | 《延异》         | ——             | 逃逸装置 → 一个学派<br>封顶由建制完成，无需作者                                     |
| 29 | we —— 【待核】             | 《哲学和自然之镜》第八章 | we             | 方法论谦逊 → 一种文化                                                    |
| 30 | "这不是一个例外，这是绝对" —— 【待核】 | 《有限性之后》第三章   | ~~nécessaire~~ | ★ 第十五章认输：同构不是反驳。本行作废。<br>(与环 3 τοὔ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 同构的观察，移入第十二章) |

## 二、从这张表上能读出来的四件事

### 一·六百二十年，五种语言，同一个副词

| 环      | 词                  | 语言 | 年份     |
|--------|--------------------|----|--------|
| 6 奥卡姆  | intuitiva          | 拉丁 | 约 1320 |
| 7 笛卡尔  | clare et distincte | 拉丁 | 1641   |
| 9 洛克   | merely passive     | 英  | 1689   |
| 20 胡塞尔 | originär gebende   | 德  | 1913   |
| 24 萨特  | préréflexif        | 法  | 1943   |

同一个动作：把"没有中间环节"，说成"没有发生过程"。

## 二·两次归类，相隔 2330 年

亚里士多德：καὶ ἀνυπόθετον… 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这不是假设）——公元  
前约 330 年 梅亚苏：这不是一个例外，这是绝对——公元 2006 年

同一个动作：找到一个"反驳它就得先用它"的东西，然后宣布它不属于被管辖的那一类。

序列的第 3 环和第 30 环，握着同一把工具。（本条已从第九式移入第十二章——见第十五章认输。）

## 三·那张免检证，二十六次转手，一次没空过

善的相 → 矛盾律 → 比最内里还内里 → 直觉认识 → 清楚分明 → 我理解为 → 纯然  
被动 → notion → 印象的被给予 → 一张表格 → 一次目击 → 一个日期 → 一次类比  
→ 一个假名 → 一条无例外的定律 → 一把尺 → 一次给予 → 一片沉默 → 一门语言  
→ 一个括号 → 一个位置 → 一个共同体 → 一个没有外部的场 → 一个不占位的位置  
→ 一个人称代词 → 偶然性

注意材质的演化，它是全书的路线图：

- 前七次是东西：一块石头、一条标准、一个方向。你可以走到它旁边去查它。
- 中间七次是形式：一张表格、一个日期、一个假名、一条无例外的定律、一把尺。你查不了表头，也走不到终点之后。
- 最后十次是场所：一片沉默、一门语言、一个共同体、一个没有外部的场、一个人称代词。它们没有外面。

磐石一路后退，退的不是位置，是可查性。

## 四·一份反证

环 19 这一行，是这张表上唯一一行没有升格词、没有封顶的。

它证明的东西比其余二十九行加起来还多：不封顶，楼照样得盖。

弗雷格做了诚实的版本。我们于是看见：诚实的版本，也得在同一个地方放一块石头。

区别只在于——他在石头上贴了条子。而那张条子没能让楼不塌。它只是让我们在楼塌的时候，知道是哪块石头。



# 附录二：版本·出处·译文说明

## 一、页边码规范

全书出处一律用国际通行页边码，任何版本都能复核：

| 作者    | 规范                  | 例                  |
|-------|---------------------|--------------------|
| 柏拉图   | Stephanus           | 《斐多》100b           |
| 亚里士多德 | Bekker              | 《形而上学》1005b19      |
| 奥古斯丁  | 卷·章·节               | 《忏悔录》III.6.11      |
| 阿奎那   | 部·问·条               | 《神学大全》I q.2 a.3    |
| 笛卡尔   | AT (Adam & Tannery) | AT VII 25          |
| 斯宾诺莎  | 部·定义／命题             | 《伦理学》I def.1       |
| 洛克    | 卷·章·节               | 《人类理解论》II.i.25     |
| 贝克莱   | 节号                  | 《原理》§ 27           |
| 休谟    | 卷·部·节               | 《人性论》I.i.1         |
| 康德    | A / B               | A79/B105; B viii   |
| 黑格尔   | 章节                  | 《精神现象学》序言          |
| 尼采    | KSA ／ 节号            | 《善恶的彼岸》§ 36        |
| 弗雷格   | 原版页码                | 《算术基本规律》II, S. 253 |
| 胡塞尔   | Hua                 | Hua III/1, 51      |
| 维特根斯坦 | TLP 命题号 ／ PU 节号     | PU § 217           |
| 海德格尔  | SZ ／ GA             | SZ § 6             |

## 二、为什么全书自译

三个理由，都不是学术洁癖：

一·版权。现有中译本受版权保护，直接引用是侵权。

二·译本的用词已经携带解释。把 Unverborgenheit 译成"无蔽"，已经站队了——而那正是环 23 要显形的那一步。用一个已经站了队的译本，去审那个站队的动作，是自废武功。

三·论证要求逐词对应。merely 和 for the most part 的差别，在多数中译里被抹平；而那个差别是整部经验论的承重差别。一个把 videor 译成"我认为"的译本，会让环 7 的整个第九式消失。

自译必附原文，读者可校。本书的立场是：我的译文可能有错，而你能查出来——这正是它和一个不附原文的转述之间的全部区别。

## 三、版权分级与引文长度纪律

| 级           | 范围                                                                                        | 引文长度                |
|-------------|-------------------------------------------------------------------------------------------|---------------------|
| A（原文已入公有领域） | 环 1–20；环 22（维特根斯坦，2021 入公有）                                                               | 按论证需要引，段落级可         |
| B（原文仍在版权期）  | 环 21 罗素（2040）· 23 海德格尔（2046）· 24 萨特（2050）· 25 蒯因· 26 库恩· 27 福柯· 28 德里达· 29 罗蒂· 30 梅亚苏（在世） | 单句以内短引 + 精确出处，主体用转述 |

B 级各环字数不减。转述可以更长，引文必须更短。

转述里放论证密度，引文里放坐标。

## 四、本次作业的核实实录

这一节是本书最不体面、也最必要的一节。

因为第三章立了一条规矩——核不到的降级为转述并标注——而一条只在顺利时生效的规矩，不是规矩。

以下是本次作业的实际情况，如实记录。

已核对原版 (★)

| 环        | 源                                                                                                                                                             |
|----------|---------------------------------------------------------------------------------------------------------------------------------------------------------------|
| 1、<br>2  | Perseus 官方希腊文校勘本 (PerseusDL/canonical-greekLit, tlg0059)                                                                                                      |
| 3        | 同上 (tlg0086.tlg025)                                                                                                                                           |
| 4        | The Latin Library, 《忏悔录》卷三                                                                                                                                    |
| 5        | Corpus Thomisticum, STh I q.2                                                                                                                                 |
| 7        | la.wikisource, Adam-Tannery 版《沉思集》第二、三沉思                                                                                                                      |
| 8        | The Latin Library, 《伦理学》第一部分                                                                                                                                  |
| 9、<br>10 | Project Gutenberg, 洛克《人类理解论》、贝克莱《原理》                                                                                                                          |
| 11       | Project Gutenberg, 休谟《人性论》                                                                                                                                    |
| 12       | Project Gutenberg, 《纯粹理性批判》德文                                                                                                                                 |
| 14       | Project Gutenberg, 《精神现象学》德文                                                                                                                                  |
| 18       | Project Gutenberg, 《善恶的彼岸》德文                                                                                                                                  |
| 19       | korpora.zim.uni-duisburg-essen.de, Frege 《算术基本规律》II 后记 S. 253 原页; 第一卷序言 S. VII 经多来源比对                                                                         |
| 20       | Hua III/1, 51, 经四个独立学术来源逐词比对一致                                                                                                                                |
| 22       | PU § 217, 多来源一致 (Werkausgabe 1984c: 350)                                                                                                                      |
| 6        | 剃刀的非归属: Thorburn, "The Myth of Occam's Razor", Mind 27 (1918), 345–353; Ariew, "Did Ockham Use His Razor?", Franciscan Studies 37 (1977); 庞斯 1639 年瓦丁版司各脱全集评注 |

未取得原版（【待核】）

| 环        | 缺什么                                   | 本次失败的原因                                                   |
|----------|---------------------------------------|-----------------------------------------------------------|
| 13 费希特   | 《知识学基础》§ 1；《第一导论》                     | zeno.org 503；de.wikisource 404                            |
| 15 叔本华   |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II § 18-19；附录《康德哲学批判》     | Gutenberg 德文版串号；仅取得 Haldane & Kemp 英译， <b>按纪律不用译本冒充原文</b> |
| 16 克尔凯郭尔 | 《最后附言》丹麦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声明》              | 未查 SKS                                                    |
| 17 马克思   | 1859 年序言德文；《德意志意识形态》暗箱段               | marxists.org 目标页 404                                      |
| 6 奥卡姆    | notitia intuitiva 各段；上帝可使人对不存在之物有直觉认识 | 批判版（St. Bonaventure）有版权，未取得                               |
| 21、23-30 | B 级各环全部关键段                            | 版权期内，且本次未取得原版核对                                           |

这十三环的第七、八式全部以转述出之、不加引号、顶部标注。它们因此明显弱于其他环。

这不是缺陷，这是本书唯一的信用来源。

一本"凡是核不到就承认核不到"的书，它说"这一句我核到了"时，才有人信。

下一版必须补的

- 1. 补核上表十三环的原版（SKS · MEW/MEGA · Fichte-Gesamtausgabe · Schopenhauer 德文全集 · Ockham 批判版 · SZ/GA · Hua · 各 B 级原著）
- 2. 环 22 重写第九式（第十五章已认输：geneigt zu sagen 是标注）
- 3. 环 26 四新式作废，退回旧六式；"把发生冻成结构"的判断移入第十二章
- 4. 环 30 第九式作废；"与环 3 同构"的观察移入第十二章
- 5. 环 3、5、9、11、12、20 的辩护段：第十五章已给出最强反击，正文第七式的"最强版本"层需据此加固

---

## 五、一句收口

这本书的全部方法，可以压成一句话：

不是我说他偷运。是他自己的第 18 页和第 35 页互相指认。

而这句话有一个代价，本书付了：

如果我拿不出那两页，我就得说我拿不出。

十三次。

这份清单，就是这本书凭什么算第三十一环——不是因为它抓到了三十个人，是因为它是这条序列里，第一本把自己的洞印在自己书里的书。

而这不是美德。

弗雷格 1893 年就做过了，而且做得比我干净。

他只是没能让楼不塌。

我也不能。

# 附录二·第六节

---

# 停止补核的决定

本节补于第四轮补核之后，全书付印之前。

## 一、账目

四轮补核，走到这里：

| 级           | 环                                             | 计      |
|-------------|-----------------------------------------------|--------|
| ★ 原版已核      | 1、2、3、4、5、7、8、9、10、11、12、13、14、15、18、19、20、21 | 18     |
| ★ 部分        | 6、17、22                                       | 3      |
| ☆ 原文在手，未核原版 | 16                                            | 1      |
| 【待核】        | 23、24、25、27、28、29、30                          | 7      |
| 认输          | 22 第九式 · 26 四新式 · 30 第九式                      | 3<br>处 |

待核：13 → 11 → 9 → 8 → 7。

还剩七环。全部是版权期内的 B 级，全部只需要单句以内的短引。

理论上可以继续。海德格尔的 SZ、萨特的 EN、蒯因的两个教条、福柯、德里达、罗蒂、梅亚苏——每一条都在某个地方，只是我这一轮没走到。

再来四轮，也许能清零。

## 二、决定

不清了。付印。

理由不是"够了"。理由是：清不完。

因为再来四轮之后会怎样，第三轮已经演示过了：

- **第一轮**：我补上了费希特与叔本华，然后发现我上一版这两环的接缝**全写错了**——费希特的封顶不是"你自己去做那道练习"（那是我的推断），是一个**有效的推理**；叔本华的升格词不是 Analogie（那是我的记忆），是 **gegeben**（一个被动分词）。
- **第二轮**：我补上了 TLP 与暗箱，然后发现我把那个比喻**丢了一半**——视网膜。而那半个比喻，让我上一版的诘问**失效了一半**。
- **第三轮**：我补上了 1859 序言与丹麦原文，然后发现我漏掉了**七万英寻深的水**——三十环里唯一一个明确宣布自己不要磐石的人，而我上一版整环都不知道他说过这句话。
- **第四轮**：我补上了《数学原理》第一版导论第 VII 节，然后发现我把罗素**判断错了**，而且错的方向是——我把被告写得比他实际上更清白。

四轮补核，四次翻案。而且每一次翻案，都是原文推翻我，不是我修正我。

那么第五轮呢？

第五轮会翻掉现在这十八个 ★ 里的某几个。第六轮会翻掉第五轮的结论。

因为这就是这本书自己证明了的那件事：

反身的发生，不可自我封顶。

这本书是一本关于"人如何为自己的地基发免检证"的书。它自己持有一套关于自己的方法（第三章）。它读自己的结论，并因此改变自己（四轮补核，四次翻案）。

它是一个反身对象。

而反身对象的封顶，只能逼近，不能抵达。

"等我把三十环全部核完再付印"这句话，是一张永远兑不了的支票——因为核完的那一天，前面核过的已经旧了。

### 三、那么凭什么现在付印

凭这本书自己写下的三句话。

第一句，环 19，弗雷格：

Und noch jetzt sehe ich nicht ein, wie die Arithmetik wissenschaftlich begründet werden könne [...] wenn es nicht — bedingungsweise wenigstens — erlaubt ist, von einem Begriffe zu seinem Umfange überzugehn. ——直到现在我也看不出，算术如何能被科学地奠基……如果不允许——至少有条件地允许——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它的外延的话。

磐石已经碎了。他站在废墟上，第一件事是把碎石捡起来，问：能不能至少有条件地留一点？

不是因为他不肯认输。是因为没有它就没有路。

第二句，环 21，罗素：

self-evidence is never more than a part of the reason for accepting an axiom, and is never indispensable. ——自明性从来不过是接受一条公理的理由的一部分，而且它从来不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句，本书第十五章末尾，我自己写的：

三十环全胜的书没人信，而且它不该被信——它会是这本书拆的第三十一块磐石。

而"三十环全部核清的书"，是同一块磐石的另一种材质。

它比"全胜"更难被察觉，因为它看起来像美德。

---

## 四、这本书带着七个洞付印

那七个洞的清单，印在附录二第四节，页码可查。

而它们不是遗憾。它们是这本书唯一的信用：

一本“凡是核不到就承认核不到”的书，它说“这一句我核到了”时，才有人信。

十八个★的分量，等于七个【待核】的诚实。

如果我把那七个也打上★，这本书的十八个★就一文不值——因为读者没有办法知道哪一个是真的。

---

## 五、一句收口

这本书用了三十环，追踪同一个动作：

一块石头没有达到标准，而楼必须盖。于是那个人做了点什么。

苏格拉底做的是 οὐ γὰρ θέμις（神不许撒谎）。柏拉图做的是 ἐπιβάσεις（踩上去，脚离开）。亚里士多德做的是 τοῦτο οὐχ ὑπόθεσις（这不属于假设那一类）。休谟做的是 does not merit（不值得为它一个改准则）。康德做的是 geschlossen und vollendet（它两千年没变过）。弗雷格做的是 bedingungsweise wenigstens（至少有条件地）。罗素做的是 never indispensable（那个标准不是必需的）。维特根斯坦做的是 So handle ich eben（我就是这么做的）。

而我做的是这一句：

成书，总是会有不完美的。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它是德麦国际出版社的一个决定，做出于第四轮补核之后、全书付印之前。

它是一个出版决定，不是一个哲学判断。

而这本书的全部结论，就压在这个区别上：

前三十环里的每一个人，做那个动作时，都以为自己在做一个哲学判断。

θείμις 看起来像神学。ἀπαιδευσία 看起来像教养。vollendet 看起来像历史事实。indispensable 看起来像方法论。

而它们全部是同一样东西：一个出版决定。

是"这本书必须出去"这个处境，穿上了哲学的衣服。

这本书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把衣服脱了，让那个决定光着出场。

——成书，总是会有不完美的。

这就是第三十一环，而且它只有十个字。

它没有比前三十环高明。它唯一的区别是：它知道自己是一个出版决定，并且把这句话印在了书里。

而这个"知道"，救不了任何东西。

弗雷格也知道。他在第一卷序言第 VII 页就用手指着那块石头说：如果要出事，就出在这儿。

九年后，事就出在那儿。

---

德麦国际出版社 978-1-970820-60-7 第一版 2026 年 ★ 18 环 · ☆ 1 环 · 【待核】 7 环 · 认输 3 处